

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

今古
傳奇

武俠

版

大陆首家武侠期刊

8

2002 总第10期

血战刀号

7

「今古传奇 武侠版」由今古传奇杂志社荣誉出品

新月钩
血犹未冷
一段香
剑啸西风 (五)

今古传奇 武侠版

二〇〇二年八月号(总第十期)

今古传奇·武侠版

目 录

CONTENTS

2002.08

剑啸西风（五）	展飞
新月钩	优客李玲
一段香	小林寒风
血犹未冷	江晓

剑啸西风（五）

展飞

第十八回 悲旧友厄运相迫急

忧新朋虎狼窥伺恶词曰：堪不破，一个情字，曾教多少英雄，失魂落魄。流泪何必是翠袖，慨叹何必是山河。长风万里，雁侣相对歌。也曾是，梦到初识处，双目起轻波，淹死痴情人儿，从此不是我。恨今生再难相见，活不得，死不得！

众人皆大惊失色，齐芷娇“啊呀”一声，冲上前去，扶起冯践诺，嘶声道：“践诺，践诺，醒醒，你快醒醒！”莫之扬上前帮他推血过宫，冯践诺低呼一声，睁开眼来，望着齐芷娇，嘴角慢慢浮上一层奇异的笑容，吃力地道：“我……我说……说过，那恶贼……信不过的……”齐芷娇泣不成声，悲声道：“践诺，是我害了你！”冯践诺双目游离，慢慢道：“芷娇，我……不……怪……你……”合上眼皮，头一歪，没了声息。

百草和尚骂道：“你们傻了么，快背到屋子里！”莫之扬抱起冯践诺，飞奔到屋中，由百草和尚给冯践诺推拿。蓦听屋外闹哄哄的，莫之扬出来一看，却是三圣教教徒护着盛君良抢路下山。莫之扬厉声道：“恶贼，还想走么？”掠身前去，只几个起落，已然追上。三圣教徒纷纷拔出兵刃，将盛君良围在中间。盛君良咬牙道：“英雄好汉，快来杀了我！”他此时浑身浴血，气息奄奄，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众教徒忙抢上扶起。

莫之扬一咬牙，缓缓吐口气，道：“好，今日我不杀你，待你养好了伤，我一定要为冯大哥报仇！”盛君良狂笑道：“我养好了伤，你就杀不了我啦！”莫之扬浑身骨节格格作响，喝道：“还不快滚！”三圣教徒如获大赦，急惶惶下山而去。莫之扬返回屋中，只见齐芷娇抱着冯践诺恸哭不已，百草和尚坐在一边唉声叹气，知道冯践诺没能救活。参加“金针大会”的众人见状，纷纷离去。智浑法师本不愿理会冯践诺之死这档事，但碍于百草和尚情面，吩咐寺里和尚搭起灵棚，莫之扬帮着收尸入殓，望着灵柩，默默拜道：“冯兄，你在世上是好人没好报，但愿到了阴间，再不受大小恶鬼欺负。”辞别百草和尚与齐芷娇，与狱中七友下山直奔酒馆而去。

狱中七友已有多日未聚，现下单江、卜万金已不在人世，众兄弟落座之时，人人脑海中闪过二人的影子，气氛并不欢愉。过了一会，班训师先道：“若是大哥在此，只怕也要让咱们兄弟好好吃酒的，来，喝酒！”众人皆响应，一时恢复了当年坐牢时的慷慨本色，大吃大喝了起来。不一刻，各人都有五六碗酒下肚，脸孔都发起热来。

快刀小妞张顺一向少话，此时多喝了几杯，话不由得多起来。拉着莫之扬的手，道：“七弟，咱们兄弟几个，论起武功，数你最高，不知你有些什么打算？”莫之扬摇了摇头，叹道：“以前坐牢时，那是早晨盼着中午饭，中午盼着晚上饭，反而没什么烦恼。现下却觉得自己一无所长，真不知要做什么才是。几位哥哥怎么打算？”班训师笑道：“七弟，你倒过谦，怎么会觉得自己一无所长？就你今日在雾灵寺露的剑法，已是一流高手。会武功，这就是咱们的长处。妈的，弄好了，咱们七弟去得个武状元，弄不好，咱们兄弟几个占一个山头，开山立寨，当个打家劫舍的主儿！”快刀小妞摇头道：“二哥，你是浑人臭主意。”班训师瞪眼道：“什么屁话？二哥浑么？”莫之扬见他俩认了真，忙道：“两位哥哥，咱们高高兴兴喝酒，干嘛吵吵嚷嚷？”快刀小妞道：“我就瞧他不顺眼。就知道逞强，若不是他，单大哥怎么会死？”他这话一说，班训师顿时泄了气，怔怔望着张顺，喝了一碗酒，“咚”的将碗放在桌上，道：“六弟，我为这事都快恨死自己啦，我就知道，兄弟们再也不会原谅我！”快刀小妞见他如此，也叹口气，道：“二哥，你不要怪我。”班训师道：“我怎会怪你！怪只怪我自己。”莫之扬听得奇怪，又不便询问，便抬眼望着罗飞、方不圆二人。方不圆叹口气，道：“这事儿总得让七弟知道。”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那日在铁岭老风口，南霁云与单江等按那梅雪儿所言，劫到了三圣教百宝堂所押的七车珠宝。那七车珠宝是明皇着罗而苏范范阳城安禄山的军饷及恤银，三圣教百宝堂风百向率堂下教徒将七车财宝劫走，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让南霁云率单江等人劫得。那风百向也十分了得，率众血战一场，发出黄色响箭。莫之扬发现树丛中隐藏着一个黄衫女子，疑是梅雪儿，追了出去。

南霁云等人杀尽了百宝堂所有教徒，赶了那七辆大车便走。一下子劫到如此多的财宝，众人都很兴奋，当夜舍了大路，专走荒野戈壁，向南行进。休息之时，众人商议这几车财宝如何处置，南霁云道：“这些财宝是众人所得，理应众人分了才对。可现在朝廷昏庸，睢阳一带守城将士已有十数个月未发军饷，眼看冬季将到，却既无御寒之衣，又无过冬余粮。至于军械用具破损不堪，倒还在其次。这七车财宝我打算带回军中，如何啊？”众人听了，一时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班训师道：“南大侠，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兄弟一向不是良民，对朝廷官兵那是既反感又惧恨。嘿嘿，自古兵匪不两立，若非仰慕南大侠威名，咱们也不会跟南大侠来干这趟差事，这七车财宝么，须得留一车给我们兄弟。”南霁云笑道：“一车财宝，不说一辈子花不完，买半个城池也足足有余，但江湖中人，何必将财看得如此之重？我看众位弟兄每人拿一百两黄金，够置办百亩好地几处房产，也就是了。”班训师瞪眼道：“我们不想当土老财，买什么田地？这其中的一车给我们，六车你拿走，就这么定啦。”眼看就要僵局，单江道：“二弟，不要如此莽撞，须知南大侠高人行事，立意深远。我看咱们拿六百两金子，已是不错啦。虽然兵匪不两立，可那些军爷们毕竟守卫着疆土，没让契丹、吐蕃占了咱们大好河山。咱们的那些带回老家开一爿店，从此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岂不也好？”班训师对单江一向畏惧，听他如此说，便只好消声。第二日凌晨，车队赶到一处荒滩，南霁云吩咐将大车藏进一片树林，众人休息。不料三圣教行事果然诡秘，一路上早已盯上，调集附近舵人，包抄过来。南霁云等与他们一场苦战，三圣教众人见他着实威猛，打个唿哨，撤得无影无踪。

众人知道三圣教不会善罢甘休，均不敢大意。孰知当日并无事，至晚上时，众人又上路，南霁云道：“反正行踪已经暴露，咱们不必再躲躲藏藏，只消两

日内赶到翁牛特城，差那里的守军护送，另差快骑通知张巡将军，各位兄弟就不必如此劳苦了。所立大功，在下一定禀报张将军。将来各位兄弟想来投军，只管找我南八便是。"众人心想："花花日子刚开始，投哪门子军？"但也不好明说。

谁知班训师多了个心眼，他本来赶的是第二辆大车，却磨磨蹭蹭到最后去了。过了一会儿，南霁云叫歇息，发现少了班训师，正在疑惑，忽听班训师在后面大声呼救，单江、罗飞、方不圆、张顺等人与他都是过命交情，立即下车飞身去救。南霁云叫道："不要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可他们怎么会管这些，一齐向班训师呼救声处奔去。却见有七个三圣教的人正围着班训师打斗。见单江等人来救援，一声不吭，都围上来。单江等人死命抵抗，怎奈对手武功个个高强，不一会儿，罗飞、方不圆都受了伤。单江大声喊道："南大侠，快来救人！"其时班训师已累得几近脱力，被一个三圣教徒一刀砍中大腿，摔倒在地，那教徒又挥刀向他脑袋砍去。班训师叫道："我命休矣！"单江舍身扑在他身上，被那教徒一刀砍中后脑，当时便不行了。张顺等人眼睛全红了，一边拼命砍杀，一边大呼南霁云。南霁云赶来，将六名教徒杀死，留下一个活口。之后飞身掠回大车藏蔽之处，却见五六十名三圣教徒正围着车搬运财宝，见南霁云等人返回，打一个唿哨，分成两拨，一拨人断后，另一拨人将财宝装入马鞍囊袋，飞快逃走。南霁云大怒，指挥班训师等人厮杀，那些断后的教徒，组成一个刀阵，死死纠缠。直打了小半个时辰，所余的教徒死了七八人，其余人发一声喊，逃之夭夭。南霁云追上去，又杀了两个，但其余的还是都跑掉了。他回来看那个被点穴的活口，却见那人已咬舌自尽。众人检点财物，七车已所剩不多，勉强合并了不到一车。南霁云面色铁青，一声不吭，挖了一个坑，和张顺等人将单江葬了，将大车收拾好，道："众位兄弟，六百两金子，我也不给啦。南八自从出道，头一回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唉，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才能成事。各位请记住南八这句话！"就此而去。

莫之扬听明白其中原委，觉得好不窝囊，心道："咱们这七个人，都多少有点毛病，还是大哥最好，却为何这么早便离开人世？"好一会儿没有言语。班训师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怪我。"大碗大碗地喝酒，不一会儿就醉得不省人事。众人见状，便付了账，扶他出了酒店，寻了一家客棧休息。

到了住处，快刀小妞等人问起莫之扬这些日子来的情形，莫之扬简略说过，众人听了，均又惊又叹。快刀小妞道："怪不得我见七弟的剑法那样出神入化，原来有这般奇遇。"他对武功很痴迷，待罗飞等都告乏休息之后，拉莫之扬走出客栈，到了镇外一个僻静之处，道："七弟，潇湘剑法是绝世之宝，你有这个机缘，我绝不敢说要学这套剑法。但六哥想请教你一个疑问，七弟可要大方些。"莫之扬谢道："六哥说哪里话？我学武功的根基全得自于六位哥哥所授，其实已有师徒之实。但有所知，无有不言。"快刀小妞笑道："甚好。"走开几步，道："七弟，我将自己这套刀法从头至尾演练给你看看，到底哪些地方使得不对，七弟可要看仔细了。"当下刀尖一摆，丁步开气，练出一套刀法来。

张顺早年行走江湖之时，人称"快刀小妞"。一来是张顺人生得白净清秀，二来是他手中一柄缅甸铁软刀快得吓人，别人往往一招未使完，他三招刀法已攻出。现下这套刀法舞出，真是瞬息万变，刀风呼啸，水泼难进。莫之扬头一回见他舞刀时是在狱中，当时张顺手中拿了一根芦棒，教他刀法基本功夫。后来几次一起作战，知他刀法不俗，但直到现在，才见到他完完整整地演练这套刀法，因事先张顺说过要看哪些地方使得不对，莫之扬便睁大双眼，仔细寻找刀法中的破绽。

张顺刀法极快，不一刻，一套刀法已经练完。略略平息一下，道："七弟，可看出这刀法哪里不对？"莫之扬沉吟一会，摇头道："不是小弟给六哥戴高帽，这套刀法并无破绽。不然，六哥'快刀小妞'之号又从何而来？"张顺摇头道："不对不对。若这套刀法天衣无缝，我应该是江湖好手才对。可我每次应敌，只要对手武功稍强，比方说那三圣教的风百向，就感到力不从心。更不要提在南霁云大哥手下走上个十招八式。我看你今日单剑挑下三圣教十名教徒的手法，那是何等了得？七弟万望不吝赐教。"竟要行跪拜之礼。

莫之扬慌忙还礼，道："六哥这是怎的？折煞小弟了。"两人在一段枯木上坐下。莫之扬道："六哥这套刀法并无破绽，只是缺了一样，刀法的威力才大打折扣。"张顺脸露喜色，急道："缺的是哪一样？"莫之扬道："六哥所缺的，是内力。"张顺站起，又行了一礼。莫之扬急忙拉住他，道："六哥今日怎么三番五次折煞小弟？"张顺正色道："七弟本是良民，只因遭遇到我们，才落

了个牢狱之灾。说起来若不是七弟，我们几人还在范阳大狱之中。能遇上七弟，实乃张顺生平欣慰之事。七弟，说句实话，原先在狱中我也不觉得，可出来以后，我却不愿与二哥他们在一起啦。这样子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想去睢阳投南大哥，并非是条坏路。七弟，你以为如何？”莫之扬喜道：“六哥心意，小弟十分赞同。若非小弟还有些私事缠身，说不定也一起前往。六哥如若不嫌，小弟愿与六哥切磋切磋内功习练心得。”当下，将秦三榭所授的“洗脉大法”口诀与解释一句句说与张顺。

二人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听得仔细，不知不觉，过了五个时辰，一轮弦月已升至中天。张顺记性奇好，将所授口诀大多记住，背出来与莫之扬印证一遍，又背了一遍，再印证时已一字不差。果然，以后他的刀法威力大增，成了江湖有名的“快刀小妞”，在与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第二日，莫之扬起床，与众位兄长辞行。班训师、罗飞、方不圆知道留他不住，将他送到道口，依依而别。

此时已是秋天，莫之扬又落了单帮，秋愁袭人，不由引起身世漂泊之感。身上所余银两无几，他只好徒步往长安方向日复一日地走。

这一日来到一处，见天色已晚，正想今夜如何住宿，忽见道路一折，显出一个关隘。到得近了，见隘口土城雄伟，旌旗密列，在黄昏中猎猎飘扬。城中大门上题写了“潼关”二字。

到了关门，守城的兵丁让他站住，要看他进关文牒。莫之扬哪里有什么文牒？正在支吾，一个守城的军官已道：“先带回去。”上来两名兵丁就要抓人。莫之扬正在窘急，上来一名三十余岁的客商道：“长官息怒，这是敝商队的伙计，不懂规矩，冲撞了各位军爷，陪罪陪罪！”打个圆揖，上来和稀泥。那军官道：“你少来啰嗦！这小子身带利器，神色鬼鬼祟祟，分明不是正经来路。带走带走！”那客商取出十只五两银锭，双手奉与那军官，赔笑道：“军爷辛苦，这些小意思请各位吃杯酒。我的这个伙计是一个紧要亲戚介绍来的，若是有什么事，可让小的怎么向亲戚交待？”那军官收了银子，挥一挥手，道：

"放人！"门洞中十几个兵士尽皆开怀，道："老板走运，生意好做，发个大财！"
"客商打拱，拉着莫之扬出了关口。

那客商看来生意不少，仅商队里的骆驼就有四十余峰，五六十个伙计吆喝着牲口，正是一派财源兴隆之状。莫之扬随他们走出约半里，顿住脚步，对那道："相救之德，小可感激不尽。只是小可身无长物，兄台所垫之资，只有待今后补上了。"那客商三十七岁模样，面色白净，留了两撇胡须，甚是和气，笑道："兄弟说哪里话？有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兄弟遇上麻烦，在下焉能无动于衷？这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不定哪一天在下遇到麻烦也需兄弟相帮。"莫之扬听他说话甚有见识，起了结交之心，道："不敢请问兄台贵姓，宝地何处？"那客商道："敝姓王，名富。长安人氏。请问兄弟贵姓？"莫之扬照实说了，说到家乡时，那王富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自古人杰地灵，难怪兄弟一表人材，不同俗辈。听兄弟又不纯是浙江口音，不知为何？"莫之扬心道："这位王大哥果然是走南闯北之人。我这几年在范阳坐大狱，说话自然有点西北口音了，不过这可无须告诉他。"当下胡乱编了几句话搪塞了。那王富问起此次欲往何处，莫之扬道去长安。王富笑道："在下此次在关外贩了点毛皮山货，准备回长安。眼下冬天就要到了，在下这趟货正处了一个黄金节气。"二人谈得颇为投机，便一路结伴而行。王富的商队伙计不少，杂事也多，路上莫之扬也帮着照应。第四日，商队到了一个名叫"甜水井"的小镇。王富给莫之扬在镇上买了一套行头，莫之扬推辞不过，便换了衣装。他本就生得眉清目秀，此时穿上价值二三十两银子的衣袍，更显得文质彬彬，有如玉树临风。王富连口称赞。莫之扬照照铜镜，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上官楚慧的话来："你不但生得丑，还蠢得要命！又笨得要死！"上官姐姐便是你娘子，你娘子便是上官姐姐，傻相公，这是赖也赖不掉的！"不由得心头浮起一丝酸楚，暗暗道："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又为什么对她们这样不好？"用过晚饭，莫之扬浑无睡意，便来到客棧院中。王富商队中的伙计晚饭后无事，便聚在一起玩骰子赌钱。王富笑道："莫兄弟不喜欢玩骰子么？去掷上几把如何？"莫之扬随他走进房中，王富叫喊众伙计下注，自己下了两份注，替莫之扬下了一份。捧起骰盅摇了几摇，道："押大押小？"七个伙计押了小，两个伙计押了大。王富开盅一看，三个骰子分别是"么二三"，哭丧着脸道："赔了！"又坐了一会庄，赔进五六十两银子了。莫之扬在一旁观看一会，听着碗中骰子转动的声音，忽然觉得似是听出点数，

待三粒骰子落定，细加推算，觉得是两个四点，一个六点，见王富押在小上，说道："押大！"王富道："就押大罢。"那坐庄的伙计见十几个人押小，就王老板押大，笑道："王老板，做生意你精通得很，赌钱却不行啦。"一揭开碗盖，却奇道："咦，真是大？"王富这一把就赢了四十两，意气风发，待骰子落定，问莫之扬道："押什么？"莫之扬听出是三个"么点"，道："押么豹！"庄家听他说得离奇，笑道："押二百两才好！"王富道："就押二百两！"庄家开盅一看，真是傻了眼一般，道："太奇怪啦，真是么豹。"给王富赔银子，问莫之扬道："客人怎么知道是个么豹？"莫之扬毕竟是少年性儿，道："我听出来的。那骰子落下时是几点，声音不一样。"众人将信将疑，赌局便也散伙。

屋外繁星满天，听更梆之声已是子夜时分。莫之扬回到房间，略为洗漱，正准备睡觉，王富敲门进来，手里捧着一包银子，笑道："兄弟，我以往跟伙计们玩，总是输钱，今日赢了足足四百多两，咱兄弟俩一人一半，这是二百两，兄弟查收。"莫之扬推辞道："这哪里成？钱是你赢的，多与少都归你。"王富也不言语，在床沿上坐下，望着莫之扬道："兄弟，你是个奇人。我常听人说有的剑客身怀绝技，没想到我王富真能见到。"莫之扬苦笑道："我算什么剑客？身上背把剑，无非是单人独马行走，好防个身。"王富摇头不信，却道："兄弟不愿说，那也就算了，反正我王富能交你这么个朋友，真是高兴得很。"道了安，回房休息。

莫之扬望着桌上的二百两银子，心道："我怎可无缘无故收他银钱？"吹熄了蜡烛，和衣躺在床上。

许是穷惯了缘故罢，那二百两银子放在桌上，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里。他一会儿想起幼年时的贫寒，那时候每逢快要过年，梅落便一声接一声叹气，说不能给两个孩子扯一身新衣裳，实在是过意不去。两套衣裳的布料不过七八钱银子就够了，那时也拿不出，这王富一出手就是二百两，为自己贿赂潼关守军又是五十两，算来共欠他二百五十两银子的人情了。又想安昭家中富可敌国，却宁愿跟着自己受苦，这份情意，着实教人难以报答。倘若找不到她，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正在胡思乱想，忽然一阵轻微的声响传入耳际。莫之扬此时内功已炉火纯青，耳力分外好，听清是夜行人衣袂破风之声，跟着是几粒小石子落地。心中吃了一惊，暗想：“这莫非就是盗贼常用的‘投石问路’？”轻轻下了床，贴在窗前，捅一块窗纸，向外看去。

院中有两名王富手下的伙计值夜，那二人半卧在货堆上睡得正迷糊，忽地墙头上多了两个人影，打个手势，轻轻跃入院中，其中一人伸指在两名伙计身上飞快地一点，封了他们睡穴，而后揭开篷布，在货堆之中翻拣。

莫之扬轻轻推开窗户，跃入院中，沿墙根赶到货堆旁边，冷不防出声道：“大胆贼人，要做什么？”那二人吓了一跳，脚下一点，向墙外掠去。莫之扬一声不吭，跟着跃起，长剑已指向其中较矮的一人后心，道：“留下来说话！”那人武功竟不弱，半空中惊呼一声，反手从腰上抽出一条软鞭，回手一甩，软鞭打向莫之扬右边肩井穴。从这一声惊呼中，莫之扬已听出是个女人，却见她软鞭认穴极准，左手一晃，搭住她鞭鞘，手臂一扯，道：“下来！”那女子脚底刚刚踏上墙头，万想不到软鞭被人一下子就抓住，只觉一股大力从软鞭上传来，“哎哟”一声，身不由己跌回院中。另一个高些的蒙面人一声不吭，返回身来，手持一件乌油油的兵刃向莫之扬劈头打来。莫之扬一招“宾至如归”，身形侧转，躲开他的兵器，剑尖已抵在他胸前，只消前送三寸，这人便要丧命。莫之扬道：“阁下是谁？取下你面巾来罢！”那人一双眼睛骨碌碌转动，摘下蒙面巾。莫之扬内功高深，目力也非常人所能及，待看清此人相貌后，不禁“咦”了一声。却见那蒙面人是一个老者，面上精瘦，皱纹里生满乱碴碴的胡子，不是“有角无棱滑溜蛋”陈老蛋又是谁？那女子也取了面巾，见是三十八九岁年纪，面容姣好，正是当年在罗而苏老家见过的花飘香花夫人，只不过见老了许多。莫之扬想起初遇二人时的情景，笑道：“二位到底是有人终成眷属了。”陈老蛋与花飘香对望一眼，陈老蛋道：“在下打江湖四宝的主意，真是自不量力。”却见二楼窗户中突然透出灯光，王富喊道：“兄弟们，快起来，院子里有动静儿！”杂音响起，王富与众伙计向院中跑来。莫之扬微一犹豫，对陈老蛋与花飘香抱拳道：“二位去罢。”二人如获大赦，越墙而出。莫之扬叹一口气，转身迎上王富，道：“王大哥，适才来了两个偷儿，小弟已经打发走了。”王富道：“嗯，好好。”命手下伙计检查货物，见并无丢失一物，放下心来，将先前被点了睡穴的两个手下弄醒，大骂了一顿。众伙计又纷纷赞

莫之扬武功高强，为人机警，替王老板消弭了一场祸事。莫之扬当下也不多言，随王富等人回到房舍之中，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陈老蛋与花飘香说什么打江湖四宝的主意？”正在猜想，忽听门外有人轻轻呼吸，他略一推想，便已明白，暗自好笑：“王富大哥究竟是生意场上的人，竟对我也放心不过。罢了，你既疑心我，我索性睡觉就是。”摒去杂念，催动内力在昏睡穴奔走，不一会儿沉沉睡着。

第二日吃了早饭，将要起程时，莫之扬道：“王大哥，小弟还有些小事要办，便在这里分手罢。所欠大恩，只有以后报答了。”王富怔了一怔，脸色颇不自然，说了些惜别之话，送莫之扬出门。

莫之扬独自自行了一程，心想：“陈老蛋与花夫人既盯上了他们，怎会善罢甘休？王富大哥有恩于我，昨夜那种事，他起疑心也是人之常情。罢了，我在暗中助他平安到达长安罢。”主意打定，便在路旁一片树林中藏起。过了小半个时辰，王富的商队赶了过来。待商队走出一里余，莫之扬钻出树林，不疾不徐跟在后面。

如此跟着商队行走，一上午不过走了三十余里路。临近中午，王富一行到了一片乱石林。那乱石林石头极怪，兼之长了大片红柳，正是一个盗贼出没的好地方。王富等人却并不觉得，就在这石林中休息吃干粮。听得王富跟众伙计们一边说笑，一边吃喝，其神态举止越看越不像个商人，心中暗道：“难道他们真跟江湖四宝有什么关连？这一班子究竟是什么来头？”忽然之间，一阵脚步擦地的轻微声响传进耳际，莫之扬循声去看，见左边四个人循着林中长草猫着腰掩过来，俱是黑衣黑裤，黑布包头，黑巾蒙面，举手投足之间，武功都似不弱。

正惊奇间，却听右侧又有响动，原来是六名灰袍人隐身在那里，各戴了一顶大沿斗笠。有一个稍抬了下头，莫之扬看清这人相貌，不由心中格登一下，险些出声惊呼。原来那人不是别个，正是自己的好师兄、秦三槿的二弟子魏信志。莫之扬再留意其余几个灰袍汉子的身形，果然一一辨出韩信平、牟信义、杨信廉、范信举、路信朋。他怕几个师兄发觉，伏进草丛，心中暗道：“王富贩的究竟是什么皮毛山货，惹这么多人眼红？”而乱石群中的王富等人似

是并无觉察。众人正在说笑，忽听一阵鸾铃声来得甚急，转眼之间，过了前方隘口，向这里过来。见是两名红衣骑客，胯下坐骑均是一等一的良驹，不一会到了跟前。骑手是两名少女，都是二八年纪，生得粉面含俏，凤眼生春。那两名少女见有这一众商客，各各吁了一声，勒住胯下坐骑，慢慢前行。商队伙计都是二三十岁的汉子，顿时四五十双眼睛全向她俩身上扫去，均暗想：“谁家这么会生，养下如此漂亮的双胞胎闺女？”那两名少女给他们直愣愣地瞧着，却似浑不在意，到了离众人约十丈处，停了下来。其中一个髻上插了一朵芍药花的对另一个道：“姐姐，你瞧，这些大男人好像没见过女人似的，那些眼珠子恨不得生出牙齿，要将咱俩吃了哩。”那被称作姐姐的笑道：“妹妹说的是。可是一个男人，想要吃女人的时候，牙齿就软了，可不容易吃得上。”王富商队的伙计听这两个女子一问一答，问得俏皮，答得诱人，胆子登时大起来。有一个嚷道：“过来罢，过来么，哥哥绝对保证，不吃你。你要吃我么，哥哥自然爽爽快快地请客！”另一个道：“呸，萎皮皮，你问问这两个仙姑，怎么会爱吃你那一堆臭肉？要吃也是吃我。”他喝了几杯，忽然觉得热得难受，“啪啪”拽开褂子上的扣子，露出肌筋虬结的胸膛，大笑道：“吃我！吃我！”那妹妹笑道：“好，便吃你。”手腕一摆，响起一阵奇异的风声。王富本站在一旁喝酒，忽然将手中酒瓶一伸，“叮叮叮”几声响过，瓶里多了几根四寸余长的银针。先前那争着被吃的伙计吓得吐出舌头。王富笑道：“二位姑娘，老板在这里，千万莫吃错了人。”那两个姑娘对望一眼，齐声道：“王老板手头好阔绰，我们去叫几个姐妹来，好好侍候各位大爷。”调转马头，向来路驰回。

她俩转身之际，不知怎的路上多了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也不知是什么年纪了，脸上的皱纹比头发还要多。那姐妹俩叫道：“让开，别撞着了您老人家。”策马从两侧驰过。那老太太忽然双手一分，拽住二人坐骑缰绳。奔马之力何止千斤，却不知怎的，竟给老太太拉得不能前进一步。马上那姐妹二人脸色大变，颤声道：“老太太，你要怎的？”那老太婆嘴巴一瘪，无声地笑笑，道：“我老啦，没听清你们俩说的是什么，下次出门，可别跟上了年纪的搭腔，免得添麻烦。”双手一松，两匹马得了自由，撒蹄奔去。那老太婆兀自摇头笑道：“嘿，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也不知这是我哪个闺女家的外孙女儿。”颤巍巍地走向商队，努力仰起头来，忽然神情专注起来，走到一只骆驼旁边，伸手摸摸那驼峰，自语道：“这马个头不小，可惜怎的背上长了两个大瘤子？可惜，可惜……”不住叹气。

这一下王富的笑容也变得僵硬起来，清清嗓子，问道：“若是小的没看错，您老人家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十八婆婆？”那老太婆望他一眼，瘪着嘴道：“什么十八婆婆八十姥姥？我老婆子怪事也见了不少，但总不如这件事怪，嘿嘿，马长瘤子。”分开那驼峰上的鬃毛看一看，摇了摇头，又走向另一只骆驼。

王富脸上再度变色，强笑道：“十八婆婆，这哪里是马？这是从西域来的骆驼。您老人家喜欢，抽空儿我给您送去几只。”十八婆婆瘪着嘴，乜斜着眼，自语道：“这马背上长瘤子，当真奇怪得紧。我老婆子可要仔细瞧瞧。”在一只驼峰上一提，说也奇怪，那驼峰竟被拽了下来。骆驼痛得一声哀鸣，便要爬起，十八婆婆在它脖子上轻轻一摸，哑笑道：“乖畜生，婆婆给你治病哪，若要活命呢，最好是乖乖地别动弹。”那骆驼给她一按，翻倒在地。王富本想说什么，听了这句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立在原地。那十八婆婆向另一只骆驼走去，如法炮制，一路上拽下了十二只骆驼的驼峰。

莫之扬见她拽下驼峰的架式便跟提起四两棉花相似，心中暗暗吃惊：“要帮王大哥，这老太太是第一个劲敌。”再想想几位师兄也不是什么善茬儿，担忧更甚。他所处的位置可以看清六位师兄，也可以看见另四个蒙面人，魏信志等与四个蒙面人中间隔了一道小丘陵，却不能互相看到。莫之扬望望商队，再望望左右两拨人物，想起师父常说的一句话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捕鸟人暗笑于侧，虎狼窥视于旁。”与眼下这场面一印证，顿觉世相繁复，人人拿了一个圈儿要套别人，却不觉间钻入别人的圈套，想想好没意思。

忽见韩信平打个手势，六个师兄站起来，慢慢走向商队。十八婆婆并不回头，却歪着头数道：“一、二、三、四、五、六……嗯，怎么只有六个？”韩信平等慢慢从她身旁绕过去，来到她面前，一齐躬身道：“见过苗师叔。”十八婆婆罩着耳朵，大声道：“你们说什么？呸，我老太婆真该早死几年，免得看见你们这些畜生。喂，那个小六子叫王……王什么的呢？”韩信平躬身道：“六师弟王信坚已于五年前亡故了。”十八婆婆咳嗽一声，摇头道：“几个小畜生，就数那个小六子好，呸呸，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偏偏死了。唉！唉！”叹息不已。韩信平使个眼色，魏信志等人忽地一齐抽出兵刃，向十八婆婆上、中、下三路罩去。

莫之扬本来见韩信平等称十八婆婆为“苗师叔”，惊讶不已，心道：“这老太太难道是我的师叔？怎的从未听师父说起过？”及至见韩信等人突施杀手，不由得惊呼出声。他虽知道这十八婆婆身怀绝技，但看起来总是一个老态龙钟的婆婆，六个大汉，六大高手，一起向她发起攻击，怎么说都是一件叫人不忍看的场面。

忽然那十八婆婆双手一扬，只听“叮叮叮”数十声连成一片，韩信平的剑、魏信志的九节鞭、牟信义的双镰、范信举的判官笔、路信朋的一柄银钩、杨信廉的一对短枪全被她撒出的十几枚制钱打得失了准头。魏信志的九节鞭是软的，竟被打得激荡回来，险些穿过自己的脑袋。十八婆婆笑道：“多年不见几个小鬼崽儿了，你们却还是一见我老人家就索要见面礼！”韩信平道：“我们几个圈住她，东西肯定藏在驼峰里，信朋，你快去找！”路信朋答应一声，撤出战圈。一钩划开一只驼峰，顺着找去。王富商队中的一个伙计欲要上前阻拦，王富伸手拦住，苦笑道：“兄弟，你家老婆正值妙龄，你难道想让她独守空房不成？来来来，坐下来喝酒。”十八婆婆武功虽然厉害，但面对当世武林泰斗秦三榭的五大弟子围攻，一时也不能轻松取胜。五人五般兵刃联成一片大网，刀风呼啸，剑光闪闪，十八婆婆不停咒骂，道：“秦仲肃，你个老东西，真是瞎了眼！”她手上不知有什么功夫，每每看兵刃过来，伸手便去抓，可往往便在同时间，另外两三件兵刃便向脑袋及胸腹招呼到，她又只好躲闪。魏信志等人的武功都属当世高手，五人又是师兄弟，说到配合默契，便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十八婆婆左抓右扯，就是冲不出去。但五人要伤了她，却也万万不能。

莫之扬放下心来，见另外四个蒙面人藏在那里，仍不见行动，想想自己一声惊呼，已露了行藏，索性站起来，走下坡去，对王富笑道：“王大哥，小弟正愁着没有充饥之物，没想到王大哥在这里等着小弟，只好又来叨扰了。”王富大喜，拉他坐下，亲手斟了一杯酒，笑道：“莫兄弟，山野之间，只好将就就将就了。”莫之扬按住他手腕，问道：“王大哥，你做的究竟是什么买卖？”王富神色一肃，叹道：“莫兄弟，实不相瞒，在下是当今内殿五品带刀侍卫。这一班兄弟全是在下同僚，此次受命到西域走了趟，为的是……”说到这里，忽听路信朋叫道：“大师兄，东西找到啦。”众人一齐看去，见他手中举着一

块奇形怪状的石头，用油布半包着，还沾着血与骆驼毛，不消说，正是才从驼峰中扒出来的。王富的一个同僚道："王老板，那贼人找到了皇上的宝贝，怎么办？"王富打个手势，道："先瞧瞧再说，这些人的武功一个比一个高，咱兄弟们不是对手，若是妄动，只有丧命。"莫之扬问道："王大哥，那块石头是什么？"王富苦笑道："只是块石头而已。说句实话，在下真不知皇上要这个做什么，这些江湖高手又为何来抢夺。"韩信平一面与其他四个师弟合攻十八婆婆，一边道："信朋，你先离开这里，到老地方等我们。"魏信志听到七师弟找到了宝贝，笑道："七师弟先走，我们怎么样也得向苗师叔请教几招。"谁知乐极生悲，说话之间，九节鞭被十八婆婆劈手抓住，魏信志大惊，韩信平等人忙加紧出招，十八婆婆手腕一抖，只听"砰啪"一声，九节鞭被她硬生生扯断，魏信志右手虎口鲜血流出。韩信平大叫："信朋，快走！再晚了我们就撑不住啦。"路信朋答应一声，将那块怪石用油布原样包好，刚要放进包袱，忽然之间，只觉得手上一松，那块怪石已自行飞起，向一株松树飞去。

莫之扬眼快，早看到松树上有一条极细的银索，顶端装着七八只银钩，将那怪石牢牢抓住。听得松树上一个女子咯咯轻笑，手腕抖处，那银索收回，已稳稳接住怪石，笑道："啊哟，好大一股腥味儿，回头要拿净水洗个十遍八遍。"将怪石装入腰旁一个小革囊，大声道："喂，三圣教冷婊娟前来接货，收点兑清，银货两讫，这就告辞啦。"笑声中七条红色身影从树上射出，飞快掠去。正是方才两个女郎邀来的同伴。

王富大声道："先不忙走！"弯弓搭箭，向那为首的红衣女郎射去。他臂力奇强，一支箭带着呜呜的风声，眼看就要穿过那女郎后背，却听一声轻笑，那女郎双臂一振，身形高了半尺，双脚一屈，又高了一尺，足尖在箭杆上轻轻一拨，箭枝倒转回来，竟比去势更快。莫之扬怕王富有险，拿剑将箭枝拨落。便在此际，忽听草丛一串儿轻响，那四名黑衣蒙面人终于出现，各各一言不发，拔出兵刃，就向那七个红衣女郎杀去。

这四人一个使剑，一个使狼牙棒，其余两个使的都是短刀。冷婊娟笑道："想吃白食么？"纤手抖处，银索钢爪向使狼牙棒的那个肩头抓落。那人冷哼一声，狼牙棒一点，已搭在钢爪上，跟着回棒向另外一个红衣女郎打去。两拨人以快打快，打得难解难分。

莫之扬寻思："怎生想个法儿帮王大哥夺回那怪石？"转念又想王富是大内侍卫，自己与他结交，到头必是枉然，又想这块怪石不知有什么用处，惹得这些人来抢夺？忽然间心念一闪，暗道："江湖四宝中便有'西石'一说，难道这便是那西石？"跟着想到玄铁匱来，心中怦怦乱跳。

这么一出神，只见战局又起变化。十八婆婆与太原六义一齐返回来，围攻七名红衣女郎。如此一来，七名红衣女郎顿感力绌，使狼牙棒的蒙面人大喜，道："不平道长，原来这些是咱们的帮手。是你在中土时的好友么？"莫之扬心道："哦，原来他是那个从不平道人，难怪剑法了得。"那使剑的蒙面人哼了一声，长剑一递，闪到冷婵娟身后，趁她应对十八婆婆之际，忽地剑光一闪，已割断她腰间革囊上的带子，剑身翻转，革囊顺剑划落，他左手抄起，足下一点，便已跃开三丈之远，笑道："失陪。"便欲逃离。

蓦然觉得脑后寒风森森，回头一看，十八婆婆双手已抓过来，冷冷道："留下东西再失陪！"蒙面人低呼一声，勾腰抬腿，反踢十八婆婆小腹。十八婆婆右臂下沉，格开他这一踢，左手变招，一把拿住他左腕，使个"分筋错骨手"，蒙面人吃痛，不由自主将革囊扔下。十八婆婆足尖一挑，革囊已飞起丈余，伸手向革囊抓去。蒙面人左手腕疼得钻心，抬起一看，已然隆起三道紫黑的印子，当下冷哼一声，长剑挥动，向十八婆婆后心刺到。这一下攻敌之所必救，十八婆婆只有向前跃开三尺，再回过头来时，忽然间一道人影从头顶掠过，手一伸，抓住革囊，没命地向西便跑。十八婆婆看清那人正是韩信平，气得大骂："秦仲肃，你带了群畜生！"手掌抖出，九枚制钱排成三个品字，向韩信平飞去。韩信平也不是泛泛之辈，使个千斤坠落在地上，躲开上面两排钱镖，右剑挥处，下面一路钱应手而落。但十八婆婆这钱中蓄了内劲，他只觉得手臂一麻，长剑险些脱手，心道："这老妖婆，武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就如此被阻了一阻，四个蒙面人、七名红衣女郎已经赶到，与太原六义打在一起，不一会儿，革囊被冷婵娟抢去，但不等拿稳，十八婆婆却又夹手夺过。这几拨人抢来抢去，只消革囊落在谁手，谁便成了众矢之的，如此来来往往，不一会，革囊已是数十次易手。

眼见冷婵娟又得手，众人正待围上，她却早将革囊高高举起，笑道："

且慢！"十八婆婆道："你要怎的？"冷婵娟抹抹汗，笑道："咱们这样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这块石头而来，倒不如凭真功夫决定此物属谁。"魏信志道："那不还是要打么？"冷婵娟笑道："久闻秦老掌门座下七大弟子个个英雄了得，魏二爷这一句话，却未免有失见地。须知打虽是打，打法却不一样。咱们每方出上七人，就在这里比上一比，七场下来，谁的赢面大，这块石头就归谁，不比你争我抢来得好么？"这话未完，那使狼牙棒的已叫道："我们只有四个人，哪有七个人跟你们打？"冷婵娟微微一笑，道："这位大爷独力打完四场，不也正好凑够七场之数？"那使狼牙棒的一听，顿觉这账算得不错，说道："就依你。"韩信平等也觉得这办法倒并非不可行，把目光转向十八婆婆，道："苗师叔，你怎么说？"十八婆婆寻思："如此比法，我一个人要应付他们的车轮战，那是要打足七场才行。哼，只要一个一个地上，便是打上十场，老身难道便输了不成？"嘿嘿笑道："老太婆今日便陪你们后辈小儿耍耍。"他们在那里划道儿，王富叫手下众兄弟都过来，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对莫之扬已无提防之心，莫之扬却似是没有刻意听，双目定定地望着场内，忽听十八婆婆道："就是让这个小伙子我才放心。"手指所向，正是自己。莫之扬一惊，心道："难道他们以为我也是冲着那块怪石头来的？"太原六义这时才认出他是谁。魏信志道："怎的是你这个小畜生？与你一起的那个姓柳的呢？"莫之扬冷冷一笑，也不理他，站起身来，对使剑的蒙面人道："晚辈莫之扬见过道长。"从不平除去蒙面巾，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后生，道："老道眼花，小哥在何处见过贫道？"莫之扬道："道长真是贵人多忘事。那一日在一个小山坡，道长指点一个姑娘武功，适逢晚辈路过，也顺便讨教了几招。这位鲁不希师父，在下也是见过的。"心想若非从不平，自己怎会与安昭相识？这样一个月下老，理应好好感谢才是。从不平听了这句话，心中颇不是滋味，冷冷道："既然有人认出咱们了，把面巾摘下来罢。"与他同来的三人除去面巾，莫之扬见他们高鼻凹目，五官与汉人迥异，知道是吐蕃国的武师。十八婆婆笑道："我刚才还在想哪，这人鬼鬼祟祟，不敢拿真面目示人，一手剑法使的虽是'十里无人'从不平那臭牛鼻子的路子，但我想纵然下作，却不至于连脸都不敢露出来，哪知，哪知……"从不平受她抢白，道："久闻十八婆婆……艺双绝，今日才得相见，其幸何如，来来，贫道先请教几招。"冷婵娟接道："人称十八婆婆'色艺双绝'，我看色犹在艺之上，道长只可小心，万不可动心了。"这冷婵娟说话殊不饶人，这一下一语相讥，两人受讽，都向她怒目而视。冷婵娟笑道："哎哟，小女子说错啦，十八婆婆从前是十八，此

时已是八十啦，道长一见之下，大为失望，说不定大起厌恶之心，就此狠下杀手也未可知。”这一句话说的好像丛不平与十八婆婆倒是旧相好，如今十八婆婆人老色衰，而郎负心一般。

十八婆婆冷笑道：“臭牛鼻子先等等，老身先和这个妖精打一阵。”冷婵娟将手中怪石捧给莫之扬，笑道：“小伙子，你来做个中人。今日谁比武胜了，这个就交给谁。”莫之扬当下接过怪石。

冷婵娟笑道：“十八婆婆是前辈，我让你三招。”十八婆婆再也沉不住气，“嘿嘿”一笑，伸手抓向冷婵娟双目。冷婵娟见她一上来便下狠手，不敢大意，腰身一拧，躲过这一招。十八婆婆道：“小妖精，还不错。”手爪下沉，向冷婵娟胸前抓去。冷婵娟惊叫一声：“哎哟，我这里特别怕痒。”转动身形，忽然飞起一足。十八婆婆未料到她说话不算话，忙闪身避过，冷婵娟已挥掌拍到。十八婆婆暗想：“小蹄子，胆敢在鲁班面前耍斧头！”也挥掌迎去。她内力浑厚，满心想一掌就将冷婵娟手臂震断，孰知双掌甫交，蓦觉手心一凉，惊觉之下，内力忽收，撤掌跃开。抬掌看时，见掌心已被一物刺出三个小孔，孔周围散出数十道细小的黑丝，手掌痒痒的，说不出的舒服，这下心惊非同小可，颤声道：“小妖精，你这是什么手段？”冷婵娟笑道：“枉您老人家见多识广，怎么连本堂主的‘美人三笑’都没听说过？”十八婆婆怒喝一声，向冷婵娟扑到，这一使劲运气，忽觉得心中一痛，一口气提不起来，便已落地，哈哈大笑。冷婵娟道：“这美人三笑有个名堂，叫一笑倾城，二笑蚀骨，三笑销魂。前辈万不可再动气。先坐在一旁罢。”十八婆婆双目像要喷火，却偏偏觉得十分好笑，心知再也笑不得，当下坐在地上默默运功逼住毒气。

莫之扬出声道：“你这是什么比法儿？暗算别人，算什么好汉？”冷婵娟笑道：“我哪里是好汉？”滴溜溜转了个圈子，但见她红袖飘飘，眼波流动，说不出的妖媚，接着道：“小伙子，我只是个女人而已，难道你看不出？”莫之扬见她红唇一努，胸脯一挺，腰肢一摆，说不出的诱人，不禁脸上一红，叹道：“可你这样对付一个老婆婆，总是大大不该。”冷婵娟笑道：“小伙子可真是个好汉。可你要知道这老婆婆武功高明得很，这里的人谁能打过她？我若不如此，那这个宝贝便直接就归了她，还用比么？”韩信平、魏信志等五人都敌不过十八婆婆，这时均想：“少了个大敌，总之不是坏事。”魏信志恼地方

才将自己虎口拽裂，绕到十八婆婆身后，忽地一掌向她后脑拍去。

第十九回 艳福到呵呵胡应付 故人归嘻嘻穷对答

词曰：眺古国，看不尽千里烟波。岸静水急，匆匆意，悠悠情，无人识得。长天在望，但满腔凌云志，又向谁说？小舟空过了，芳草萋萋，群山巍峨，未撷一片儿春色。天幕渐掩，舱里独守夜，杯中一轮月。难过。何为事事皆蹉跎？明日但去买笙歌，聊图一宵乐。诗换轻薄名，惟泪洒长河！

十八婆婆正在潜运功力，听得脑后风生，心中又惊又怒，暗道：“不想我苗十八今日竟在这里送了老命。秦三惭呀秦三惭，我早就说过你七个徒弟没一个好东西，这笔账，我只有等你到阴曹地府中一并算啦。”魏信志手上功夫颇为了得，这一掌所击部位乃是玉枕大穴，十八婆婆正闭目待死，却听得魏信志一声惊呼，人已跌了出去。十八婆婆摄住心神，回头看时，魏信志已跃起向莫之扬一掌拍到。

原来莫之扬见魏信志忽然做出这等卑鄙之事，不假思索，上前一步，托住他右肋轻轻一推。魏信志这一掌本来想取人性命，力道何等大，但不知怎的，给莫之扬一托，一股内力便使不出来，悉数撞回自己身上，摔出八尺之外。他一站起，觉得肋下闷闷生疼，心中大怒，叫道：“臭小子，老子不惹你，你倒来惹老子？看掌！”一招“莽汉撞门”向莫之扬拍到。莫之扬右手一送，将油纸包中的那块怪石送到他掌下，魏信志硬生生收掌，莫之扬一晃，将怪石放回背后，魏信志想起来该抢时，莫之扬已跳到一侧。韩信平不愿多生枝节，道：“信志，今日先饶了他，以后再慢慢料理不迟。”莫之扬知他们一向是死要面子硬撑脸，也不计较，转到十八婆婆身旁，道：“婆婆，明明是这几个人不好，你为何口口声声骂秦老掌门？”十八婆婆感念他救了一命，道：“小哥不知，这几个全是秦三惭那老东西的劣徒，子不教，父之过，徒不肖，师之惰。我不怪他又怪谁来？秦三惭的徒弟，硬是没有一个好东西！”莫之扬道：“婆婆却说错了，晚辈偏偏是他老人家的徒弟。”十八婆婆一怔，道：“你可是姓莫？”莫之扬奇道：“晚辈莫之扬，婆婆怎知道？”十八婆婆望他两眼，嘿嘿笑道：

"很好，很好。我那闺女果然没有看错人，好孩子，这宝贝今日咱们得不上。婆婆先走一步，再来找你。"说完这句话，人已飞身掠起，几个起纵，便消失了。莫之扬道："婆婆！婆婆！"却哪里再见她回来？

冷婊娟见她离开，又是庆幸又是失望：这样虽然去了一个大敌，但十八婆婆以后的纠缠必会摆脱不掉。心念一转，对魏信志道："你也是秦老掌门的徒弟，他也是秦老掌门的徒弟，师兄的武功怎的反而不及师弟？唉，这不是因为你太笨，便是因为师父没好好教。"魏信志哪里会承认自己笨，想一想都是秦三榭藏有私心，没好好教自己武功之故。当下怒火上涌，从韩信平剑鞘中一把抽出长剑，道："大师兄，借剑一用，瞧瞧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韩信平怒道："你……"魏信志已一招"暮鸟归林"，长剑"刷"的向莫之扬刺去。冷婊娟赞道："好剑法！"她手下的六个红衣女郎格格齐笑。莫之扬跃开一步，心想此刻与他打斗，白白便宜了冷婊娟、丛不平道人，笑道："师弟这点三脚猫的本事，怎及得上二师兄？"连连摆手。韩信平干咳两声，魏信志不得不收住剑。

路信朋上一回没与他们几个在一起，不明就里，道："大师兄，他是咱们的小师弟么？"他见莫之扬露了几手功夫，却都不是师门武学，但转念又想："恩师武学渊博，他老人家因材施教，给这个小师弟独传了一套武功也未可知。"上来伸出手，道："在下路信朋，和这位兄弟认识认识。"便要拉莫之扬右手。莫之扬见他面上神情并无恶意，道："你是路师兄么？"两人手掌一触，忽觉路信朋掌上一股内劲传来，自然而然以两仪心经内力反弹回去，路信朋只觉手掌如遭火炙，忙撤掌后退一步，笑道："好师弟，真有你的。师父他老人家好么？"莫之扬摇头道："他老人家身陷囹圄，有什么好？倒不如几位师兄，连他老人家惟一的孙儿都要赶尽杀绝，嘿嘿，自然是你们过得好。"路信朋愕然道："什么赶尽杀绝？"转头问韩信平道："大师兄，他说的是真的么？你们找到了谢儿？"韩信平面若寒霜，道："信朋，你别信这小子信口雌黄，这些人全是来抢咱们师门宝贝的，你还信他？"眼光扫在莫之扬捧的那块怪石上，道："小子，留下命来罢。"打一个手势，杨信廉、范信举、魏信志、牟信义一齐向莫之扬围拢过来。

正在此时，忽听得号角连声，四面山头上冒出许多官兵，为首一员将军

瘦小身材，年约四旬，大喝道：“大胆贼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朝廷之物，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场内诸人均吃了一惊，心想这里人人都是江湖好手，怎的他大队人马包围过来，都没有听到？眼看官兵居高临下，弓箭手全部羽箭上弦，只要一声令下，必是万箭齐发，都有些心慌。

丛不平望着那将军，道：“哪位知道这将军是谁？”莫之扬眼尖，早看到这便是五年之前一句话保住自己一条性命的张巡将军。丛不平见了，倒吸一口冷气，再看王富等人，已施展轻功，爬上山坡，与张巡队伍会合。

原来张巡近几年听候安禄山调度，与吐蕃国数次交锋，张巡逢上战场，每每裸露上身，大喊大叫，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吐蕃人送他一个“脱皮豹”之称。丛不平是吐蕃国师，这次率三名勇士鲁不希、克真、吾拉孜虎来中原抢夺江湖四宝之一。不料江湖上忽然冒出许多厉害人物，他方才一交手，便知一个十八婆婆已足堪劲敌，冷婊娟诡计多端，又哪里就差了？正在寻思怎生让太原六义与冷婊娟先拼个你死我活，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却忽见张巡领兵前来，这一惊非同小可，暗道：“大唐国毕竟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吐蕃又哪里是对手？”冷汗涔涔流下。

山坡上张巡将军挥挥手，一个传令兵喊道：“张将军有令，尔等听了：速速缴械投降，将朝廷之物奉上！”韩信平忽然将手伸向莫之扬，道：“小子，拿来！”莫之扬手一缩，将那块怪石放在背后，笑道：“大师兄，你可知‘其人何罪，怀璧其罪’八个字么？小弟怎会将这祸害转嫁给大师兄？”韩信平正色道：“我要将此宝物交给官府，师尊吃了冤狱，不去找官府，怎么能为他平冤雪耻？”路信平点头道：“大师兄说的不错，你若真是小师弟，就把这个给大师兄。”冷婊娟走到丛不平身边，敛衽施礼，道：“道长，咱们联手将宝物夺下，以后再决定归谁如何？”丛不平寻思：“也只好如此了。”伸出手掌与冷婊娟击掌为誓。两人手掌相交，丛不平怒喝一下，道：“小贱人，胆敢暗算某家！”拔剑向冷婊娟刺去。冷婊娟笑道：“道长年老忘事，十八婆婆前车之鉴，怎不牢牢记住？怪得么？”手一挥，银索钢钩已向丛不平抓去。丛不平哈哈大笑，心中却是大惧：“一笑倾城，二笑蚀骨，三笑消魂。千万别再笑了。”却觉得心中痒痒的好不可笑，当下强忍住，长剑如风，只盼快快制住冷婊娟，逼她交出解药。与他同来的三名勇士鲁不希、克真、吾拉孜虎一齐围

上来，冷婵娟的六名手下也不示弱，叱喝声中，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猛听得山上一声令下，飞箭如雨，射将下来，吾拉孜虎身上中箭，正气得哇哇大叫，被一名红衣女郎一记柳叶刀砍进脖颈，大喝一声，倒地而死。众人一时都顾不得打斗，纷纷挥动兵器拔掉箭杆。

韩信平叫道："张巡师弟，是我们。"山上张巡听得清楚，手一挥，箭手停射。张巡道："是韩师兄么？"韩信平道："不错，是我们。"莫之扬见箭势稍停，跃上一道石梁，远远见到王富，不由来了气，喝道："王富大哥，你明明说好由我引开他们，你好派人去求援，援兵到了，就要连我也一同射死了么？"他内功深厚，山上虽乱，但是这一席话，人人却都听得清楚。张巡心中一凛："这人小小年纪，怎具有如此功力？"王富知道理亏，笑道："兄弟武功高强，哪能受伤？你把东西交给张将军，立下大功，朝廷一定会重重赏你。"莫之扬心下一横，将那块怪石头塞进革囊，冷笑道："东西在这里，有本事就来取走。"大踏步向山坡上走去。山上官兵见状，纷纷上前阻拦，莫之扬剑鞘连点，顷刻间点倒十几名官兵，冲开一道缺口，便要下山。驀听一人道："好本事！你且慢，我有话问你。"一人身形一晃，站在莫之扬面前。莫之扬见是张巡，他早听说这人的武功曾蒙秦三惭指点，与秦三惭虽未正式行过拜师大礼，却早有师徒之实。见他这一晃便来到面前，单是轻功就不同凡响，再见他相貌清瘦，却有一股浩然正气，凛然生威，心道："难怪南大哥愿意在他手下当差。"抱拳施了一礼，道："不知将军要问小的什么？"张巡微微一笑，道："足下好俊的功夫，流落江湖，未免可惜，不如跟我们一起走罢。本将常守睢阳，军中正缺少莫兄弟这样的人物。足下意下如何？"莫之扬摇头道："你却不知，你们的安禄山大帅只要擒到我，我就再别想活了，要我投军，不就是要我送死么？"张巡愕然，叹道："不错，霁云对我说起过此事，我倒忘了。也罢，你包裹里的东西是皇上钦要的，交给本将军罢。"王富堆笑道："莫兄弟，愚兄欠你的人情，只有以后补报啦。"莫之扬正感踌躇，听冷婵娟远远道："喂，姓莫的小伙儿，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咱俩一起冲出去再作计较，如何啊？"张巡大怒，喝令放箭。冷婵娟率六名红衣女郎舞动数匹红绫，打落箭枝，七人冲上山来。兵士上前阻挡，冷婵娟银索挥动，七人均被打退。张巡道："这妖女一双瓜子倒是很硬。"韩信平笑道："她是辛一羞的小老婆，辛一羞传她武功，想必不遗余力。"张巡冷冷瞧韩信平一眼，手一伸，从一个弓

箭手手中拿过了箭，上了弦，“嗖”的一声，向冷婊娟射去。冷婊娟听得破风之声强劲，不敢硬接，伏身躲过，她身后跟的正是先前探路的双胞胎妹妹中的姐姐，惨叫一声，心窝中箭，她正向前奔跑，当即中箭扑倒。箭羽在地上一撞，又是一声惨叫，箭镞从背后冒出，立时死了。那妹妹大叫道：“姐姐！”冲上去抱起姐姐尸首。几支长矛跟着刺向她后背，冷婊娟咬牙道：“去死！”银索将五六支长矛一齐卷住，手腕发劲，悉数夺过，跟着银索一抖，长矛射出，“噗噗噗噗”四名官兵中矛倒地。余者惧她狠辣，纷纷后退。冷婊娟左手一摆，率先向张巡冲来。莫之扬本以为冷婊娟只会施诡计伤人，这时才知她武功决不在丛不平之下，忍不住赞了一声。王富已率队下去截杀。王富刀法也颇不弱，冲到近前，刀光起处，一名红衣女郎中刀倒地。那鬓上插了一朵花的女郎背着姐姐尸体，眼见又一个姐妹倒地，一声娇叱，忽然反手抢过一柄长矛，右手一挺，长矛直奔王富咽喉，王富侧身闪过，不料冷婊娟的飞爪蓦然飞到，左颊一痛，一声大叫，被抓去一块皮肉。

冷婊娟急于突围，无心恋战，又向山上跃来。她轻功极好，足下连点，片刻到了近前，对莫之扬笑道：“小伙儿，今日咱们一起冲出去，那宝贝就是你的了，我这几个手下也都是你的。干不干啊？”莫之扬尚未回答，忽听韩信平冷声道：“信志、信廉，咱们先助官兵拿下这个小贼！”向莫之扬包抄过来。

莫之扬仗剑在手，冷冷道：“你们连恩师惟一的孙儿都要杀，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路信朋大声道：“你说什么？”莫之扬道：“这几个师兄狼心狗肺，背叛师门，冒充君子，实则禽兽不如！”韩信平见他手中所持之剑正是那日在雾灵镇抢去自己的，不禁恶气上升，心道：“这个小子须活不得。”挥剑向莫之扬刺到。魏信志、范信举也各举兵刃上前夹击。冷婊娟笑道：“好不要脸，倚大欺小倚多欺少，枉称什么太原七义？”张巡对“太原七义”之举也颇为不屑，寻思怎生想个法儿放了莫之扬，但又不能让手下将士看出。微一迟疑，见韩信平、魏信志、范信举已与莫之扬斗在一起。他心想：“这三个人虽然人品不端，功夫却着实厉害，只怕这个莫之扬今日要丧生在此。”正要下令让各人住手，忽见莫之扬长剑展开，剑招十分怪异，又潇洒之极，一阵光影之中，魏信志跌出战团，肩上已然中剑，鲜血汨汨直冒。

冷婊娟见莫之扬已与他们开了战，乐得观望，命剩下的四名女郎准备突围。

莫之扬再斗一会，卖个破绽，韩信平果然一剑刺来，莫之扬使招“小疾早愈”，剑锋一闪，将韩信平之剑引下，左拳早出，“砰”的一声，韩信平也被击出战团，倒退好几步，强拿桩站稳，“哇”的吐了口鲜血。若是他不怕出丑，跌倒在地，这伤也就会轻一些，偏他死要面子，这强行拿桩，内伤可就大了。幸亏他内功不弱，当下运气压住翻逆的内息，见范信举又败下阵来。

莫之扬提剑走到张巡面前，道：“张将军，恩师他老人家在范阳大狱中受苦，他老人家的嫡孙又一再遭受鼠辈迫害，您本领大，官职高，多照应他们一些罢。”张巡叹道：“莫师弟教训得对。张巡重名轻义，深感汗颜，你的话我记住了。”莫之扬解开革囊，将那块怪石捧在手上，道：“将军珍重，代小的给南大哥问好。”拜了一拜，忽然“叮”的一声，怀中一物掉了出来，在地下光芒闪动。

莫之扬见是那支银鹰飞镖，连忙拾起，刚要放入怀中，却听冷婊娟低低“咦”了一声，飞步来到莫之扬身前，笑道：“小伙子，你拿的这玩艺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瞧瞧？”莫之扬本对她十分厌恶，但此时心中一动，将那枚银镖亮出来。

冷婊娟面色大变，跪倒便拜，道：“奴婢不知是掌令使，多有冒犯，罪该万死！”其余几名女郎也纳身齐拜。莫之扬又惊又喜，暗道：“终于有人认出这件东西。”刚要出言相询，却又寻思：“这女子狡猾得紧，不要给她看出破绽。”当下含糊糊道：“起来罢。”冷婊娟谢过站起，在一旁肃立。莫之扬瞧她模样不似作假，暗道：“天可怜见，教我无意之间遇见认识这只银镖的人。不过听冷婊娟的口气，银镖的主人是什么掌令使，多半不是好人，昭儿落入他手中，不知吉凶如何？”蓦听得张巡喝道：“大胆贼人，明明与这妖女一伙，还谎称是我师门弟子，与我拿下！”众官兵得令包抄过来。莫之扬心想此时无法辩解，将怪石放进革囊，向冷婊娟招一招手，道：“冲出去再作计较。”冷婊娟答应一声，一马当先，冲开一条路，莫之扬断后，挡住追上来的路信朋等人。吐蕃来的两名武师十八趁乱背着从不平与吾拉孜虎向另一边逃去。张巡下令追赶，蓦地里不知从何处射来一支冷箭，正中张巡面颊。张巡大怒，一把扯下箭来，见是官兵所用之物，寻思：“是谁暗算张某？”下令道：“凶徒厉害，让他们去罢。”官兵正愁送死，纷纷闪避。莫之扬与冷婊娟等六人从

山坡上逃出，直跑了三四里地，见官兵无人追来，方始停下来。

这一番狂奔，冷婵娟的四名手下个个气喘吁吁。莫之扬心中正暗暗盘算，却见冷婵娟盈盈拜倒，道：“适才礼数不周，掌令使勿怪。”莫之扬点点头，道：“这里也不是说话之地，咱们先将这两位姐妹葬了罢。”六人寻了一个避风之处，挖了两处墓穴，将死去的两名红衣女郎草草埋葬。五女痛哭一场，这才哀哀上路。

莫之扬寻思：“掌令使怎么样也得像个掌令使的样子。”也不与她们多言，自在前面不疾不徐地走。

哪知冷婵娟此时更是忐忑不安，寻思：“我有眼无珠，险些给掌令使也来！美人三笑！他大概很生我的气。”硬着头皮追上两步，道：“掌令使，天色将黑，今夜咱们在哪里歇宿？”莫之扬干咳一声，道：“依你看呢？”冷婵娟躬身禀道：“前方不远就有一个镇，镇中有家‘福云客棧’，还算干净。”莫之扬假装沉吟道：“嗯，我本来还有些事要办，也罢，今夜就住在那里，刚好我有些话要问你。这四个姐妹，就不必与咱们在一起了。”他想万一动上了手，这四个女郎总是绊手绊脚。冷婵娟寻思：“听教主说这掌令使甚是风雅，琴棋书画样样精绝。风雅之人大多风流，莫非他看上我了？要我陪他一宿？”心中暗喜，差四女先行回教坛。她心中既有这个念头，对掌令使由敬畏变成了亲近，傍着他缓缓而行。

眼见暮鸦归林，老牛回墟，昏黄的夕阳也退到山的那一边，道路一折，前面现出一个镇子。二人到了镇上，冷婵娟到福云客棧开了两间上房，用过饭后，各自回房就寝。

莫之扬独坐灯下，打开革囊，将那块怪石拿出来观看，但见那块怪石似个小山丘模样，触手极硬，上面麻麻茬茬，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正在盘算怎样套出银鹰令的主人，忽听敲门声中，冷婵娟飘然入室。她已换了一件碎花绸睡袍，新洗的头发半绾在肩后，更衬得肤如白玉，唇似蔻丹，目光朦胧，足上穿了一双粉缎鞋，一双玉腿若隐若现。莫之扬白日还未注意，此刻却不由一呆，暗道：“她可真好看，比起齐芷娇大嫂来，也是犹有过之。”咳嗽一声，

道：“冷堂主有何指教？”冷婵娟笑道：“掌令使取笑了，可以赏奴婢一个座儿么？”莫之扬正盼着与她搭腔，道：“请。”冷婵娟浅浅一笑，移步到床前，挨着他坐下。莫之扬一阵心跳，心想这辛教主的小老婆可真大胆，干咳一声。冷婵娟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搭在他左肩上，笑道：“掌令使每回到教中，都是戴着面具，这次奴婢得以见到真容，实是三生有幸。掌令使，你生得可真英俊。”莫之扬如遭电击，吃吃道：“冷堂主，请你坐到凳子上说话。”冷婵娟笑道：“我只道只有我怕您，哪知您也怕奴婢。”却也移步到凳前坐下，笑盈盈地望着莫之扬。

莫之扬道：“今日里我本不打算暴露身份，没想到令牌无意中滑落，唉，说来也真是巧极。”冷婵娟道：“自古有缘必有巧合，那也不足为奇。”莫之扬听她三句话就绕到老弯弯上去，便道：“你堂中有一个教徒叫梅……梅什么来着……”冷婵娟道：“梅雪儿！掌令使真是明察秋毫，本堂出了一个逆徒，使者竟也知晓。”莫之扬心下一惊，面上可不动声色，道：“那梅雪儿现在在何处？”冷婵娟料想掌令使既然问起，必有深意，当下道：“禀掌令使，逆徒逃离本教，奴婢虽派人追捕，却都是无功而返。敝教右护法叶拚又不知受了她什么妖法，处处庇护于她。唉，叶护法的这里有点……有点……掌令使也是知道的。”伸手指着脑门。

莫之扬笑道：“不错，叶护法神智不太对头，却为何对这梅雪儿如此偏爱？你倒说给本使听听。”他心想既然是“掌令使”，说话之间须得带上股高傲口吻，方能让冷婵娟不起疑心。

果然冷婵娟禀道：“唉，说来也本无事。令主知道，本教专设婵娟堂，收罗天下美女，由奴婢加以训导。那姓梅的逆徒十一岁时选进本堂，已经五年多啦，出落得极为漂亮。那日辛教主召本堂教徒去唱曲儿，他老人家见梅雪儿如花似玉，便要留她过宿。”莫之扬“啊”了一声，问道：“后来怎样？”冷婵娟见他面色大变，心中奇道：“掌令使何以对这梅逆徒如此关心？啊，是了，他也看上了梅雪儿。对了，‘女喜富贵男喜少’，梅雪儿生得不坏，年纪又小，他只消看过她一眼，便已动心，那是丝毫不足为奇。”心中竟泛起一丝妒意，接着道：“谁知梅雪儿枉费了我这几年教导，旁人视作恩德无量之事，她竟有如要上刑场，哭哭啼啼，执意不从。辛教主一怒之下，将她囚于三圣

洞。"莫之扬刚想问什么是"三圣洞",忽然醒悟到"掌令使"断不该如此无知,忍住没问。只听冷婊娟接着道:"到了第二日,那梅雪儿果然求饶。放她出来一看,大家都却傻了眼,原来她在洞中,竟然将自己一张脸孔划了个乱七八糟,弄成一个丑八怪。辛教主没有再责罚她,只将她从婊娟堂调到草木堂,专管三圣坛的花木修整。那梅雪儿本应该感念辛教主不杀之恩,谁知她竟然又闯下大祸。"莫之扬听得又是痛惜又是赞叹,心想雪儿妹妹这般刚烈,总算不枉梅伯伯一番教导,又想她在世上这一十六年,实在已尝遍了种种苦楚,将来自己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从此不教任何人欺侮她。见冷婊娟话头打住,急忙问道:"她又闯了什么大祸?"冷婊娟吞吞吐吐,道:"这件事是本教的秘密,本不足为外人知道,但掌令使不是外人,那又自当别论。"羞答答站起来,坐在莫之扬身前,道:"掌令使,灯火这么明亮,不宜叙说秘密,我将灯烛吹熄,再慢慢向您禀明,您说好吗?"冷婊娟媚术得自天成,若非如此,也不会当上婊娟堂的堂主,她此时刻意奉迎,那真是柳眉煽情、凤眼含春、腮旁飞红、吐气若兰,莫之扬正值血气方刚,不由心中一荡,一时想不明白依她不一,心想若要知道谁是这银鹰令的主人、雪儿后来怎样、闯下什么大祸、三圣教内幕如何等等,全得从这妖姬身上找着落。正感踌躇,冷婊娟已自作主张吹了蜡烛,却在同时,忽听窗下传来一声冷笑,虽然极轻,但莫之扬耳力极好,还是听到。他低声喝道:"是谁?"推窗去看,但见星光满天,院子里静悄悄的,哪有半个人影?

正在疑惑,忽觉身后冷婊娟已挨了过来,环臂抱住他的后腰,轻声道:"掌令使,哪里有人?是嫌奴婢丑么?"跟着将脸伏在他后背上,轻轻擦动。莫之扬回手想推开她,她却乘机一拨他的手腕,钻进莫之扬的怀中,在他耳旁柔声道:"掌令使,您生得这般年轻英俊,能得您轻轻一抱,哪怕就是立时死了,奴婢也是欢喜无限。"莫之扬明知这人恶劣,却不知怎的,竟微微有些迷糊,心想:"我只要套出她的话,与她虚以应付一下,也没有什么。"想起以前班训师、卜万金讲过的那些男女之事,不由一阵心跳,暗道:"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我怎么对得起昭儿?"内心纠缠之时,冷婊娟已拉他在床沿上坐下,跟着斜偎在他肩头,嘤嘤哭起来。

莫之扬定住心神,道:"你为什么哭?"冷婊娟道:"奴婢高兴极了,这才喜极而泣。想奴婢也算是个不丑的女人,以前却从来不知什么叫做动心,

今日能在掌令使怀中，这一生就没有枉活了。”莫之扬暗道：“我真那么叫人动心么？以前上官楚楚说我又丑又笨，那令堂主这话肯定不是啦。”一念及此，忽觉得方才那一声冷笑正是上官楚楚所发，越想越像，心中一激灵，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冷婊娟察觉到他的异样，却以为自己得计，柔声道：“您冷么，奴婢给您暖暖手儿。”握住莫之扬的手掌，按在她的胸前。莫之扬忽觉触手之处温热柔软，这个他却知道是什么，手一缩，道：“你不是说那个梅雪儿又闯下大祸了么？究竟是什么祸？”冷婊娟轻笑道：“奴婢给您暖暖手，慢慢给您说。”又捉住莫之扬右掌，放在怀中。莫之扬正要抽出手来，忽觉背上肾俞、颈中大椎两穴一麻，已给冷婊娟点中穴道。莫之扬惊道：“你做什么？这个玩笑可开不得的！”冷婊娟不答，手指沿着他督脉一路点了七八处穴道，直教他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处能动，方娇笑道：“掌令使，温柔滋味难消受，是么？”莫之扬又惊又怒，道：“哈哈，冷堂主可真会玩儿。”冷婊娟笑道：“谁跟你玩？”“重将蜡烛点了，望着莫之扬，叹道：“你模样儿倒真是英俊。其实，我就算已知道了你不是掌令使，也大可继续串角儿，假戏真做一番，岂不销魂？唉，可我怕你我一番缠绵，我再舍不得下手，那又岂不可惜？”莫之扬气得不住喘气，恨恨道：“你怎的看出我不是掌令使？”冷婊娟笑道：“你还是个嫩角儿。掌令使什么身份，怎会手一碰我的这儿便吓出一身冷汗？”她指指自己胸脯，媚笑一声，又道，“跟着我就想：掌令使怎会对本堂一个逆徒有这么大的兴趣？跟着我又想起，梅雪儿初到三圣教时常常哭着喊什么阿之哥哥，后来养了一条狗，便叫‘阿之’。你的姓名之中有一个‘之’字，跟她那条黑狗相同。我这么一想，跟着想起你真掌令使有一处不同。”莫之扬暗叹道：“莫之扬啊莫之扬，枉你吃过那么多苦头，跟这个女妖精比起来，却直如傻瓜一般。”问道：“真掌令使与我哪里不同？”冷婊娟侧着脸，道：“那掌令使虽然每次都带着面具，但有一回我却看出他的眼睛似乎有些斜视。斜眼儿虽不是件好事，却让我断定了你这掌令使是假的，则足可见那真掌令使这斜眼儿生得大有深意。否则，奴婢白白失身于你，那可真叫冤死啦。”莫之扬不由怒道：“呸，你真好不要脸，你想怎样？”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当即屏息运气，冲撞被点穴道，哪知气息稍行，即痛不可当。

冷婊娟看出门道，笑道：“我用的手法叫做‘骨头酥’，莫公子虽是武功高明，

要想自行撞开被点的十几处穴道么，只怕还是不行。”从莫之扬身上解下革囊，缚在自己腰上，笑道：“本堂主就要告辞啦。留你一条命，日后好天天在肚里骂我：‘冷婊娟啊冷婊娟，你这个害人的妖精！’咯咯咯……你这样一个英俊的男人天天骂我，我不知多么开心！”见莫之扬冷冷地不语，叹口气道：“你可真好看。”挨着他坐下来，伸手摸摸他脸颊，目光中竟有一丝迷乱，喃喃道：“夜深人静，孤男寡女，两不相干，一宵激情，唉，可惜……”忽然间俯过头来，在莫之扬唇上狠狠一吻，莫之扬气得险些背过气去，怒道：“你怎么还不快走？”冷婊娟站起身来，又痴痴地望着他一会，道：“你的穴道六个时辰后自解，咱们就此别过了。”幽幽一声长叹，拉开房门，正要举步，忽然一声惊叫，跃回房中，左臂上已多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跟着一人跳进房来，骂道：“害人妖精，姑奶奶今日杀了你！”一刀向冷婊娟砍去。

冷婊娟往后一闪，抄起烛台，向那人掷去，房中顿时一片漆黑，便在烛火一闪之间，莫之扬已看清来人的相貌，惊喜道：“上官楚慧！”上官楚慧道：“哼，你等着，我拾掇了这个害人精就来收拾你！”房中漆黑一团，砰砰叭叭声响之中，忽然窗户“咣当”一下洞开，两个人影一闪，屋中又静下来，听得外面打斗之声远去。

莫之扬几疑是在梦中，过了一会，忽然间人影一闪，上官楚慧又跃回屋中，晃亮火折，捡起烛台重新点了，向莫之扬狠狠瞪了两眼，道：“我坏了你和那妖精的好事，你恨不得打我几巴掌出气，对不对？”莫之扬与她一别五年，这时见她又长高了半头，眉目之间却还是未泯那一副横蛮之气。他又惊又喜，正有许多话要问她，忽然上官楚慧手掌一挥，左颊上已吃了她一掌。这一掌未运真气，但劲力仍是不小，莫之扬的脸颊霎时肿起来。

莫之扬被打，也不生气，嘻嘻一笑，道：“我又不知道你在外面偷看，什么好事坏事？只是那怪模怪样的石头给那妖女夺了去，再找到可就难啦。”猛听得“咚”的一声响，上官楚慧将一物扔在桌上，道：“傻相公，这是什么？”正是那被抢去的革囊。莫之扬又惊又喜，心想冷婊娟的武功不能说不好，竟然不是上官楚慧的对手，则上官楚慧的武功，比之五年前自是不可同日而语，道：“上官楚慧，可真有你的，那妖女居然打你不过，将这宝贝儿乖乖奉上。”上官楚慧道：“她自然打不过我，不过也不会将这个乖乖奉上，是我抢回来的。

"忽然柳眉倒竖，厉声道："险些被你唬过了，你叫我什么来着？""啪"的一个耳光，莫之扬的另一边脸颊也红肿起来。

莫之扬心念一转，已知她为什么生气，柔声道："是啊，上官姐姐，我直呼你的名字，原是不该！"上官楚楚一脸愕然，跺一跺脚，举掌又要打，却恨恨放下手掌，转身伏在桌子上"呜呜"哭起来。莫之扬急道："你哭什么？"上官楚楚"嚤嚤"一声，哭声更响。莫之扬慌了手脚，上前扶住她双肩，道："娘子，你怎么说不了三句好话，一见我就打，又哭哭啼啼，这是怎么啦？"他忽然省道："我被点了穴道，怎么又能动了？莫非那冷婊娟所言不实，她的点穴功夫糟糕透顶故意哄我来着？"他却不知，他所练的两仪心经乃前辈武林奇人所创，阴阳二气，互为辅佐，身上穴位被点，二气交会之下，不一会儿就畅通无碍。

上官楚楚抬起一张泪脸，哭道："这还差不多，我还以为你嫌我变丑了，不要这个娘子了呢。"扑进他怀中，又大哭起来。不过此时之泣与方才又有不同，盖见"傻相公"如今长大成人，已有宽肩厚胸容纳自己，足可大哭一场。而莫之扬听了"娘子"二字，暗想："糟糕，糟糕，我可怎么跟上官姐姐说明白？"一时呆在那儿，恰似全身二百六十处大穴被人同时点中。

莫之扬任她哭了好久，方回过神来，道："我明白啦，十八婆婆说的闺女，原来是你。"上官楚楚刹住哭声，抬头道："傻相公，十八婆婆说的什么？我根本不认识她，她说的什么闺女？"莫之扬暗道糟糕，强笑道："我弄错啦，原来你不认得十八婆婆。"上官楚楚冷哼一声，道："你吞吞吐吐，一定是有鬼，我听说十八婆婆是你师父的老相好，莫非他俩偷着生了个闺女，要招你作婿？"莫之扬连声道："你说什么呀，你怎知我是秦老掌门的徒弟？可不许你胡说他老人家。他老人家怎么会偷着生个闺女？"上官楚楚见他不像作假，破涕为笑："金针大会上有个少年英雄叫莫之扬的，是秦三惭的得意弟子，一出手就重创三圣教十余名教徒，这件事江湖上早传开啦，我岂有不知？"莫之扬与她面对面，这时才看清她脸上凸现出几十道细微的青丝血管，忽然想起秦三惭讲的习练"四象宝经"的种种迹象，失声道："你的脸怎么啦？"上官楚楚面色一寒，道："我也不知，你若是嫌我丑，我立刻就死给你看。"莫之扬心想："五年不见，她的脾性可一点儿没改，我自然会将那洗脉大法传给

她，以免她遭受无妄之灾。师父说这套功法本就为消弭四象宝经种种祸害而创，传给她正是对路。”主意拿定，笑道：“你自然不丑，谁说娘子丑啦，不过，我有个法子教你变得更好看。”上官楚慧心中甜滋滋，想起妈妈说的一句话：“女儿呀，以后你嫁了人，妈妈只消看看你脸色滋润不滋润，就知道你男人待你好不好，鱼水合不合。”不禁羞窘，道：“你长大了，也变坏了。”莫之扬愕然道：“我怎的变坏了？”上官楚慧道：“变坏了，就变坏了。”眉目之间却笑得十分甜润，莫之扬更加愕然。

过了一会儿，上官楚慧道：“你怎么不问问我这五年来的情形？”莫之扬叹道：“你又是打又是哭的，我来得及问么？”上官楚慧噗嗤一笑，跃坐在床沿上，将两只脚架在桌子上，脑海中闪过这五年来的一幕一幕，泪水不禁潸然而下。

原来那日沈合受安禄山密令，率军队进发太原捕拿秦三桢，将到太原城郊，莫之扬、上官楚慧与双剑庄田氏兄弟适逢其会。问话之中，上官楚慧与莫之扬鬼鬼祟祟，策马奔往路旁山岭。沈合差兵去擒，反而正巧被山中伏兵——三圣教夜泉堂姜如蛟堂主所率教徒与一些江湖帮派中的好手所用，乘乱冲击官军。一场大战之后，莫之扬作为小贼寇被擒，上官楚慧却乘乱跑到一处躲起来，欲要找寻莫之扬，耳中尽是喊杀声，她虽一向大胆，却几时见过这种场面？这样一直藏到天色微明，才听到人声远去。

她从岩石后爬出，见山脚路旁有几十具尸首，一个官兵正带了十几个仵作一一验查，上官楚慧见大军已去，胆子又大了起来，去那几十具尸首中寻找，却没有见到莫之扬。她心想莫之扬人小腿短，又不会武功，极难有活命之望，大约是尸身被扔在哪个角落，仵作没有找到。等仵作将那些尸身抬走之后，她将山岭来来回回找了个五六遍，始知莫之扬没有死。想想他在罗而苏家都不知道跑的傻劲儿，就知道他肯定没有逃走，惟一的答案就是被官兵抓走了。

上官楚慧大哭一场，哭着哭着又想被抓走总比糊里糊涂死了的好，又哈哈一阵傻笑。她在城外等了三天，终于看到官兵押着二十几辆囚车从城中出来，第十二辆囚车中关了一个小孩，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她一眼就认出那是莫之扬。她一路跟随官兵，自忖没有救莫之扬出来的本事，这样一直跟到范阳，

莫之扬进了范阳大狱，她便在城外一个山洞中住下。白日在监狱外盲目地走来走去，望着那高耸的旗斗，密密匝匝的守兵，石头垒成的厚墙，以及猎猎飘舞的旌旗。监狱上空那似乎永远厚厚重的铅云，恰如她心头扫也扫不去的忧愁。范阳城中居民足有几十万人，谁也不识得这个乞丐般的姑娘，谁也不知道她的心事。

每到晚上，她便在山洞中拼命地练功。她心想：“妈妈常说当年老姑姑上官婉儿凭《四象宝经》上记载的功夫，与武功最高的秦桧大战一昼夜，才因一招之失痛败。我若是练成武功，不就能救出傻相公了么？”她不知得字儿，身边也少了识字的傻相公，练功便全凭书上的图形，如此一来，不必费心思注解中难以捉摸的话，进境倒颇为迅速。但其中却藏着绝大凶险，终于内息走岔，右腿麻痹，她折了一根木棍，代替右足，白日出去乞讨，晚上潜回洞中。范阳城外的刺槐花一年一发，石洞中的上官楚慧却已失却了少女的美丽。

如此不知多久，某一日忽觉二脉贯通，右腿也不治自愈，她伸手拍击石洞，石屑随即飞溅，不由得惊喜交加，再翻《四象宝经》，见图形越来越少，文字越来越多，后面几乎全是文字。翻到最后，却忽见有十几页全是图形，每页纸上画着一个小小的人，手里拿着一柄短不逾尺的刀，瞧去正是一路刀法。上官楚慧大喜，当夜便瞄准一家富户盗了百十两纹银，她已将《四象宝经》的功夫胡乱练成，竟能纵跳如飞。第二日到城东一家铁器铺按照经书刀谱中的图形打了把短刀，照着图形练刀。那刀谱的招式好不难练，有时一个跳跃，就要换十几招，一个月余，才练成那套刀法中一两招，试演一遍，觉得甚不对劲，有时明明可以一刀从正前直劈，却非要反过来从侧面斜刺；应该斜刺之时，却绕到后边下刺。但她想妈妈既说这《四象宝经》大有道理，书上的刀法必不会错的，便只管按图苦练。如此不知是七个月还是八个月，刀谱中的二十一招刀法终于练完。

上官楚慧自己并不知晓，若她识字，断断不能练成这“风云三七刀”。那刀谱开篇便云：“四象神功成，两年之后，则内功根基固。可练‘风云三七刀’。”创这套《四象宝经》的水如冰是个绝顶聪明之人，推断事理难免讲究前后顺序，焉知隔了八十余年之后，有个不识字的上官楚慧只看书中粗劣的图形练武？

原来这套刀法全是按《四象宝经》的基本功夫而创，只要稍识得字便会知道除非内功有相当火候，否则断不会瞎练。偏偏上官楚楚大字不识一个，竟而练成。这刀法名为“风云三七刀”，发动起来，讲究风云变幻，磅礴大气，上官楚楚也并不知道，只是觉得这刀法还算过得去，回忆之中陈老蛋的达摩杖法、罗而苏的铁砂掌大约都能应付，便决定去劫狱。其时她已在范阳城外的那山洞中住了整整四年。

她想已有很久没有去监狱外转一转，当日取出埋在石洞中的银子，到缝衣铺买了几套成衣，又扯了一匹黑布，回到石洞，连夜做成一套夜行衣。到了第二日，忽见城中到处是兵丁在搜捕人，上官楚楚心中纳闷，到了晌午，却见大街小巷中贴出追缉通告，七八个逃犯之中有一个图形正是莫之扬。她在人丛中听人念通告中的文字，才确知莫之扬已经越狱。上官楚楚又惊又喜，回到石洞中收拾了东西，寻思他是杭州人氏，当即便拿定主意，到杭州去找他。

她一个单身姑娘，在路上行走，少不了有人找麻烦，但她新学成《四象宝经》上的功夫，一路上打过来，竟无人挡得住她的刀法。上官楚楚越打越有信心，后来不是别人找她的茬子，倒是她找别人的茬子。这样一路行走，一路惹事，到了雾灵山，终于听到了莫之扬的消息。上官楚楚大喜，其后听说莫之扬成了秦三榭的徒弟，又大发其愁：因她妈妈对她说过，练成《四象宝经》上的武功，一定要找秦三榭比武，秦三榭若不在人世，就找他的传人比武。上官楚楚问过原因，她妈妈说是水如冰祖师的遗训。

上官楚楚一路探听莫之扬的消息，也是合该巧了，这一日走到一处山路之间，忽听前面杀声大起，她是最好事之人，当即悄悄过去。却见是一队官兵包围了十数个江湖人物。上官楚楚认出领头的正是五年前在太原城郊见过的张巡，暗暗道：“你娘的妈妈，先出口恶气再说。”悄悄点倒一名官兵，取了他的弓箭，躲到一块岩石之后，弓拉满月，“嗖”的一声，张巡应声中箭。官兵乱中，那些被围的江湖人物乘机逃跑。上官楚楚见前头有一个青年纵跳如飞，心想：“这人功夫不坏啊，我找上他打一架。”她与莫之扬五年未见，压根儿没想到这青年是莫之扬。当即一路跟踪，见莫之扬与冷婵娟差走了手下五女，住进客店，便在别处吃了一碗面，一切收拾停当，来到客栈准备打架比武。到了窗下，忽听那青年与那女子说起“梅雪儿”，她大吃一惊，心想：

"这不是我那傻相公的妹妹么？"留神细听，越听越疑，悄悄拿食指蘸了唾沫，捅开一块窗户纸，终于认出这青年正是莫之扬。再见冷娟媚那妖媚劲儿，不由暗暗发怒："好个傻相公，果然忘了在观音娘娘前发的恶誓！"正要破窗而入，房中却忽然熄了灯。她愈发气不打一处来，寻思："若是傻相公负心，我说不待只有先杀了他，再杀了这个女人，然后自杀便了。反正我在世上孤零零的，没有人疼我。"想到这里，不由得冷笑一声。莫之扬惊觉，推开窗时，她已伏在窗下。后来听到房中动静，气得泪水涌出，忽然又听到莫之扬惊呼，跟着看见灯又亮起，及至后来，才知这"冷堂主"原来是要夺取莫之扬的东西来着。见她要走，早已绕到门前，冷娟媚一开门，已经中了一刀。两人从屋中跑出屋外，冷娟媚打不过她，又甩不掉她，只好将东西扔给她，脱身逃走。

上官楚慧与莫之扬乍一相逢，都很惊喜，莫之扬也将这五年来的经历简略说过。二人消除误会，说到得意处，相对大笑。这情形便如五年之前在杭州城外孤庙中一般。上官楚慧问起革囊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惹得那冷娟媚要使美人计骗取。莫之扬大为得意，悄声说道："江湖之中有四宝，这便是其中之一。娘子，你大约是我命中的福星，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事事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喜滋滋打开革囊，道："你瞧！"自己却先傻了眼，原来革囊中哪是那块怪石，分明是一块屋檐上的兽瓦。莫之扬吐口气道："这冷娟媚好不狡猾！"上官楚慧哈哈大笑，道："难怪她痛痛快快地就将这个扔过来，原来是掉了包来着。"莫之扬提了剑，道："你在这等着，我去追这个妖女！"上官楚慧笑道："还是咱俩一起去的好，免得她又点了你的穴道。"莫之扬看她一点都不着急，叹道："你不知道那宝物有多要紧。"上官楚慧笑道："我怎么不知？你瞧，这是什么？"右手从后腰上一拽，将那块怪石头递到莫之扬眼前，笑道："掉包的不是她，是我。傻相公，你这一根肠子直到底的性儿，五年来可半点没改。"莫之扬又好气又好笑，正要说话，忽听院中传来几声轻响，似是有人跳了过来。上官楚慧"噗"的吹灭蜡烛，低声道："找麻烦的人来啦。准备撒丫子溜。这几个人凶恶得很。咱们打他们不过。"莫之扬道："还没打，怎知打不过？"上官楚慧叱道："傻相公，我都打他不过，你自然更加不行，这还用问？"莫之扬将那怪石装好，透过窗户向外看去。

院中黑黝黝站了十几个人形。其中一人道："小魔女，我们已看见你啦。赶快出来罢。"莫之扬低声道："怎么这么多？"上官楚慧道："不然我怎么

说打不过他们呢？”高声道：“是万合帮的朋友么？姑奶奶穿好了衣服，马上出去。窗子没关，可不许你们偷看。”一人讥道：“谁会偷看？告诉你知道：我们解帮主也来啦，你想活命，就别耍花样儿。”莫之扬心中一凛，暗道：“师父是万合帮的帮主，怎么又出来了个解帮主？哦，是了，师父在狱中五年，万合帮另立了帮主。”他想既是万合帮，便是自己人，当即跃出窗户，抱拳道：“小可莫之扬见过解帮主。这些都是帮中弟兄么？”万合帮帮主解东巨见忽然出来一个少年，疑道：“你是谁？跟谁称兄道弟？”早有一名手下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解东巨点头道：“原来是莫之扬兄弟。本帮主也曾听过你的名字。嗯，那个小魔女呢？”莫之扬听他如此说话，心下好生失望，正要再言语，却听上官楚楚笑道：“万合帮的帮主终于来啦。嘿嘿，难怪人家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本姑娘若不连伤你帮中一十二人，谅你堂堂帮主也不会见一个无名小辈。”解东巨冷笑道：“听说你见到武功高强之人，便要比试比试，哼，少年出道，想弄些声名，本来也没什么不好，可你伤了我帮兄弟，就是故意往我姓解的脸上抹屎。今日见了本帮主，你有什么话说？”莫之扬听这人说话实在不怎么高明，借着微弱的月光，见这解帮主腰中系了一条葛麻布条，布条上别着一条两截棍，背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开山斧，左掌之中又扣着一对判官笔，不由得想：“这人倒是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上官楚楚笑道：“解帮主先不必着急。待会儿小妹给你讲一件事儿，保管吓您老人家一跳。”解帮主奇道：“你伤我帮中兄弟，原来是为了见我有什么事向我禀告？嘿嘿，其实本帮主为人向来谦和，莫说是妹子这样一个美人儿，就是癞痢头大脖子猴，只要有事要见我，那也是倒什么相见，周公吐什么来着。”旁边一人小声道：“倒履相迎，周公吐哺。”解东巨道：“对啊，就是倒履相迎，周公吐哺。我万合帮自开帮以来，哪一代帮主都是倒履相迎，周公吐哺，只有前任帮主秦三惭爱摆架子，又不爱理会帮中事务，结果怎样？”正要继续说下去，忽听先前提醒的那人小声咳嗽，顿时明白过来，道：“哼，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快快禀来。”上官楚楚道：“小妹前些日子在江湖上行走，忽然听有人说万合帮新帮主解东巨狗屁本事都没有，全靠拉拢收买的手段，才骗了一个帮主之位。”解东巨最忌别人瞧不起他，忍不住怒道：“是谁这般乱嚼舌头？”上官楚楚道：“小妹不敢说。”解东巨道：“有本帮主在此，只管讲，天大的事我担着。”上官楚楚左右撒目，道：“说这话的人就在这中间。”万合帮的人都一齐倒吸一口冷气，互相看看，面面相觑。说来也巧，这解东巨心头正有一个疑问，听了上官楚楚的话，信以为真，道：“你对我一人说便了。”上官楚楚走到他跟前，

低声道："解帮主，小妹说出这人的名字，只怕那人饶不过我。不过，小妹若是不说，解帮主不就蒙到鼓里了么？"解东巨催道："你说。"上官楚楚道："那人便是……"她这几句话虽是低声，却似是故意让人听到，众人正在屏息聆听，解东巨却忽然大呼一声，双目掩面，惨叫道："我的眼睛！快抓住这小魔女！"上官楚楚早拉了莫之扬，道声"走"，越墙而出。万合帮留下两人照看帮主，余下众人紧紧追来。

莫之扬见追兵甚急，与上官楚楚跃进一户人家，翻墙而过，转眼就出了小镇，见月光下一大片高粱田，两人钻了进去。万合帮追来的人轻身功夫不及二人，追到这里，见没了人影，大声叫骂。留下的两人已扶着解帮主走来，问道："那小魔女呢？"追的九人道："那两个畜生腿脚好快，跑得不见了。"问帮主眼睛伤得怎样，解帮主道："那小魔女给我眼中撒了石灰粉，何副帮主已帮我将石灰粉擦出，又敷了药膏，只是双目疼得厉害。妈的，我听信那丫头鬼话，这双眼睛险些完蛋。"何副帮主道："解帮主，我时常给你讲，你是一帮之主，凡事都得胆大心细，你哪里做到了？"解东巨痛心疾首，顿足道："何副帮主说的是。想来都是本帮主太相信人，若论真实武功，那小魔女与什么莫之扬不够我十招打的。"何副帮主喃喃道："解帮主若是真信任我们帮中兄弟，唉，那也不会如此。"其余诸人摇头不语，何副帮主又道："其实兄弟早就说过，万合帮第一要紧之事，便是救出秦老帮主。当日解帮主若不是答应我们一班老兄弟一定能救出老帮主来，我们自知帮中正是式微之际，也不敢劳您担当如此重荷。解帮主只说你的两位师父指日便到，共商救人事宜，现下有七八个月了，却哪里见他两位老人家的面儿？"解东巨道："何副帮主，见本帮主偶尔大意，遭了暗算，便来数落我么？三天后，本帮不是要在三原镇东郊树林中开帮会么？解某定会解交帮主之职务，让何副帮主得偿心愿。"何副帮主气道："你……你……"帮中人纷纷解劝。何副帮主叹口气，道："好，三天之后，解帮主想必一定能请到你的两位师父，否则，只怕本帮五百一十九名老兄弟面前须不好交待！"拂袖径走。四名帮众道："何副帮主！"追着去了。

剩下五名帮众问解东巨："这怎么办？"解东巨冷哼一声，道："由他去罢。三天之后，咱们自见分晓。"踉一蹶脚，恨恨吐了口唾沫，道："什么老兄弟新兄弟！你万合帮若有能耐，秦三惭也不会被抓起来！"只听解东巨又道："

那封密信，是亲手交给辛教主的么？”一名帮众道：“小的没见上辛教主，交给了肖护法。”解东巨点头道：“那也行。三天之后，嘿，三天之后。”

第二十回 这一端娘子有心死 那边厢妹妹无计活

词曰：愁怀难遣，茫茫然仙境错看。猛然回首，刹那间惊喜万千。雾呵峥嵘久不去，上有灵光流转；水洗青峰长轰鸣，下承碧波深渊。风清清其若无，云漫漫其在前。冽气涤胸，百草润目，淡淡心高远。一声长啸入云天，引得群山声相连。纵有诗意无处书，只因高处不胜寒。

待解东巨等人离去，莫之扬与上官楚慧从高粱田中钻出。莫之扬道：“娘子，你怎的惹上了万合帮？”上官楚慧笑道：“说来话长。我自从练成了《四象宝经》上的功夫，便经常找人比试武功，有一日在饭馆听有人吹嘘万合帮新任帮主解东巨的武功如何如何厉害，我当时正要赖饭钱，便上前一刀将那人的耳朵割去，对他道：‘叫你们帮主来，我要和他比武。’那人却哭道：‘姑娘和万合帮有仇，为何拿小人开刀？小的并不是万合帮的。’我一听更加来气，心想你不是万合帮的却为何要替他们胡吹大气？将他另一只耳朵也割了去。这样一来，饭钱自然无人敢收，不过，第二日，万合帮的就将我缠上了。我一路伤了他们十二个人，扬言要与他们帮主一决高下。这不，他们的帮主真来了。”莫之扬咋舌道：“你为了逃脱一顿饭钱，就将人家两只耳朵割去，又惹了这么大的祸？”上官楚慧撇嘴道：“怎么啦，谁让那人胡吹大气来着？”莫之扬见她蛮不讲理，怒道：“你这样不行！假若人人都像你一般，天下谁人还能保得耳朵完好！”上官楚慧瞪眼道：“好啊，倒教训起我来啦。我妈早对我说过，秦三惭的传人就是我的对头，我练好武功时就要找他的传人比武。阴差阳错，该咱俩分个高下。不知你是现下比呢，还是再约日子比？”莫之扬听她说起“妈妈”来，脑海中顿时闪过上官云霞的影子，心想那老前辈寄身侏儒山上，此中凄凉痛苦，实非常人所能想像；不过她性子那样乖戾，给安昭埋下“阴罗搜魂掌”的祸胎，又有些惧恨。牵动心事，默然无语。

上官楚慧以为他服气了，嘻嘻笑道：“其实咱俩是夫妇，谁高谁下不一

样？你怎么说也是和万合帮大有渊源，见我跟他们作对，心里就不痛快，好啦，我给你赔个不是，求求傻相公别再吊着个俊脸儿了好不好？”莫之扬正色道：“上官姐姐，咱们不是夫妇，那时咱们还小，说的话做不得真的。”上官楚楚一丝笑容登时僵在脸上，慢慢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莫之扬道：“好姐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你知道不知道，我……你……唉，我们小时候说的话，算不得数的，我们做好朋友，你永远是我的好姐姐，好么？”上官楚楚一双眼睛越睁越大，冷笑道：“好，你长大啦，你懂事啦。”两颗泪珠悬在眶上，她伸手抹去，一字一顿道：“你不会后悔，是么？”莫之扬见她情状，心中大恸，上前一步，道：“我……我慢慢说给你听。”上官楚楚退后一步，厉声道：“我不要听。我只问你，你方才说的话，会不会后悔？”莫之扬觉得喉咙发干，说话无比艰难，轻轻摇摇头。上官楚楚闭目一声长叹，蓦然喝道：“来罢，让我领教秦三榭门人高招！”短刀一闪，劈向莫之扬面门。莫之扬怎么也未料到她忽然有此一举，惊觉过来，刀锋离面已不盈四寸，百忙中身子一侧，只觉得左胸一凉，顿时多了一条半尺长的口子。莫之扬惊道：“上官姐姐！”上官楚楚厉声道：“我不是你上官姐姐！”脚下一踮，翻身打了一个旋子，短刀挟裹着劲风，一连三招，“唰唰唰”攻到。莫之扬堪堪避过，不由发根倒竖，吓出一身冷汗，心想：“她的武功竟到了这般地步！”大声道：“你先停手，有话好说！”上官楚楚道：“你快拔剑，废话少说！”呼呼两刀，贴着莫之扬头皮擦过，莫之扬连忙矮身低头，道：“你听我说！”上官楚楚道：“我先杀了你，然后再赔你一条命便是，还有什么好说！”说话之间，劈出五六刀，莫之扬左腿一凉，又中一刀。他知今日再不还手就要丧生在她刀下，意动手到，“铮”的一声，长剑已在右手，刀剑相击，“叮”的一声。上官楚楚只觉虎口一麻，短刀险些脱手，冷笑道：“秦三榭的弟子，果然有两下子。”莫之扬道：“这剑法不是师父教我的。”上官楚楚道：“那是谁教你的？”莫之扬心中一动，道：“这是姐姐的妈妈教我的。你不识得这是潇湘剑法么？”当日莫之扬与安昭从侏儒山苦泉底石洞中逃出，安昭将上官云霞所藏的武功秘笈及玉玺悉数带走。《潇湘剑法》便是其中之一。莫之扬此时说潇湘剑法是上官楚楚之母所授，原也不是信口开河。他本指望如此一说可以引上官楚楚暂且罢手，哪知上官楚楚“哇”的哭出声来，道：“我妈妈不在人世了，你还这样戏弄于我，莫之扬，咱俩一起死了罢！”刀法更急。

她当年在范阳城外山洞中时，那是一心想救莫之扬出狱，天天祷告老天

保佑莫之扬好好活着，此时却恨不得莫之扬立时便死于自己刀下。只是莫之扬的潇湘剑法何等厉害，左手捏着剑诀，右手“小疾早治”、“良药苦口”、“有叶无花”绵绵使出，一团剑光将短刀死死缠住。不过，他可不敢伤了上官楚楚，数次剑锋甫沾上官楚楚衣衫，便立即收回。

两人一口气拆了七八十招，莫之扬身上两处鲜血飞溅出来，他怕失血过多伤了元气，一边使剑将上官楚楚攻势挡住，一边左手食中二指连点，封住自己伤口周围几处穴道，阻滞血流之势。上官楚楚见他武功如此了得，又惊又恨。但她天性之中死拼滥打的脾气已被激发出来，忽然招式一变，全不顾自己是否会受伤，呼呼一连八刀向莫之扬夹头夹脑劈去。莫之扬见她使出两败俱伤的法子，就似有三世血海深仇一般，不由大惊，撤剑抵挡，丁丁当当地一串暴响。上官楚楚觉得右臂一阵阵酸麻，心念一闪，刀走轻灵，不与莫之扬相击。这样一来，反而将莫之扬提醒，他心道：“说不得，只好先把你的刀磕飞，再慢慢跟你道歉。”剑光一长，专寻上官楚楚短刀拍去。他此时的内力当世之中已算少有，上官楚楚的短刀给他磕了三磕，再也拿捏不住，脱手飞出，“啪”的插进两丈开外的地上。上官楚楚一声怒喝，和身扑上，莫之扬长剑抵住她心口处，摆手道：“上官姐姐，别乱来，你听我说……”上官楚楚一声冷笑，忽然全身一挺，莫之扬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剑尖已有寸余没入她胸口。莫之扬慌忙拔出剑，扔在一边，上前扶住她双肩，急道：“你怎样？你怎样？”上官楚楚嘶声道：“弟子莫之扬一生不负上官楚楚，待她真心真意，决不移情别恋，若违此誓，甘受……狱火……冶炼，嘿嘿，小相公，你长大了，有出息啦，我好生喜欢……”脖子一低，软绵绵跌倒。

莫之扬大惊，道：“上官姐姐，上官姐姐！”上官楚楚一声不应，胸口伤处鲜血直冒，莫之扬手指连挥，封住她几处穴位，伸手在她面前一探，觉得呼吸虽弱，但一息尚存，当下将她横臂抱起，手掌按住她背心，将一股内气输灌过去。上官楚楚轻轻哼了一声，莫之扬大喜，道：“娘子！娘子！”上官楚楚却不再应声。莫之扬呼道：“你不要死，傻相公不想你死！”抱着她向福云客栈冲去。

他此时势若疯虎，片刻间到了门前，一脚飞出，大门应声震开，大叫道：“店家！店家！快找郎中，快找郎中！”一边遇门便踹，奔进掌柜房中。

那掌柜慌忙点起灯，看了二人一眼，吆喝店伙计去请这镇上郎中急诊。小镇之中哪里有什么好郎中？好容易等到他来，却醉醺醺的，只向上官楚楚身上一看，腕上一搭，便摇头道：“人都死了，还看什么？”莫之扬一把扯住他手腕，道：“快救她活命，不然，你也别想活！”那郎中见他双目红肿，却透出一股杀气，吓得酒醒了一半，道：“你放手，我再看看。”看看伤口，又号号脉，给她伤处敷了些药粉，沉吟道：“这伤势不至送命，但她脉象已是细弱之极，唉，敝人也没办法，你快找车一路向西送到三原城中，那里有家济世医堂，‘不医死人’陈金石便在那里坐堂。你只消说福云镇的高凤宝介绍去的，便不会有错。”莫之扬奇道：“什么‘不医死人’？”高凤宝还未说话，掌柜便抢着道：“就是说只要病人有一口气，陈金石就能教他活过来，但若是已经死了，他老先生也没有法子了。”莫之扬扔出一锭银子，道声谢，抱了上官楚楚转身便走。掌柜兀自道：“小店给你备上一辆马车，那三原城距此尚有一百二十余里，你抱了一个病人，哪能……”忽听莫之扬一声“多谢”已在二十余丈之外，不禁愕然，吁口气道：“马车也没有这么快的。”

莫之扬抱着上官楚楚，心急火燎，足不沾地地飞奔。路上觉得上官楚楚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知道她正在生死关头，左掌托着她背心，将内力不断灌输进去。如此一来十分消耗内力，一个时辰之后，莫之扬头上已是白气腾腾。此时天已微微发亮，路上已有早起的行人。莫之扬问明道路，知三原城已不到十里，当即加快脚步，拼力奔去。

正奔跑间，忽听身后传来两匹快骑奔驰之声，那两骑来得好快，转眼便追了上来，马上乘客叫道：“让路，让路！”莫之扬往路旁一闪，两匹快马已掠过，见是一男一女，那女的一回头，莫之扬已认出是席倩。席倩也认出他来，“咦”了一声，给那同行的男伴低声说了一句话，那人勒住坐骑，转过身来，打量莫之扬一眼，抱拳道：“是莫小师叔么？”莫之扬见他二十三四岁年纪，紫色脸膛，脸上虽有英武之气，却很憔悴，正是那日在雾灵山路上所遇的病人，知是秦谢，喜道：“在下莫之扬，不敢请教你可是姓秦么？”秦谢道：“正是。”脸上闪过一丝喜色，翻身下马，脚下一趔趄，险些摔倒。莫之扬迎上前扶起。

忽听路上又传来一阵马蹄声响，听来蹄声甚密，不下三匹快马。秦谢变

色道：“莫师叔，有人追我们，我要先走一步。”莫之扬奇道：“是三圣教的狗东西么？”席倩脸显焦急，道：“这事一句话讲不清，咱们快走罢。”秦谢点点头，道：“莫师叔，咱们后会有期。”翻身爬上马背，回头抱一抱拳，与席倩策马而去。

莫之扬自语道：“谢天谢地，你还好好地活着。”听得追骑已近，也不愿招惹，跃到路边沟后。不一会儿，三骑人马驰过。莫之扬认出是宁钊父子，另一人黄皮寡瘦，却是“天鹰水鲨”刘云霄。暗自奇道：“这人怎的又与宁家父子混到一起去了？”有心帮秦谢打发了追兵，却因一来现下不是时候，二来这三单人打独斗自己可取胜，但若是联手自己恐怕也没有胜算，只得恨恨吐了口气。

待他们走远，复上路快行。不一刻到了三原城。三原城离长安不远，其时正处唐明皇开元之治衰落之时，然世相奢华之风却有增无减，便是这三原城也是一派繁华盛景。莫之扬无心浏览城貌，寻人问了路，径奔济世医堂。到得医堂，堂内只有一个小药僮，在扫地抹桌，说道：“这才什么时候？陈先生到巳时才会来的。”莫之扬从包中拿出一锭十两纹银，央求道：“我这病人再迟救片刻，怕是不行啦。求小哥快请陈先生。”那小药僮不要他银子，道：“好，我锁了门，你在外面等。”莫之扬抱着上官楚慧坐在医堂檐前石阶上，只觉得心急如焚，只念那陈金石快快便会赶来。忽见街上行人中有三个人似是面熟，向他望了一眼，低声交谈几句，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莫之扬此时心智有些混乱，待那三人走后，才想起这正是昨夜与万合帮何大广副帮主在一起的几名帮众。正在思索应付之计，却见小药僮已引了一个须发半白的老者走来。

莫之扬将上官楚慧抱进医堂一间静房之中。陈金石察看一番，道：“奇怪，奇怪。”莫之扬忙问端的，陈金石道：“这女病人脉象紊乱，似是有两副经络一般。”莫之扬心想《四象宝经》的习练法门正是将内气一分为二，喜道：“老先生真是神人。”陈金石沉吟道：“她的伤势决不致丧命，莫非练过内功，导致经脉受损，一遇外伤，便即发作？”莫之扬见他说得对路，拜道：“恐怕正是如此，老先生救她性命！”陈金石摆摆手，淡淡道：“医者父母心。你不必如此。这样的病人我也是头一回遇上，要治也只有个险法子。”莫之扬道：

"什么险法子?"陈金石道:"我给她施以二十四针灸之法,激她心脉,然而要救她性命,却要你受点罪了。"莫之扬道:"什么罪我都能受。"陈金石点头道:"她气血甚虚,需以阳气滋补,必须服男子鲜血,方有望度过难关。"当下取了二十四枚金针,一边给上官楚慧上针,一边道:"怎样,你可要想好。"莫之扬想起她当年救自己的情形来,那时自己身中罗而苏的铁砂掌,小命难保,若非上官楚慧给他接骨,又教练功,今日世上哪儿有个莫之扬?点头道:"便是以我的性命换她的性命,那也没有什么。"陈金石点头道:"小哥情深意重,这女子必能活命。"言间二十四支金针下毕,上官楚慧"嗯呀"一声,眼皮动了儿动。莫之扬面露喜色,道:"先生,怎样放血?"陈金石取出一柄刀,叫莫之扬捋起袖子,露出小臂,看准一条血管,小刀扎处,鲜血冒出,滴滴嗒嗒流入一只小银碗之中。

却在此时,只听一人道:"好个多情郎,嘿嘿,我可开了眼界啦。"屏风"砰"地被打得四分五裂,现出两个人来,却是十八婆婆与一个女郎。

莫之扬向那女郎望了一眼,不禁大惊,只见她脸上横七竖八纠结了十几道伤疤,教人看了顿生寒意,只有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却闪烁着清澈的聪慧的光采。她身旁还跟了一条牛犊般大小的藏獒,伸着舌头呼呼喘气。莫之扬心念一闪,失声道:"你是雪儿妹妹?"那女郎身子一颤,两行清泪顺着伤疤累累的脸颊流下,忽然捂住面孔,脚下一蹶,转身冲出医堂。十八婆婆骂道:"傻闺女,你不是想见他么?"追了出去。那只藏獒以为莫之扬得罪了主人,低吼一声,向莫之扬扑到。莫之扬乍见到雪儿,神思恍惚,那黑犬扑到身前,方才惊觉,一掌将它拍到一边,叫道:"雪儿!"掠出医堂,追了过去。那藏獒汪汪大叫,紧追莫之扬,引得街上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莫之扬五年来从未见雪儿一面,此时一见之下,心中兄长关爱之情滚滚而涌,足不沾地,连追了五六道大街,却忽然见不到二人的身影。大街上熙来攘往,他四处眺望,全是匆匆忙忙的行人,不由急得冒汗,大叫道:"雪儿!"那藏獒认准了他,这时已经追到,扑上便咬。莫之扬正自急躁,飞起一脚,那牛犊般的藏獒却也吃不消,连翻几个滚,爬起来时,呜呜低叫,夹着尾巴后退几步,转身跑了。

莫之扬心想：“狗的鼻子最灵，我跟着它便会找到雪儿。”如此一来，又成了人追狗。那藏獒吓得一路狂吠，一溜烟地猛蹿。

莫之扬的臂上血管已被割开，这番发劲奔跑，血流加快，开口处便如一道血管似往外急冒。他惊觉之时，左侧衣袍已经染得鲜红，慌忙捏住伤处之上的穴位，心想：“雪儿可以慢慢寻访，娘子的命却要现在就救。”这时才知道鲜血宝贵，急往济世医堂奔去，觉得脚下一阵阵发软，暗道不好，及跑到医堂，眼前一阵阵发黑，却见那陈金石脸色苍白，衣衫也不知怎的被撕破了，忙问端的。

陈金石道：“方才来了几个大汉，不由分说，将病人抢去了。”莫之扬闻言大惊，耳朵中“嗡”的一声，一头栽倒。陈金石忙给他扎住伤口，又灌服了一碗药剂，莫之扬醒转过来，道：“是什么样的人？”陈金石叹息着说了，莫之扬听他所述，知是万合帮的人将上官楚慧劫去，见济世医堂被砸得乱七八糟，忙向陈金石道歉，要赔偿他银子。那陈金石却果然“医者父母心”，拒不收赔银，劝莫之扬报官。莫之扬谢过，跌跌撞撞走出门去，大叫道：“万合帮的狗杂种，欺负一个重伤的女子，算什么好汉？有本事就来找我！出来！出来！”街上行人皆惊惧地望着他，莫之扬大叫几声，觉得天旋地转，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忽然眼前全黑，软绵绵跌倒。他心道：“完了，娘子是没法救了，安昭也见不上了，老天，老天，你为何这样待我？”想要大叫，声音却再也发不出来。脑中一声轰响，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莫之扬悠悠醒转，觉得浑身轻飘飘的，似在云端游荡，神智一丝丝回到躯体之中。睁开眼睛，先看见一幅青底白花的床帏，接着听到有人说话，一个声音苍老，一个声音圆润，正是十八婆婆与梅雪儿。

只听十八婆婆道：“傻闺女，你从三圣教逃出来，不就是为了见他一面么？为何见了，却转身便走？又为何见他快死了，却要救他？”隔了好久，梅雪儿叹道：“我也不知道。婆婆，我在三圣教时吃了不知多少苦头，可从来也没有怕过。为什么一见到阿之哥哥，我就觉得害怕？从前我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儿，今日成了这般模样，他见了不知有多么失望。婆婆，你说是么？”十八婆婆怒道：“他若有半分失望，婆婆先挖去他的眼珠子，他再看不见你，

就不会失望了。”梅雪儿忙道：“那怎么成？我只想让他快快乐乐地活着。我自己好不好，快乐不快乐，我可是半点也没有放在心上。婆婆，若不是你救了我的性命，此时世上哪还有一个梅雪儿？雪儿已经死过一回啦，还有什么事不明白？”十八婆婆叹道：“傻闺女，你哪里就能事事都明白了？再怎么讲，当年你父亲给你们订下了亲事，他便不能反悔。”莫之扬心中悚然一惊，想起当年在宝石山下竹宅之中，有一日梅落给莫道安祭灵时说道：“莫家、梅家门楣无福，两家只剩下咱们三个人啦。我已是年过半百，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离你们兄妹俩去了。你们两个可要相亲相爱，等你们再长上几年，我就给你们张罗了婚事。莫兄弟，你在地下有知，想必也会赞成愚兄的这个打算。”当时莫之扬、梅雪儿跪于一侧，因年岁尚小，并不能完全明白梅落话中之意。现下莫之扬回忆起来，霎时有如遭到雷电轰击，幼年与雪儿妹妹跟随梅落四处乞讨时的情景一幕幕闪过，心底有个声音道：“莫之扬，梅伯伯一家待你恩深似海，雪儿妹妹待你一片深情，此生此世，你要辜负了他们么？”听梅雪儿苦笑一声，道：“婆婆，我曾听说过一首诗，觉得很有道理。‘纤陌纵横人如织，王侯公子比比是，斯人专寻幽僻处，漫吟《离骚》谁者识？’此诗以屈原自谓，屈原是何等清高之士，《离骚》是何等绝世之吟，尚无人识得，这也是运数使然，我一个苦命女子又有何怨言？”莫之扬听了她这番言语，心道：“安昭若是见到雪儿妹妹，定会引为知己。”忽觉这首诗极熟，却偏偏想不起在何处见过。十八婆婆道：“你那姓莫的哥哥是秦三榘那老东西的徒弟，怎么你也像那老东西的徒弟？我一听这些就头痛得很。”梅雪儿道：“婆婆，可你并不晓得，雪儿能保得清白之身，全是做这诗的人点拨。那日冷堂主叫我去侍奉教主，我执意不从，被关进三圣洞中。”十八婆婆道：“呸，冷婊娟这个妖女险些害了婆婆老命。”梅雪儿道：“是啊，当日一起欺负雪儿的，还不止她一人。雪儿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大哭一场，想一死了之。做这诗的人正巧经过洞外，伸手捉了一只蝴蝶，自语道：‘何以发兴捉蝴蝶，只因蝶翅斑斓色。’他一说这话，我就明白了，教主为何要我那、那样，还不是因为我生得不丑么？我只要毁了面容，就能保住了清白。不然当时一死了之，岂不连见阿之哥哥一面都不能了？现下我看到他长得又高大又英俊，武功又这么好，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就是日后我死了，见了爹爹，也好说与他听。”莫之扬只觉得心如刀绞，听十八婆婆骂道：“你真是傻到家啦。哼，想当年那秦三榘老东西就无情无义，他教出来的徒弟，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救了婆婆一命，婆婆本对他还有三分好感，可是他全忘了你爹爹生前所托，与别的女子混到一起，瞧他

为那女子连死活都不顾的傻劲儿，便知两人已是孽情深种。哼，我去问问他，到底娶你不娶？”十八婆婆是火暴脾气，当即从外厅向里“蹬蹬蹬”走来，梅雪儿跟着走进，道：“婆婆，使不得！”却忽然睁大眼睛，原来莫之扬已经坐起，心想两人对话显然已给他全部听去，不禁面红过耳，低下头去。

莫之扬站起身来，向十八婆婆拜道：“救命大恩，晚辈不知如何报答。”十八婆婆笑道：“你不用说什么报答，雪儿的话你都听见了，她的心意你想必早已知道。嗯，你们两个青梅竹马，婆婆今日做个主，给你们拜堂成亲，好不好啊？”十八婆婆一生纵横江湖，“龙爪手”功夫天下驰名。后来忽然隐身，四十年未听到她的消息，此番重出江湖，却一不留神便栽到冷婵娟手里。不过，她究竟是江湖名宿，冷婵娟的“美人三笑”何等厉害，也未把她怎样。久闯江湖，成就了一副风风火火的脾气，也不管梅雪儿是不是难堪，直接给莫之扬做起媒来。

十八婆婆一把抓住梅雪儿手腕，拉到莫之扬身前，道：“我说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你们今日拜堂成亲，以后就生死不分，好好地在一起，知道了么？”莫之扬望着梅雪儿，见她脸上伤疤累累，想到她这五年来所受的非人苦处，恨不得立时将她拥进怀中，再不教人欺负于她。可十八婆婆的这番话却教他动弹不得，怔怔望着梅雪儿，不知如何作答。

梅雪儿一双眼睛渐渐湿润，强笑道：“阿之哥哥，你不要答应，那婆婆槐下的三炷香，早被三圣教的人撞坏了，再不会燃了。”莫之扬想起二人以半炷香为限赌割草的童年趣事，大叫道：“雪儿！”似是呆傻了一般。

十八婆婆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情形来，喝道：“痛快一点，你认不认老身这媒人？”

原来，当年武林奇侠邵飞傲门下收了四个徒弟，三男一女，其中大弟子是个男徒，叫秦仲肃，四弟子为女徒，叫苗良秀。二人一起学艺习武十余年，情愫暗生。可秦仲肃之父早给秦仲肃聘了一门亲事，女子姓范，家中催秦仲肃回去完婚，秦仲肃心下苦恼，执意不回家。后来老父捎来急信，言道病重卧床，大骂秦仲肃不肖，秦仲肃只得返回太原家中。

到家后才见四处喜气洋洋，原来秦父病重是假，骗他回来完婚是真。秦仲肃负气而去，那范氏女子不忍羞辱，悬梁自尽，秦父自觉无颜面对女方家人，又急又气，果然一病不起，不久撒手归西。秦仲肃内心大恸，为父守丧三年。苗良秀去找他，秦仲肃道：“两条人命，已成了你我重重之隔，此生此世，你我注定无缘结成夫妻了。”苗良秀大怒，发誓这一生之中再不见秦仲肃，并割下一丛青丝，掷于地下。苗良秀那年十八岁，自此改号十八，性情大变，在江湖上四处闯荡，动不动就下手杀人，闯出一个“女魔苗十八”的名号来。

当时有谚云：“世上好人多如麻，阎王派来苗十八。”意为苗十八乃阎王使者，专索人命。其时邵飞傲已死，秦仲肃恼恨苗十八滥杀无辜，旧情渐逝，于三十七岁那年娶妻生子。苗十八听到消息后找上门去，责秦仲肃不守信诺，秦仲肃也正想制服苗十八，以正师门，于是越说越僵，终于动上了手。两人连斗两日两夜，不分胜负，当年学艺时的情丝却又在心底密密生长起来。秦仲肃舍家而去，与苗十八相偕在江湖上闯荡。

秦仲肃的莫逆之交游方道士七阳子受秦妻所托，寻访秦仲肃，秦仲肃与苗十八避而不见。其时苗十八的仇敌联合起来，纷纷找二人寻仇。二人武功高强，仇家自难得手，但秦仲肃半生英名为女魔苗十八所累，也尽付诸流水。七阳子不忍秦仲肃一世英名被毁，竟以死相劝，死前大呼：“秦兄何在？”秦仲肃受到震动，与苗十八分手，赶回家中，才知结发妻子亦为苗十八的仇家所害。秦仲肃心灰意冷，改名三惭，自此潜心佛学道学，每日钻研经文，时日一长，终于悟道，并与武功相融，创立了多种武学绝技。就连上官婉儿与他亦相差甚远。秦三惭被誉为武林第一人。

苗十八独自在江湖上游荡，知今后再难与秦三惭联袂江湖，从此躲进深山。起先是躲避仇家，后来渐渐悔悟，深觉自己罪孽，便复出江湖，想趁有生之年，扶弱济穷，多行一点善事，以积阴世之德。不料出世后才知世事非昨，当年的仇家固然已大多不在人世了，便是秦宅也已没有人迹。她多方打听，始知秦三惭被关在范阳大狱，她去探寻几次，均给官兵发觉，却无意之中听到一件旧事：原来当年上官婉儿与秦三惭一战，对他的武功人品极为钦佩，自知跟随韦、武集团之所为势不能久，托他保管一样极为重要的物件，便是江湖

四宝的录条，上述江湖四宝的所在及用途。秦门的五个徒弟韩信平、魏信志、杨信廉、范信举、牟信义知道王信坚、路信朋两人忠诚，未与之谋，五人将录条弄了副本，致使走露了消息。江湖上因此大起风波，三圣教教主辛一羞认定秦三惭既有录条，便有江湖四宝，亲上秦府约战，辛一羞惨败，知道自己没本事斗过秦三惭，便秘密知会安禄山。安禄山大喜，派军将秦三惭捉拿。

苗十八无意中听到秦三惭的五个徒弟的密谋，哪里还忍得住？当即现身而出，与他们动起手来。但她以一敌五，却是未占上风，路信朋恰巧赶回，哪会信苗十八所言，双方一场恶战，苗十八身受重伤，无奈遁去。伤愈之后，四处寻访旧友，设法营救秦三惭。一日忽遇一名少女遭到几个大汉围攻，苗十八仗义相助，救出那个少女，正是梅雪儿。从此二人相依为命，已有半年了。

现下苗十八想起自己与秦三惭的种种旧事，心思更坚，催道：“你认不认老身这个媒人？”莫之扬好生为难，当真是遇到了平生最为难断之事。

梅雪儿双目湿润，苦笑道：“婆婆，你何必为难他？”挣出手来，向屋外跑去。她心想：“阿之哥哥本来只拿我当妹妹，他对那个女子的关心，我已亲眼所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梅雪儿这五年来天天思念莫之扬，开始是妹妹对哥哥的想念，后来心中却有了一种奇怪的滋味，只要一想起阿之哥哥，她便觉得精神百倍。她心中的变化连自己也不知，直到有一日教主传话，要她去侍夜，她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自己心中已深深地爱着阿之哥哥。因此，她宁肯自毁面容也不从命。等她在古庙中意外见到莫之扬，却不知为何自惭形秽起来，心想：“原来阿之哥哥已长得这样大了。”梅落无妻，许多事不会料理，梅雪儿自小便会料理家务。这个小女孩儿，原本就有一种发自天性的母性情怀。等与莫之扬重逢，这些念头都成了一种自卑，因此，她多次躲避莫之扬，不让“阿之哥哥”看到自己这张伤痕累累的面容。她想：“我就这样一辈子不见他，在他心中，我就永远是天真活泼调皮捣蛋的雪儿妹妹。”虽然她这样想的时候，泪水往往便流下来，但又同时觉得特别甜蜜。那个时候啊，她的脑海中有个莫之扬，而想像之中的莫之扬的脑海中有个娇憨可爱的小雪儿。她替莫之扬回忆与小雪儿在一起的时光，越想越心醉，到最后，却回到现实之中，沉醉变成了心碎。

梅雪儿边哭边跑，不知何时，到了一片荒野之中。几棵杨树已落光了叶子，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特别萧瑟。梅雪儿再也站立不住，扑倒在一棵树下，放声大哭，直哭得背过气去。昏昏沉沉中她觉得有人轻拍自己的后背，也全然不顾。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慢慢醒回神来，扭头看坐在身边的人正是莫之扬，翻身坐起，抹干眼泪，两人对望一眼，莫之扬道：“雪儿！”梅雪儿强笑道：“阿之哥哥，我荒唐得很，你不要怪我。”莫之扬一阵心酸，道：“雪儿，咱们兄妹重逢，若是梅伯伯知道，不知该多么高兴。”梅雪儿叹息不语，良久道：“阿之哥哥，那个没过门的嫂子得的是什么病？”莫之扬道：“她叫上官楚楚，唉，她不是你没过门的嫂子，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梅雪儿心中一阵暗喜，接着问起端的。兄妹这才互道别来之情，两人你说一段，我说一段，五年来的种种遭遇终于互相知晓。莫之扬略去与安昭相识一节没说，心想：“日后再讲不迟。”梅雪儿得知莫之扬已练成一身高明的武功，很是高兴，道：“阿之哥哥，我这次跑出来，偷了三圣教的一样东西。”莫之扬想起冷婊娟的话来，道：“三圣教跟咱家有深仇大恨，早晚一日咱们要报此冤仇。偷人家的东西虽然不好，但偷了三圣教的东西么，却是大大的好啦。”梅雪儿心中一热，道：“你想知道是什么东西？”脱下左脚的靴子，揭开鞋垫，取出一件金光灿灿的物件，递给莫之扬。

莫之扬见是一支金梭模样的东西，不过五六两重，笑道：“这玩艺值不了多少钱，那冷婊娟却说你闯了大祸，三圣教小家子气得很！”梅雪儿笑道：“你不知这东西的奥妙！”拿回那只金梭，将顶端一个钮柄一转，“咯”的一声，金梭两侧弹出两排小齿，再拧一下，又弹出两排，如此拧了九次，共弹出十八排小齿。莫之扬赞道：“好精巧的玩艺。”心想：“雪儿妹妹总是女孩儿家的心思，她喜欢这些小玩艺，我今后一定会给她买几样。”梅雪儿道：“不错，可这不是什么小玩艺儿。阿之哥哥，你猜这是什么东西？”莫之扬猜几样，都没猜中。梅雪儿道：“三样东西跟它齐名，一个叫北铁，一个叫西石，一个叫东玉。你再猜猜这是什么？”莫之扬双目一亮，脱口道：“南金？”梅雪儿笑道：“不错，这就是南金。”递给莫之扬再看。莫之扬将十八排小齿推回去，顺着拧动钮柄，格格连声，十八排小齿又依样弹出，道：“雪儿妹妹，江湖四宝，怎的都是让人想不明白的东西？”解下腰中的那块“西石”，给梅雪儿看。两人猜了很久，也不知这两件东西的用途。莫之扬道：“雪儿，那陆通让咱们藏的玄铁匮，你猜是什么？”梅雪儿脱口道：“难道是北铁？”莫之

扬点点头。

霎时之间，两人心中都一阵惊喜，江湖四宝，除了东玉之外，三样已全在二人手中。梅雪儿将金梭塞到莫之扬手中，道："阿之哥哥，你拿好啦。"莫之扬道："你拿着我拿着有什么不同？"两人推来推去，正像儿时推让好吃的食物一般。

忽听一人道："婆婆给你们做个主！"两人一惊，却见十八婆婆不知何时已来了，走上前来，笑道："你们早若如此，何用老身做媒？来，婆婆做主，你俩交换这两样东西，做个信物便了。"梅雪儿脸上一红，将金梭收回，十八婆婆将金梭一把拿过，顺手将西石也拿过，笑道："来，你们闭上眼睛，我把信物给你俩交换交换。唉，两个孩子早该如此。"梅雪儿羞道："婆婆，我……"却真的闭上眼睛。莫之扬暗道："这信物一换，便是订了终身，安昭可怎么办？"正要出言说明，忽觉颈中、后背两处穴位一麻，已被十八婆婆点了穴道。梅雪儿惊道："婆婆！"十八婆婆冷笑一声，出指如风，将梅雪儿也点了穴道。

莫之扬、梅雪儿又惊又怒，一齐道："你做什么？"十八婆婆"嘿嘿"一笑，将金梭、奇石装入怀中，道："枉秦三惭教你武功，你却不知救你师父，这两样东西，我要拿去救人啦。"又对梅雪儿道："我说怎么总也找不到，原来是藏在鞋子之中。婆婆走了！"脚下一点，几个起落，已在二十丈之外。梅雪儿怒道："你还我们东西！"远远听十八婆婆道："答谢媒人，本就理所当然！"不一会儿，影子也不见了。

梅雪儿大骂道："死老太婆，我以为你对我好，谁知全是假心假意，死老太婆！"莫之扬也是气得发晕，却安慰她道："她拿去救我师父，虽然手段不大光明，却是一番好意。骂她有什么用？"梅雪儿自偷了金梭，一直怕三圣教捉到自己，其实这金梭她也并不放在心上，先是让三圣教心疼，自己解气，及至见到莫之扬，想到这个东西可以送给阿之哥哥，此物在她心中才珍贵起来，忽被十八婆婆骗去，如何不气？兼之本将十八婆婆看作亲人，这时才知十八婆婆所图的不过是这件东西，生气之外，又加了一层伤心。骂了一通，叹道："阿之哥哥，这下怎么办？"莫之扬道："先设法解开穴道再说。"闭目运气，冲撞穴道。试了几次，真气阻滞，心想自己那日失血过多，真气也不充盈了，

叹口气道：“看来咱们要在这里熬足十二个时辰啦。”两人相对苦笑。

眼见暮鸦归巢，天色渐渐黑下来。两人面对面坐着，一动不能动，这般枯坐，甚是乏味。梅雪儿道：“阿之哥哥，我给你讲个故事罢——”从前哪，有一群小兽想过河，大家坐在一条船上，船在河里走着走着，忽然起了大风，掀起了大浪，船进水了，这可怎么办？猴子最聪明，它说：“咱们人人都讲一个笑话儿，若是大家都笑，它就可以留下，有一个不笑，它就跳到河里去。怎么样？”大家都说好。小猴于是就讲了一个笑话。所有的小兽，羊啦、猫啦、小狗啦，都哈哈大笑，因为小猴讲的实在是太有趣啦。惟独小猪没有笑，小猴自己定的规矩，只好先跳下河了。接着小羊讲了一个笑话，别人都哈哈大笑，小猪又没笑。小羊自认倒霉，也跳到河里去了。好一会儿再没有人敢讲了。眼看小船进水越来越多，小狗说：“我讲罢。”它一边讲一边看小猪，结果刚讲了两句，小猪哈哈大笑，说……阿之哥哥，你猜它说的是什么？”莫之扬微笑道：“我又不是小猪，我怎么知道它说什么？”梅雪儿咯咯发笑，道：“小猪说：‘哈哈，刚才小猴讲的故事太好笑啦，哈哈……哈哈……’”莫之扬一愣，醒过神来，哈哈笑道：“这小猪脑袋也太慢了，这会才明白过来。”两人相对大笑，梅雪儿道：“上一回我给叶大叔讲这个故事，后面你猜他怎么问我：‘小猪为什么笑？是不是小狗特别会讲？’”两人又大笑。莫之扬一口浊气随着笑声吐出，忽然觉得颈间被点穴位一跳，穴道竟自然解开，说给梅雪儿听，梅雪儿大喜，道：“我再给你讲上几个笑话，看灵不灵。”谁知越用心越不行，梅雪儿连着三个笑话讲完，莫之扬也没将后背上的穴道撞开，沮丧地道：“我倒像那个听不懂笑话的小猪一般。”梅雪儿笑得“咯咯咯”响，道：“阿之哥哥，你比小猪可聪明多啦。”心想十八婆婆也并非坏到家，若不是将两人的穴道点了，两人怎会如此面对面说说笑笑？又想若是他和我的穴道永远解不开，我们就这样永远地坐在一起，不知该有多好？不由得痴了。

莫之扬见她神情，问道：“怎么啦？”梅雪儿幽幽道：“阿之哥哥，你记得爹爹教我们的一首古诗么，名字叫《迢迢牵牛星》。”慢慢念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莫之扬道：“记得啊。”梅雪儿叹了口气，道：“这天上的星星，可都有这么些好故事。”莫之扬望着天上的星星，心想：“昭儿与雪儿何其相似？唉，那天上的星星纵然烦恼，也不及人的烦恼

更甚。”也叹息一声。梅雪儿道：“那牵牛星、织女星几千年，几万年都一动不动，是谁点了他俩的穴道？他俩天天能相对脉脉，纵是无语，也是销魂。”莫之扬听梅雪儿发此惊人之语，浑身一震，道：“咱们俩永远是亲兄妹，你说么？”梅雪儿心中难过之极，强笑道：“是啊，将来你娶了老婆，我也永远是你亲妹妹，么？”莫之扬刚想说话，却忽然觉得这话十分难答，不由呆住，两人一时默默无语。

忽然之间，听到有人走了过来。莫之扬耳力极好，听清是十几个人的脚步声，心想：“这儿是一片荒野，这些人到这里来做什么？”不一会儿，果见十几个人打南边走过，径到西边一片林子前，生起一堆火来。接着陆陆续续来了十几帮人，有的一帮五六个，有的却足有七八十人，都到了那林子前。不过一顿饭工夫，那火堆旁边就聚了五百多人。莫之扬心中思索，道：“雪儿，今日是什么日子？”梅雪儿道：“今日是九月二十八，阿之哥哥，这些人干什么来啦？深夜聚会，可当真邪门得紧。”莫之扬道：“这是万合帮大会。”他想想上官楚楚是不是也被他们押来了，运起目力，苦于夜色黑重，虽然有一堆火，但七八十丈之外，还是看不清。只看见那些人彼此不说话，默默坐着，似在等什么人。

莫之扬心想：“现下我穴道未解，可千万别给他们发现。”过了小半个时辰，忽见万合帮众人纷纷站起，一齐向几个后到的人抱拳施礼，猜想是头面人物来了。莫之扬心中焦急，忽听衣袂破风之声甚急，身边十几丈处掠过六条人影。这次离得近，他可看得清楚是韩信平、魏信志等六位师兄。幸喜天色黑透，虽然极近，六人却未发觉他二人。

见韩信平等也奔到林子边，人群让开一条路，六人走了进去。莫之扬想看个究竟，不知不觉间站起来，梅雪儿低声道：“阿之哥哥，你的穴道解开啦。”莫之扬这才恍然，给梅雪儿拍开被封穴道，低声道：“我先去瞧瞧，你回去等我。”梅雪儿摇摇头，道：“我和你一起去。”莫之扬道：“危险得很。”梅雪儿笑道：“你放心，我不能帮你打架，要逃跑却是足够，不会拖累你的。”莫之扬想起那日在老风口自己发劲追她都没追上，料来她的轻功不会太差，拉了她的手，道：“那可要小心，如果真打起来，你什么也别管，一溜烟跑回去等我就是。”两人运起轻功，悄悄掩到那片林子前，藏在树后，果见是万合帮正在开大会，

解东巨帮主、何大广副帮主都坐在地上。另有几人莫之扬见过，只是不知姓名。莫之扬眼光搜索，忽然定住，见一个紫衫女子横卧地下，神情委顿，正是上官楚楚，不由得又喜又怒。喜的是上官楚楚还在人间，怒的是万合帮竟如此对待她。

一名老者照着一卷名册，足足半个时辰，才将五百多人姓名点完，向解东巨躬身施礼，道：“禀帮主，今夜有五百二十七人到会。”解东巨点点头，站起身来，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一遍，开口道：“召众位兄弟开此大会，只因有两件事情须弄个明白。”顿了一顿，接道：“万合帮创立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哪一代帮主不是赫赫有名？只有前帮主秦三慚得罪朝廷，弄得官兵四处捉拿帮中兄弟，一人闯祸，万人遭殃。这些日子以来，本帮主四方奔波，官府才算答应下来，不再与咱们万合帮为难。可是有人说，咱们需去范阳城中，接秦三慚出来。那叫什么？那叫送死！因此，今日大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商定要不要救秦三慚。”

第二十一回 舌如剑中伤老英雄

情似火敢称好儿郎词曰：老梅新开，映千里白雪皑皑。有心近处赏，雪洁不忍睬。独在堰上居，经世未觉衰；今与孤梅对，梅痴人复呆。大雪纷飞，更在群山外。

他这话一说，五百多帮众一齐嗡嗡议论。忽然大声说道：“解东巨，当日咱们奉你当帮主之时，你说什么话来？若是我没记错，你说的是在半年之内，设法搭救出秦老掌门。兄弟的记性想必比猪狗好一些罢？”他这话等于骂解东巨是猪狗，解东巨怒极反笑，看清这人面容，道：“鞠开，你这话冲着谁来的？”鞠开道：“解东巨，我是冲着你来的。”莫之扬见这鞠开四十多岁，眼下深秋初冬之交，犹穿了一件开襟短褂，露出黑黪黪的胸毛，满脸硬气，正是一名响当当的汉子。他这话一说完，几名帮众立即喝道：“姓鞠的，你找死么？”鞠开，帮主的名讳是你随便叫的么？”你敢顶撞帮主，莫非是活腻了不成？”鞠开大声道：“你才找死！他解东巨敢叫秦老帮主的名讳，我

便也叫得他的名字！这样的帮主，你还要我尊敬么？”这一开口喝骂，不少老兄弟一齐开腔，顿时分成两大阵营，吵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更有几个推推搡搡，立刻便要打将起来。鞠开反而退在一旁，见解东巨冷冷地站在当场，不由越看越气，大喝道：“姓解的，老帮主身陷狱中，你无能将他救出，反而在这里对他老人家出言不敬，大放臭屁，我跟你拼了！”跃出人群，向解东巨扑到。解东巨怒道：“反啦！”判官笔一分，分刺鞠开双掌。

鞠开半空中招式一变，翻到解东巨身后，丁步一旋，回爪抓他腰际，两人噼噼啪啪，转眼斗了十几招。帮众大乱，几人上前想阻挡鞠开，却被别人绊住。鞠开招招抢先，解东巨一对判官笔越舞越乱，眼看便要抵挡不住，忽然一人抢上前来，将鞠开一把拉开，大喝道：“都退下了！”这一声怒喝中气充沛，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正是副帮主何大广。众人慑于他威势，纷纷撤开，许多人对解东巨怒目而视，有的嘻嘻而笑，自然是嘲笑帮主武功不济，竟被鞠开攻得狼狈不堪。

何大广审时度势，暗想：“解东巨因夸口能救出秦老帮主，我才率帮中兄弟奉他为帮主。他平时夸口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我们却从未看他施展过武功，原来不过尔尔。唉，想来都是我救老帮主心切，才轻信了这厮。这半年来万合帮名声越来越差，我岂能推托得了干系？”浑身淌了一层冷汗，沉声道：“我何大广加入万合帮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今日我先要对众位老弟兄说一声：我对不住大伙儿！想当年，万合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自万合门以下，设三十六门，帮中兄弟七千余人，遍及长江南北十一个省，那是何等的威势？如今我们成什么样子了？连大会都不敢让江湖朋友知道，要在这荒郊野外，半夜三更才能开得。能不教人忧心如焚！”解东巨道：“何副帮主说得不错，今日局面，全在秦三惭！”何大广冷笑一声，又道：“众兄弟都知道，秦老帮主自担任本帮帮主以来，事事为大伙着想，为防建立一己势力之嫌，他门下弟子都不在本帮任职。官府陷害于他，他也不忍牺牲帮中兄弟，宁愿独自承担罪责。我帮为营救秦老帮主，数次派好手去劫狱，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当此之际，有一个人夸口说能不费一人性命，搭救秦老掌门入狱，我帮老弟兄听信此人谎言，奉立此人为帮主，大错就此铸成。”他此言一出，帮中兄弟无不讶然，因何大广当日极力推奉解东巨为帮主，在大庭广众之下，时时维护解东巨权位。何大广此时一开头，帮中追随他的老弟兄登时开了闸，纷纷

数落解东巨的不是。老弟兄与解东巨介绍入帮的新帮众各执一词，眼见又要混战起来。

解东巨恼羞成怒，道："何大广，你说明白，是谁谎言骗人？老子当这个破帮主，不是为了帮你们一把，谁稀罕这个破摊子？你让他们安静一下，我有话说。"何大广心想："废帮主毕竟是大事，且听听他有什么说辞。"挥手让众兄弟安静。

良久，人声稍息，解东巨负手踱了两个圈子，忽然抬头道："你们都以为我骗你们，好罢，我原想秦三渐毕竟是前帮主，不想将他那些丑事抖出来。既如此，我还在乎什么？"向人群一角呼道："韩师兄，请你们来说说罢。"人群中站出六个人来，正是韩信平、范信举、魏信志、牟信义、杨信廉、路信朋。他们六人虽是秦三渐弟子，却并非万合帮中人物，有些人认得，有些人不认得，一时低声议论纷纷。何大广却是早认得六人，抱拳道："韩师兄，原来你们也来啦。"韩信平微微一笑，大步走进场中。

莫之扬见场中变化起伏，心中暗暗盘算，望望上官楚慧，心道："怎么才能想个法子救她出来？"他本见解东巨等人的武功平平，心想硬闯将人抢出也不无胜算，此时想这六个师兄恐怕就不易对付。目光一扫，忽然见到两个人坐在最外面的一圈人丛中，两人一个文质彬彬，另一个懵头懵脑，莫之扬看到两人面容，不禁低呼一声，道："雪儿，你瞧，那两个是谁？"雪儿也是低呼一声，道："是肖护法和叶大叔，他两人一向见面就打，今日怎么老老实实在一起了？"正在惊疑，听那韩信平说出一番话来。

韩信平大步走到场中，说道："天下英雄，所讲的是信义二字。我师秦老帮主给在下七个师兄弟取名，中间一字都是信字。唉，可惜，他老人家却因……却因一念之差，终于落到这一个结局。我等身为入徒，尊之犹如生父，能不痛惜！"韩信平这一开口，众人都吓了一跳，有人问道："韩信平师兄，什么一念之差，你说个明白！"韩信平点点头，脸上神情沉重，道："要说个明白，需从五年前说起。那时武林中有一句话叫做‘太原秦仲肃，横行辛无敌’。众位同门，这是说当时武林有两大高手，为江湖同道共认为武功绝顶。秦仲肃便是我师，辛无敌是三圣教教主。两人曾一场比斗，结果辛无敌改名辛一羞，

这个掌故，大家想必熟知。”万合帮众徒都点头，有人道：“秦老帮主的武功是天下第一，这个谁不知道？”韩信平摇摇头，叹道：“这位兄弟却说差了。”在场中人均是一片惊异之声。韩信平顿了一顿，接着道：“辛教主为何要找我师父比武？两人比武内情如何？这事恐怕鲜有人知。唉，我蒙师父错爱，得以收为弟子，他的许多肺腑之言，都曾说与我知，本来这件事非同小可，我曾暗想一生一世也不吐露半句，今见万合帮已濒临绝境，照此下去，恐怕大祸便要临头。兄弟斗胆将此秘密公诸于世，虽于恩师颜面有损，但为人天地之间，大义之前，当舍小义，韩某不才，却也懂这个道理。”莫之扬在树后听得分明，暗道：“这人为人卑鄙，却也敢妄谈什么大义小义。”只听韩信平续道：“当年武功天下第一者，并非恩师，也并非辛教主，而是另有其人。”他每一句话都骇人听闻，连何大广的心都被提起来，追问道：“那又是谁？”韩信平道：“此人是个女子，深居宫中，复姓上官，名为婉儿二字。”上官婉儿是本朝罪臣，依附韦武氏集团，为唐明皇所诛杀，在场中人都知此事。因此韩信平话音刚落，众人嘲声便大起，有人更是道：“上官婉儿床上功夫天下第一，这个可也教人信。”韩信平叹道：“兄弟早知此事教人难信。可大家也许不知，上官婉儿曾得当年武林女魔水如冰真传，四象神功内外兼修，确实天下无敌。唉，我师祖邵飞傲曾与水如冰苦战三天三夜，最后才以气力稍长战胜那女魔头。女魔头发誓雪耻，潜心思索七年，将四象神功种种妙处全都想透，悉数传给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聪慧绝伦，终练成一流功夫。记着水如冰给她说过的话，来找邵师祖寻仇雪耻。孰知邵师祖早已不在人世，几经周折，上官婉儿找到我师。”众人听得将信将疑，有的催问道：“怎么样，是谁赢了？难道真的是上官婉儿比秦老帮主武功高？”韩信平只当没听见，继续说道：“我师知上官婉儿所为何事，当即再三谦逊，留上官婉儿盘桓了数日，今日看字画，明日论诗词，就是绝口不提比武之事。偏生上官婉儿也是个女才子，与我师赏梅饮酒，谈诗论赋，竟引为平生知己。”秦三惭文词博厚，帮中弟子无人不知；那上官婉儿既能替武则天批阅试卷，想必亦是富有文才，韩信平这番话，众人大半相信。鞠开大声道：“不错，韩师兄，我也曾见过秦老帮主的字词，那上官婉儿将他老人家引为知己，总算还有点眼光。”莫之扬听鞠开话语之中处处维护恩师，不由得十分感激，心想：“他虽是相貌粗鲁，却是很教人喜欢。只是会懂得什么字词？”他却不知鞠开在江湖上人称“墨林判官”，虽是长相粗豪，却是极富文墨学识。

韩信平接着道：“这样一连七日，上官婉儿终于道：‘秦兄，你文才武学

俱是一流高手，愚妹婉儿恐非对手。婉儿深居宫中，再不回去，恐多有不便，咱们还是比划比划罢！'我师此次并未推辞，两人在练武厅中便开始比武学。只斗了三招两式，我恩师便一步跳开，道：'四象神功果然了得，秦某甘愿认输。'上官婉儿……"解东巨愕然道："这怎么可能？秦老帮主纵然不济，也不至三招两式就认输哪！"韩信平道："解帮主果是英明之人。我恩师智计过人，两人比武不过几招，就此认输，上官婉儿稍加推想，便知究竟，道：'秦兄如此谦让，不过是想让先师地下告慰。可秦兄看得开这些胜负薄名，婉儿却看不开，咱们不见个真章，婉儿今后怎会甘心？'两人这才真的考较起来，大战两天一夜，恩师终于胜了一招，上官婉儿便认输了。"鞠开本听得紧张，这时放下心来，笑道："还是老帮主胜了么，你怎么说上官婉儿是天下第一？"解东巨道："想来上官婉儿终是女流，两天一夜大战下来，内力不济，是么？"韩信平摇头道："并非如此。唉，说来实在不大见得光明，原来恩师在黄香之中混了一种极为厉害的慢性药物，教丫鬟送在上官婉儿的卧房之中。那药物混在黄香之中，上官婉儿吸了整整七日，不知不觉中着了道。以至内力受损，且头晕脑涨。恩师之所以留她七八日再比武，正是为了等药性发作。"何大广再也忍不住，怒喝道："奸贼，我以为你说什么来着，原来是血口喷人！""呼"的一掌，向韩信平当胸拍去。

他身为万合帮副帮主，自非泛泛之辈，这一掌正是他的成名功夫"六丁五未掌"中的一招"震天动地"，掌势一运，掌风立至。韩信平识得厉害，身形轻侧，伸手一带，勾他手腕，同时右掌推出，使的是一招"状元按题"。这是秦三榭所授的擒拿之术。两人以快打快，拆了十余招，谁也没捞到半分便宜。韩信平道："何师兄，你让兄弟把话说完，再杀人灭口如何？"何大广一怔，硬生生撤回手掌，恨恨道："好，好，在下洗耳恭听，看看韩师兄还有多少血污要泼到自己恩师身上。"韩信平叹道："何师兄如此忠义之人，自必受秦……我恩师所惑，那也不足为奇。想来万合帮不久就将瓦解冰销，韩某何德何能，敢来管这档闲事？范师弟、魏师弟，此处不是说话之地，咱们不要惹人生厌了罢。解帮主，众位同门，咱们就此别过。"转身举步。魏信志、范信举一齐摇头叹气，跟他后面便要离开。

忽然之间，鞠开跃出挡住去路，道："且慢！"韩信平冷然道："鞠师兄也要为难我么？"鞠开大声道："你说了一半，留下半截哑谜让谁猜？你且把

话说完，谁若是不让韩师兄说下去，先杀了我鞠开。”万合帮中大半已被韩信平的话震住，要他们相信秦老帮主是个如此擅使诡道的卑鄙小人，委实不易；但若不信罢，韩信平是老帮主的大弟子，名声也一向颇佳。众人纷纷道：“韩师兄，你须得说个明白！”韩信平沉吟一会，仰头望着天空，似是终于下了决心，道：“好，我若不说出来，自己也不安宁。”走回场中。有帮众拾了柴火，将火堆加得熊熊燃烧。

韩信平道：“上官婉儿输给我师父，却不知就里，心悦诚服。本来到此也就无事，我师父却面色沉郁，望着上官婉儿，叹息不语。上官婉儿当下问他端的。师父说：‘你所练的四象神功，其中有绝大的凶险。当年咱两人各自的师尊比武之后，先师就对在下说过：这四象神功虽然举世罕有其匹，却不能久练。’当下将练四象神功的种种坏处，什么经脉逆流、手足发软等等说了，上官婉儿几日吸了毒药，正有此感，信以为真，问他可有法子弥补。我师父见上官婉儿一步步进入圈套，便道：‘先师花费十年心血，创出了洗脉大法，原本就是为了克制四象神功的祸患。’上官婉儿除了感激之外，复有何想？师父即行传授洗脉大法，上官婉儿本为摒离祸患，哪知真正的祸患从此开始。”何大广听他说的越来越像，心中对秦三惭的信服已开始动摇。五百多人的心也跟着提起来，虽然大家都知道上官婉儿已伏罪被诛，却好似见到她正一步步进入秦三惭的圈套一般。

韩信平长叹一声，道：“大凡练武之人，武功越高，越知武学浩瀚如海。我师父知四象神功一旦练成，必将天下无敌，那才真是童叟无欺的武功天下第一。他怕上官婉儿再练上十年武功，自己再难望其项背，是以设下这个……这个歹毒计策，教上官婉儿自愿说出四象神功的练习法门。师父装作推想四象宝经的隐患，实则是将练习法门牢牢记住，当夜记录下来。如此一晃十天过去，四象宝经的不传之秘终于为我师所巧夺。上官婉儿也将洗脉大法学会，但她不知，洗脉大法是纯阳内功，女子练了事倍功半，与四象神功只好相抵相消。我恩师从此再没有对手。世上武功第一之人，除他还会有谁？”莫之扬心想：“大师兄编故事的本事可真高明得很。”忽听梅雪儿在耳旁低声道：“阿之哥哥，你师父可真没羞得紧，骗人家的武功秘籍还要人家感恩戴德，这份本事，果然了得。”她恼十八婆婆抢去金梭、怪石去救秦三惭，又因恼恨自己的师父冷婊娟，头脑中全无师徒之情，以为莫之扬也是如此。莫之扬也不

与她多言，望着韩信平，冷冷发笑。

韩信平道：“谁知上官婉儿对他深为相信，竟提出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妹，而后，竟把一件绝大的秘事托付与他。唉，可怜那上官婉儿，枉自聪明一世，一时不察，竟将他当作一个……一个好人。”他毕竟是秦三惭首徒，说自己师父不好深觉面上无光，长叹一声。

解东巨道：“韩师兄，这里都是自己弟兄，那上官婉儿托与秦三惭什么秘事，秦三惭又是怎样背信弃义，你但讲无妨。”何大广冷笑道：“什么背信弃约，你又如何得知？哦，是了，这是你们商定好陷害秦老帮主，坏他老人家声名的毒计，是也不是？”帮中不少老兄弟经他一言提醒，一齐应和。

解东巨冷笑道：“万合帮规第一条便是诚实坦荡、信义无欺，传了几代的立帮之本，何副帮主便忘了么？”何大广气哼哼转过身来，望着韩信平，道：“你今日所说，全是真的么？”韩信平长叹道：“何兄像韩某一般，都是性情愚直之人，兄弟很是钦佩你的气节。虽然何兄为我师所欺，但他善会假装慈悲怜悯怀之人，也须怪你不得。我若非听他亲口所讲，焉能想出这些匪夷所思之事？”路信朋插言道：“大师兄，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过这些事？”韩信平苦笑：“师父酒后所言，我得知之后无日不战战兢兢，装作浑然无事，才得以保住一条性命。若是教你得知，你脾气急躁，万一流露出什么，咱们师兄弟哪一个能活到今天？”路信朋心想师父原本城府极深，却不料竟是如此阴险之人，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解东巨道：“韩师兄，有人不信，那也不必管他。我接着你的话往下说，说得不对，你再指教，如何？”韩信平道：“不敢。解帮主为解救万合帮灭顶之灾，不惜忍辱负重，兄弟钦佩万分。只是这事本是兄弟所知，还由兄弟说下去便了。”咳了一声，接着道：“各位同门，你们道上官婉儿托我师父何事？原来其时中宗李显在位，中宗性情优柔，韦后、武三思大揽朝野大权，上官婉儿文武全才，为韦、武所重，进封为昭容。上官婉儿文韬武略都非韦后、武三思所能比，她知皇后听政，不会长久，便向韦后进言，将国库所存金银运出，密藏一座空山之中，以便万一有事，好作为筹军之资。这事十分机密，藏宝之处若是为人得知，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年运宝之人都在一夜之间全被

杀死，世上知道这批宝藏的只有武三思、韦后、上官婉儿三人。藏宝之处十分隐秘，之外更设了许多机关，就是有人无意发现门径，也绝不能进入。这藏宝之图、开动机关的锁匙等等，被分成三样，由武、韦、上官托付三人分头把持，那三人各自只知此物贵重，却不知有何用途。后来上官婉儿又将玉玺换成金印，因之，咱们大唐传国玉玺至今不知在哪。"其时，唐明皇查找传国玉玺已足足有三十余年了，这事民间亦有所耳闻。不过，直到此时，万合帮众人不知这玉玺因何失却，对韩信平的话，又信了一层。莫之扬也暗暗点头，心想："这段话可不像是编的，上官云霞前辈的《国恨家仇录》中，也有此类记载。"韩信平续道："上官婉儿自知玩火必自焚，因此事先留了一手，将四样宝物的名称、用途、识别之法全登录在一张绢帛之上。她所托付我师父的，便是这一方小小的绢帛，言道：'万一将来愚妹不幸遇难，务请秦大哥将此物交于我上官家后人，并佐其成就大事。'我师父沉吟半晌，慨然应诺。上官婉儿喜道：'只因愚妹身在皇宫，不然咱兄妹联袂闯江湖，看天下虽大，却也由你我共驰骋！'拜别我师而去。"众人心想上官婉儿虽然最终为明皇所灭，但一代女皇，果然不同凡辈，这豪言壮语，便是须眉丈夫，又有几人可以吐出？又想秦三惭答应佐其后人成就大事，那不就是要造反么？都想上官婉儿真想得出，秦三惭也当真敢答应下。

韩信平道："这三样东西，加上传国玉玺，有个名称，各位可知是什么？"这一问之下，许多人顿时醒悟，纷纷道："是江湖四宝？"韩信平点了点头，霎时之间，一阵窃窃的议论声拂过人群。四宝名动江湖，不知多少人为此奔波、辛劳，乃至送命，直到此时，众人才知江湖四宝的来历，均想："以往只道是什么宝物，原来竟是倾国倾城之宝。"范信举走出人丛，道："大师兄，我来说罢。"韩信平叹息一声，在一块石头上坐下，范信举接着道："我师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如此一晃五年过去，当今皇上与太平公主一举将韦武氏诛灭。上官婉儿武艺卓绝，却给逃了出来，将此秘密告知她的两大卫士，一个姓席、一个姓宁。着二人隐姓埋名领着上官家后人投奔太原秦公，而后伤重不治气绝。上官婉儿只有一个兄长，膝下一子一女，其时不过十三四岁。席、宁二人历经千辛万苦，才从长安逃出，见到我师父。我师父当即答应收留上官家两个后人，并留席、宁二人在家中隐藏。席、宁二人感他义薄云天，过了数日，他却对二人道：'京师之中已知是你二人将此一子一女带出，你二人一死，从此世上再无人知晓此事。只是重担就落在秦某一肩上了。'可怜这二人忠心

赤胆，不辨忠奸，糊里糊涂地就自杀了。我师将二人尸身埋了，就似没事一般，将上官家两个后人留在家中。如此又过了一年有余，他见风声稍弱，才按上官婉儿所托绢帛上记的姓名，寻访持有江湖四宝的人。未料人算不如天算，那三人在韦氏被诛杀之后，俱都隐姓埋名，他查访整整三年，都连一人都查不到。师父返回太原，在上官家后人的卧房中搜出一物，原来竟是大唐传国玉玺。他心下喜极，却不动声色，将此物原样放好，不让那两个孩子知道，心想要找到其余三样宝物，还需在二子身上做文章。不然，仅是一方玉玺，虽是无价之宝，可他不是皇上，要此物何用？孰知那上官家的两个后人颇具机警，过了两日，竟不知去向。我师父藏有四宝秘录之事却渐为人知晓。当年，三圣教教主辛无敌找到师父，两人才有比武一事。太原七义"今夜这番言语，可谓石破天惊。众人俱都默默思索，心想这些事虽是匪夷所思，却都在情理之中。何大广此时也信了，暗道："老帮主原来是这样一个大奸若忠之人。"想到此人坚忍阴毒，不寒而栗，问道："这可都是真的？"解东巨登上一块石头，振臂道："众位同门，那秦三桢老匹夫若非想将江湖四宝据为己有，也断不会惹上官司，以至我万合帮兄弟跟着他难以做人。此老匹夫，是救是不救，众位兄弟们商议商议罢。解某不才，不敢定夺。"帮中早有人道："原来他竟是这等欺世盗名的恶贼！""莫说救他，我们还要杀了他给那姓宁的姓席的两位义士报仇！"一时群情昂然。

解东巨脸露喜色，道："大伙儿先别嚷嚷，咱们还要议一件事。万合帮势道衰落，回天无力。幸喜三圣教不计前嫌，欲助我帮重新振兴。我决意率帮中兄弟加入三圣教，辛教主愿将我帮改为万合堂，咱们从此扬眉吐气，大家意下如何？"此言一出，正如油锅中滴了一滴水，霎时议论纷纷。三圣教虽是威名赫赫，可行事诡异，名声一向欠佳。江湖同道畏而远之，以往只有万合帮可与之抗衡，如今要投入三圣教门下，众人十分惊讶。

忽听一人喝道："好好贼！好毒计！"人群中忽然掠出了一条黑衣人影，冲到解东巨身前，一剑向他刺去。解东巨猝不及防，惊呼一声，眼见这一剑就要取他性命，陡然间一人电闪而至，"呼"的一掌，拍向那黑衣人手腕，却是肖不凡。肖不凡掌力十分厉害，那黑衣人右臂一麻，剑尖不由自主偏了半尺，"哧"的一声，将解东巨衣袖刺破，剑锋一抖，再向解东巨刺去。众人大乱，纷纷向黑衣人扑去。人丛中忽然跃出一个女子，挺剑帮黑衣人御敌。

那黑衣人骨骼雄伟，容貌粗豪，那女子也是英气勃勃，正是秦谢与席倩。秦谢一击不中，已陷入重围。肖不凡不愿以众敌寡，自堕声名，跃到一边。解东巨方才犯险，吓出一身冷汗，指挥帮众上前擒拿秦谢、席倩二人。何大广不由暗暗叫苦。

原来他本意在今夜帮中大会上废掉解东巨，推举秦谢担任万合帮帮主，是以安排秦谢、席倩二人混在人群之中，等相宜时机即行现身。不料想今夜大会奇峰突起，现下情势，人心都在解东巨一边，他本想寻机教秦谢、席倩悄悄离开，未料秦谢越听越恨，及至见解东巨要率万合帮投入三圣教，再也忍耐不住，冲了出来。他剑法未臻一流，又不想滥伤无辜，此时陷入包围之中，顿时苦不堪言。不一会儿，身上中了一刀一棍，席倩也负了伤。

何大广大喝道："谁要伤秦公子，先杀了我何大广！"他使的是一对熟铜剑，"劈劈啪啪"打开十几名帮众，道："众位兄弟，且听我一言！"万合帮众人敬他平日为人，纷纷收手。秦谢、席倩喘过一口气来，却是又悲又愤，恨恨地望着众人。秦谢向韩信平走上几步，举剑道："你们血口喷人，陷害我爷爷，到底是何居心？"韩信平心中有鬼，竟不敢面对秦谢，干笑一声，道："人心雪亮，岂是你说是陷害便是陷害？"范信举冷笑道："毒根难生好苗，你与你爷爷何其相似！"秦谢怒极，忽然哈哈狂笑，仰天道："人心雪亮，人心雪亮，好一个人心雪亮！"魏信志厉声道："大胆小辈，胆敢对帮主无礼，还不束手待毙！"抖出九节钢鞭，一鞭向秦谢扫去。秦谢身上本有内伤，加上方才又受了一刀一棍，知今夜难免一死，心灰意冷至极，竟不避不让，一剑直刺魏信志中宫。魏信志不料他使出这鱼死网破的招式，忙回鞭倒卷，秦谢一招得势，再不相让，跟着剑走偏锋，只攻不守，着着不离魏信志要害。他自知必死，心想杀一个便是一个，剑风咻咻，招招拼命。

杨信廉见魏信志拾掇不下，便要跃上去相助，蓦听路信朋道："倚长欺幼之外，还要倚众欺寡么？谢儿，你先停手，有什么事自有七师叔担待！"他哪知秦谢对几位师叔早已没有半点信任，浑若未听到一般。魏信志见他势若疯虎，心想："我若是被这愣小子弄得毫无办法，今后在江湖上哪还能抬起头来？"孰知拼斗之际最忌分神，秦谢一记快剑刺到，距眉心不足三寸，魏

信志惊呼一声，倒翻出去，头皮一凉，已被割下一丛头发。又恨又恼，更怕秦谢乘机追击，铁鞭抖成一道屏障，站起身来，正要再斗，范信举道："四师弟，你退下，我来教训这个小子！"从一旁抢上。

席倩道："好不要脸，干嘛不一起上？你们几人惯会倚多欺少，今日当着众人的面，便要脸面了么？"蓦然间见肖不凡似笑非笑地站在一侧，叶拚一边摇头一边看场中二人打斗，心登时凉了："我和秦谢大哥今日注定命丧此处。唉，我跟他之日，早知有此时，但真到了此时，却还是免不了难过。"见人群层层叠叠，将自己与秦谢围在核心，只消那解东巨一声令下，立即就会将二人剁成肉酱，不自禁地想："人到底有没有鬼魂？我俩死了以后能不能永远厮守？天上有没有神仙？他能不能知道秦谢大哥心中的痛苦？"场中的篝火燃得正旺，照得人影一闪一闪，席倩心想："这大约是我最后所见的人间了，原来是如此古里古怪。"范信举使的是一对鸡爪镰，砍、剃、抹、勾、拿、锁、点变化莫测，端的厉害。秦谢身上有伤，内力渐渐不济，两人斗了三十几招，范信举卖个破绽，引秦谢剑招使老，忽然左镰疾勾，秦谢右脸顿时撕去块皮肉。解东巨喝道："范师兄好手段！"席倩惊呼一声中，范信举右镰又至，眼见秦谢险极，何大广忍无可忍，跃进场中，"当"的架开范信举右镰，道："范师兄，何苦对一个小辈下此毒手？"范信举笑道："何副帮主没见他行刺帮主么？莫非你也想造反？"左手镰使一招"冰下刨食"，向何大广面门剁到。何大广怒喝一声，挥铜相迎，两人丁丁当当，斗在一起。

解东巨喝道："将这三个恶徒全部拿下，死活不论！"何大广怒道："解东巨，你说什么？谁是恶徒？"蓦地后背一热，被魏信志一鞭偷袭得手。他刚要喝骂，忽听呐喊之声大起，数十上百人挥动兵刃向自己及秦谢、席倩三人逼来。何大广知大限已到，大声道："老帮主，何大广无能，不能助你后人脱险了，今日和他同赴死难，老帮主不要怪我！"秦谢道："何大叔，你快离开！"何大广笑道："你若知道大叔为人，不要说这样的话了。"秦谢胸中一热，也大笑道："好，咱们到阴曹地府之中，我再好好谢你！"席倩道："我给你们炒几个菜，你们对饮几盅！"三人又说又笑，手下却绝不含糊。何大广一对双铜展开，力大招沉，每一记出去，必有一声惨呼相应。秦谢长剑犹如出水之长龙，席倩更是灵动，三人拼死抵御之下，三合帮帮众不少人受伤，但三人也自好过不了，不一会儿，均浑身浴血，若非一股硬气强撑，恐怕已

死在乱刀之下。

解东巨全不怜惜帮众性命，催促猛战。忽听帮中兄弟纷纷惊叫，七八个兄弟甚至扔去兵刃，抱着手腕狂跳。解东巨奇道："怎的？"肖不凡惊道："撒豆成兵！是大哥么？"连声高呼，脸上神情变幻不定。

叶拚笑道："姓肖的狗杂种，你快点给我解药，你大哥来杀了你，我找谁要解药去？"肖不凡冷声道："他杀了我，你也过不了这个月，七窍流血，毒发身亡。"叶拚骂道："狗东西，信不信我现下就一锤砸你个八面开花？"肖不凡无心与他争论，向着方才暗器发射之处张望。忽见一道人影射进人丛，手掌连挥，转眼间将万合帮五人打翻。肖不凡看出不是他大哥肖不落，心扉甫定，道："好身手，肖某跟你比划比划！"原来莫之扬在树后见秦谢、席倩遇险，先是"撒豆成兵"，打中十几人手腕，接着冲上前去。他的内力浑厚无比，哪有人挡得住？忽见肖不凡冲到，猛力一掌便拍去。肖不凡怪笑道："好！"也打出一掌。两人手掌相交，"啪"的一声，各自后退三步，竟是未分上下。肖不凡此时已认出莫之扬，暗自惊道："上一回功败垂成，没将南八毒死，没想到连这个小子也活在世上，还居然能接住我一掌！"他的"沸鼎手"可谓独步武林，但方才莫之扬一边应付万合帮中攻到的好手，一边打出一掌，而他则是全力相拼，两人虽说都各退三步，但孰高孰下，自然心中有数。这一对掌，激发了肖不凡的好胜之心，怪叫道："好小子，原来是你，再来！"双掌陡旋，忽然间掌风呼呼，使出十成内力，吐气开声，"嘿"地向莫之扬拍去。这一招称作"扬汤止沸"，取其火旺汤滚，令人手足无措之意，是"沸鼎手"三大狠招之一，端的厉害。莫之扬知非同小可，气贯双臂，正准备与他一决雌雄，忽听脑后破风之声甚急，当下不假思索，反足将攻到身后的两名汉子踢倒，向秦谢等三人靠去。

秦谢见莫之扬如天神忽降，精神大振，高声道："小师叔，小师叔！"剑光陡盛，对何大广、席倩道："杀过去！"莫之扬双手各掏出一把铁豆，到了此时，也不敢顾忌是否伤了人，连掷出去。有些帮众被射中面门、眼睛等要害部位，连连呼痛。莫之扬双手连撒，撒豆成兵何等精妙，只听惨呼连声，又有二十几人中豆。

莫之扬冲突之处，万合帮纷纷闪避，此等威风，实不亚于入羊群之虎豹。眼看就要与秦谢等三人会合，忽然眼前刷刷多了六人。莫之扬借着火光一看，正是韩信平、范信举等六位师兄，不由冷笑道："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还有脸来挡我么？"韩信平道："狂妄之徒，今日让你领死！"一招"举火燎天"，向莫之扬刺来。莫之扬笑道："大师兄又新得了把好剑，使来或许称手么？"韩信平知他是讥上次长剑被抢之事，恼羞成怒，剑光暴涨。莫之气扬冷哼一声，反手抓韩信平手腕，意欲抢过来。韩信平见他如此瞧不起自己，怒喝一声，使一招"穿花插柳"，剑平平后顿转为下削，莫之扬手指将送到剑锋之下，吓了一跳，道："好招！"伸指在剑身上一弹。韩信平只觉一阵烈劲，震得虎口发麻，不由得大惊，心想："这小子武功进境竟一至如斯，此子不除，早晚是个祸患。"高声道："对这等恶贼，还讲什么规矩，并肩膀上罢！"范信举、魏信志纷纷抢上。

莫之扬以一敌六个好手，顿感局促，笑道："师弟今日又学了一招，以多欺少，须得先给别人安个恶贼之名才得堂而皇之！大师兄，这一招可有名称？"路信朋略一犹豫，撤下阵去，魏信志、范信举、杨信廉、牟信义却各各连发狠招。莫之扬没有兵刃，给逼得手忙脚乱，一步步后退。韩信平心中暗喜："再退几步就是火堆，看今日活活烧死你！"剑招一变，不急于抢攻，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将莫之扬逼到篝火旁，几个忽然一齐发喊，兵刃忽至，莫之扬一声清啸，向后跃去。他身在半空，已感身上热浪灼人，心知不好，"咚"的一声，正落入火堆之中。

魏信志哈哈大笑，韩信平大声道："团团围住，别让他出来，烧死这个小贼！"万合帮众纷纷呐喊着围上。秦谢、何大广、席倩这边压力陡减，一望之下，眼见莫之扬连冲几次，均给逼回火中。

躲在树后的雪儿再也忍不住，大叫道："阿之哥哥！"一阵风般冲到火堆跟前，连喊几声，忽然道："阿之哥哥，我来陪你！"纵身跳了进去。

新月钩

优客李玲

红颜四大名捕中的新月，历经飞云铺一劫，丧天荡一战，野猪驿一袭等十数役，已抵达京师长短亭，迎接这千里来归的侠女的，没想到却是陡现的杀机。

上西楼。新月如钩。色变"大老虎"。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此时，正是腊月初六的日子，中天一弯新月，纤腰楚楚，更兼天寒地冻，空气森冷，煞是惹人怜爱。这是在诸葛先生府的西楼，也就是素常他和红颜四大名捕里的黛绿、嫣红、新月、冶艳谈论军机大事的地方，而此时，站在诸葛先生身边的却不是四个人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他属下最精明能干的总管梅允诺。

梅允诺，三十七岁，出身江南。曾栖身于京师六大势力里的百忍堂，很为百忍堂做了几件露脸的事，深得百忍堂堂主于风雷的赏识重用，但却在于风雷欲请他摄副堂主权位之时，飘飘然功成身退，投入诸葛先生门下。其人，心机玲珑剔透，举一而反三。其武功也驳杂不可考据，以诸葛先生近四十年的江湖阅历，竟不能确定其到底是学自何门何派。

他投入诸葛门下之初就曾单骑闯泰山，拘拿鲁西大寇褚板山于泰山绝顶；又于七天之内破了河间府陆家一十三口皆被挖眼掏心的灭门惨案，声名大振，渐有直逼红颜四大名捕之势。但，他为人非常之谦虚。这，也是深为诸葛先

生重用的一大原因。

诸葛先生曾说：古之成大事者，莫不韬光养晦，莫不耐得住寂寞。

梅允诺就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此时，他听了诸葛先生低声的吟哦，道：“先生好清雅的兴致，不过，似乎，所思在远道？”诸葛先生顿首道：“不错，允诺，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思。”梅允诺停了停又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先生是在思虑着新月姑娘的安危？”诸葛先生没有回答。

天上，新月如钩。

梅允诺的心思真的是极端缜密，先生想到哪里，他就能追思到哪里。红颜四大名捕里的老三新月奉先生密令去西夏追查一份绝密的卷宗，今日凌晨以飞鸽传书来报：卷宗已得，正星夜赶赴京师，估计两日内可达。这，就是先生此时所最最挂念的。

梅允诺道：“先生何须顾虑若此？以新月姑娘的身手和心智，两日路程绝无大碍，更何况，今日之京师，‘两大帮、四大派、六大势力’各自为战，想必谁家也无闲暇管卷宗的事情吧？至于江湖上的杂家帮派又有什么人敢对皇家御赐的‘红颜四大名捕’不敬？”诸葛先生想了一刻道：“其实，六大势力和江湖杂家倒皆非我所顾虑，我担心的是，”在这里他的话顿了一顿，似乎是在考虑是否该说出下面的几个字，“我担心的是——大老虎。”梅允诺的身体在月光里不由自主地抖了一抖，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新月去追查的秘密卷宗竟然牵涉到那个人的秘密，那个人在诸葛先生这边称呼的代号就是“大老虎”。诸葛先生回转脸来，看着梅允诺的脸，不语。

两张脸，一张年老的是掌佐京师平衡安危的诸葛先生，一张年轻的是诸葛先生麾下最为心思敏捷的梅允诺，但此时，两个人的脸上都是纵横的忧虑之色。

大老虎”指的就是京师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蔡京，其实，往深里说，权相蔡京比之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老虎又过之更甚了。

梅允诺想了想道：“那卷宗，是对‘大老虎’不利的证据？”底下的话，他咽在喉咙里没有说，既然是“大老虎”的把柄，那么自然是牵扯到“生辰纲”和“花石纲”里的事情，权相蔡京在这两件事里的秘密是绝对不敢给皇上知晓的。

虽然，他没有说出口，但诸葛先生已然自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未说出口的话。诸葛先生轻轻点了点头。

梅允诺道：“那么，新月姑娘此行必定是绝对隐秘的了？”诸葛先生道：“连你在内，知道此事的绝不超过六个人。”六个人，自然就是诸葛先生、梅允诺和红颜四大名捕。梅允诺想说，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他见到先生一脸的忧虑，这样的废话怎么能说得出口？也许诸葛先生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没有用的废话半句也不说。

诸葛先生缓缓道：“你知道关于‘长江暗桩’的事情么？长江暗桩”是诸葛先生一方安插在京师其余各方势力中的“死间”，专司刺探敌对势力情报，这，梅允诺当然知道。

此时，他脑子里一动，既然己方有“长江暗桩”，那么，京师“两大帮、四大派、六大势力”和“大老虎”一方又何尝没有他们自己的“死间”埋伏在己方阵营？

他的双眉一掀，诸葛先生已经笑了，跟聪明人谈话最是省心。他接下去道：“你听说过‘破帽遮颜过闹市’里的人物么？他们就是‘大老虎’一方的‘死间’。”梅允诺看着诸葛先生的眼睛，没有回答。其实，他心里的问题很多，譬如“破帽遮颜过闹市”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潜伏于诸葛先生府的哪个部门？他们知道多少关于诸葛先生一方的秘密……但是，他从诸葛先生的眼睛里已经读出了这所有问题的答案。

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诸葛先生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所以，他才担心着新月的安危。事关权相蔡京的大厦将倾，他绝不会坐视不理的。诸葛先生对梅允诺说：“如果新月有难，她必定会发救急金牌到你的‘搜狐堂’请求支援，允诺，新月这边的一切就全仗你你了。”梅允诺道：“这件事，我一定会倾力而为之。”京师有谚：得珠玉三千，不如得允诺一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做到。

飞云铺。今天真冷。我岂是阿福。

飞云铺的早晨来得特别早，因为，它是飞云镇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因其高，故人稀，更何况是这么清冷的一个深冬的早晨？所以，阿福的面摊前就只有一个埋头吃面的顾客。那是一个星夜兼程的官家驿差，想必是为了向京师那边递送加急书信才不辞辛苦地赶路。

他吃得很快、很急也很香，以至于连头上的风帽、身披的斗篷都没来得及除下，只顾埋头大口大口地吃个稀里呼噜。

阿福笑了。他通常只有在看见客人喜欢吃他做的面的时候才会露出这么憨憨的笑。说老实话，他做的面并不好吃——何止是不好吃，简直就是非常难吃，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把面摊摆在这个飞云镇里最冷僻的角落？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没有别的店家跟他抢生意！如果论抢生意，他肯定抢不过别人，因为他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侥幸活下来，但脑子却变得痴痴呆呆的，说话也结结巴巴——所以，飞云镇里的人都知道——阿福是个白痴。

阿福是个白痴，可他绝对不是个坏人，这也是飞云镇里的人都一直坚信的，因为他总会在吃面的赶路人快吃饱的时候及时地送上一勺面汤来。

现在，他就举着一勺汤向吃面的客人走过来。他未说话先“嘿嘿”地笑，他的笑绝对不会比飞云山上的大山猴笑得更好听，幸好那客人还没有被吓到。一顶连衫带肩的宽阔风帽斜斜地遮过他的左额，却看不清他的眉眼，只见帽上衫上有淡淡的霜痕和尘色，想必是通宵在兼程赶路。

面前的一大海碗汤面已快吃完，他的确是太饿了，而且——累！他听见

了阿福的笑，微微顿了顿握筷子的手，缓缓地半抬起头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大脚，这么冷的天，大脚拇指仍然固执地露在鞋尖上那个破洞的外面。他轻轻叹了口气：有这么一双脚的肯定是个穷苦的人——他已经决定等会儿付账的时候会多留点银子给他……脚以上，他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风帽已经把他的眼睛遮住了。

他听见阿福道：“客、客官，汤、汤来、来了——”好冷的天，要是吞下一碗热乎乎的面，再来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想必能驱逐连夜的寒气罢？他道：“谢谢。”说了这句话，他却仍没有抬头，只是把碗向前推了一推。阿福却没有把汤倒进碗里，只是握着勺子傻站着。

驿差抬起头，向阿福望过来。阿福开口道：“我、我是阿福。”驿差道：“好，谢谢你的面。”此时，他的风帽已经向后滑落，眼见他粗眉、虎目，连鬓络腮的胡须，额上一条粗长的伤疤，面相甚是凶恶。此时，他拴在路旁野树上的枣红马也轻轻打了个响鼻，扬了扬前蹄，似是不耐深冬的严寒。驿差将一块小小的碎银子抛在桌子上，然后站起身来道：“我该赶路了。”

勺子里的汤在冒热气，阿福道：“今天真冷呵——”他今天早晨已经是第二次重复这句话了。

驿差戴好风帽，他自然不会理会一个白痴的自言自语，他已经迈开步子向自己的马走过去，此去京师路途尚远，他懒得跟一个白痴在这里浪费时间。

可阿福接下来的一句话像一根尖利的钉子一下子就把他钉在了地上——“不知道西楼的晨色会不会也这样冷？”阿福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突然变得深邃而冷峻。

驿差道：“阁下是谁——”他虽是背对阿福，但整个魁梧的身体开始发抖得像一枚落入风尘的树叶。

阿福道：“今天真冷，你为什么不喝完我这勺孟婆汤再走？我可是已经为你熬了三天三夜了。”驿差的背影愈发抖得像惊涛骇浪里的一叶孤单的小舟。

插图说明：阿福道：“今天真冷，你为什么不喝完我的这勺孟婆汤再走？”

”

阿福做的面汤至少应该叫做“阿福汤”什么的才对，为什么偏偏叫作给死人喝的那种“孟婆汤”？只有死人在阴间才会过奈何桥、上望乡台、喝孟婆汤的，难道，阿福已经把这风尘仆仆的驿差当作了死人？

驿差失声道：“你是温——”，他突然弯下腰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而且一边吐一边用手去挖自己的喉咙，像是要把吃下去的一大碗面全都吐出来一般。

阿福望着他，露出怜悯的神色道：“没用的，‘一人鬼门关，永世不得还’，就算你把自己的胃吐出来，都没用！”

他当然不是阿福，他是来自天下最擅用毒的温门高手“今天真冷”温天真。任何人都知道，一旦中了温门毒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温天真洋洋得意地道：“可惜呀可惜，新月一亡，以后的‘红颜四大名捕’就会只剩下‘三大名捕’了，不知道经我这一改，诸葛先生可会习惯？”此时，那驿差已经坐倒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来。

温天真道：“把京师蔡相要的密函交给我，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交出密函，换来的只是死得痛快，解药当然没有，但死得痛快已经是温天真对对手最大的宽容。

那驿差道：“我真的、真的不——”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极为嘶哑。

温天真笑道：“你要说的是你不是新月？”那驿差重重地点点头，任何一个人吐了好半天之后可能都会连回答个“是”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温天真道：“嘿嘿，你真的不该扮作驿差的，因为蔡相自得到消息的十天之内已经把由西夏到京师水陆两路所有的传递官家消息的线路封锁，如何

差遣、差遣何人、差遣所为何事都须得禀报得一清二楚，又怎么会凭空多出来你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驿差？"权相的势力一手遮天，更兼此事事关权相切身厉害，自然是全力出击。温天真这一条路线上飞云镇以南有权相蔡京门下走狗"杀鸡取暖帮"中"雪刀郭白、夜雨唐放、快剑朱颜"三人先发现了敌人踪迹，然后以烟火信号报告，随后由南往北自敌人背后掩杀过来，而飞云镇以北有同是温门高手的"暖剑"温火由北向南劫杀，约定在飞云镇最高最偏僻处飞云铺联手合击京师诸葛先生门下"红颜四大名捕"中的老三新月。

这，本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劫杀计划。等这张铺天盖地的网合拢，新月就死定了——只可惜执这张网的手突然出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温天真犯了一个错误：他太高估了己方的实力，或者说他太低估了"红颜四大名捕"方面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他们要追杀的是一个女孩子，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温天真心里埋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他，看上了新月。

那是在京师的"风雨楼"。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看见了在吃绿豆糕的新月——纤腰束素，皓齿如贝。

目若寒星，眉如弯月。

万花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虽未握过新月的手，但温天真已醉，他的心已经叠印上了新月的影子，可惜没有接近的机会。所以，知道这次的行动是劫杀新月之后，他在温门大龙头温凉面前主动请缨并如愿而来。原来的计划是等待三方会合，然后再向新月出手，可这么冷的天，温天真实在没有耐心等下去了，而且新月已经中了他的"一人鬼门关、永世不得还"——所以他先暴露了身份。

那驿差是新月么？温天真还没有真正确定。驿差突然又嘶哑地叫了一声道："我、我真的不——"他在这个"不"的后面还含含糊糊地说了好几个字，但声音又低又喑哑，温天真努力地动了动耳朵，去辨别他话里的意思，就在此时，那驿差突然跳起来，向拴在树上的枣红马冲过去，快得像暗夜里突然从灯光中逃逸的野兔一般。

他要逃？中了我的‘一入鬼门关、永世不得还’还要逃？他到底是不是我曾经见过的那个美丽的女孩子？他的动作如此之迅速，难道他根本就没有中毒？难道他根本就没有吃下那碗有毒的面？”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像一串繁密的鼓声敲击在温天真的心上，他惊怒，发出了“奈何索”。一条鲜红的套索，盘旋反复着向疾冲的驿差头顶上套落下去。鲜红的索。它繁乱得像温天真的思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不到又如何？求得到又如何？他是新月如何，他不是新月又如何？”温天真发出了“奈何索”，此时此地他的心情也是无可奈何……

自起步到枣红马不过三四丈距离，驿差想的是上马、挥刀、断缰、飞奔、逃逸——驿差的手几乎已经触到枣红马背上顺滑的马鬃，但那时枣红马突然长嘶了一声，陡的发出了一道剑光——一匹杀人的马。

一道温暖的剑光。

那天早晨，飞云镇上有个拾粪的老头儿看见了飞云铺上惊心动魄这一幕，然后飞奔着去讲给镇上的人听：特大新闻，特大新闻，阿福一点都不傻、一点都不结巴了，而且手里抡着一条明晃晃的红绳子去往一个驿差头上套……

——什么？阿福是不是发疯了？

那个驿差要跑过去骑马，可是马在树上拴着，一下子回过头来拔出一把宝剑刺那个驿差……

——什么？马会拿宝剑？然后呢，是不是那个驿差突然咬了马一口？

不是不是，那个驿差突然一招手，天上就一下子出现了一千个月亮……

——什么什么？什么一千个月亮？还会不会有一千个嫦娥和一千个小白兔？

有没有，那一千个、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千个，总之很多个弯弯的月亮向阿福和那匹怪马头上砍下来……

丧天荡。冰天雪地。朔雪神杖舞。

求救的消息已经传到梅允诺身处的搜狐堂案前 消息来得很急迫：第一个消息是从信鸽的脚蹼上带来的：新月于飞云铺遇袭，斩杀温门高手“今天真冷”温天真与“暖剑”温火于“一千个弯月”之下。

梅允诺看完这个消息后轻轻叹了口气。搜狐堂里一个人都没有，静得能听得见花落的声音，所以，他轻轻地叹出的这口气也竟然在寂寂的大厅里激荡起了小小的回声。

他自言自语地道：“想不到温天真竟然会犯如此一个低级错误？”轻视敌人、轻视对手必将遭败，更何况温天真竟然爱上敌人，岂非更错得一去千里，一塌糊涂？他败不足惜，死亦不足惜。

第二个消息是由一个满头是汗的劲装汉子奔马疾驰送来的，他的马竟然直冲进搜狐堂的大厅里来，可见情势有多危急？消息：权相门下精锐几乎已经倾巢出动，务必劫杀新月于赴京师之途。

梅允诺凝视着这窄窄的纸条上寥寥数言，眉头轻轻皱了一皱，自言自语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密函，竟令权相如此大动干戈？”墙外即是风起云涌的江湖，可墙内的梅花开得正艳。梅允诺回身叫道：“小过？”小过，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梅允诺最信任的心腹，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梅允诺叫“小过”，他就会毫不耽搁地出现在梅允诺的视线里。

果然，一个清瘦的年轻人随着梅允诺的呼声，悄然出现。

梅允诺微笑着道：“小过，厅外的梅花开得这么好，你干嘛不去折一束回来？”他的笑是对小过最好的嘉奖，而且小过是如此的乖巧，他不能不嘉奖他。

在第三个消息传来之前，一束盛放的寒梅已经摆放在了他的案头，而且，在梅允诺一盏雨前茶都未饮尽的时间里，小过不但已经剪好了梅花，而且带来了新月向搜狐堂求救的第三个消息：那是一枚小小的金牌，刻着两个淡雅的秦篆小字，正面是一个“救”字，反面则是一个“急”字。这正是诸葛先生说过的救急金牌，是“红颜四大名捕”与诸葛先生府紧急联络的信物，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启用。

梅允诺淡淡道：“那个送金牌来的人呢？”他问的是小过，小过规规矩矩地垂手站在他的案侧。

小过答道：“那个送信来的丐帮四袋弟子已经走了。”梅允诺淡淡地一皱眉道：“什么？你已经把他送走了？”小过的神态愈加恭谨道：“据属下观察，此人已经中了南宫世家的‘溯雪神杖’，恐怕已经捱不过四个时辰了，所以才任他告退。”梅允诺“哦”了一声道：“怎么？权相那边竟然使动了南宫世家的人出手拦截新月了么？”然后，他不再说话，只是用食、中两指将这金牌在手里捏来捏去，隔了良久道：“这件事，我们府上还有什么人知道？”小过道：“除了总管您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了。”小过的言外之意就是：“我早已把这件事忘掉了。”梅允诺赞许地点点头道：“小过，你做得很好，退下罢！”不过半个上午的时间已经收到新月三道求救消息，看来从西夏一路过来，每一步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两天的路程，也不知道新月这样一个弱质纤纤的女孩子熬不熬得住？

天这么冷，梅允诺在寂寞的搜狐堂里也暗暗地想：是该多加一件衣衫了。

新月在向京师的路上，一路她已经扮作了驿差、贩夫、走卒、抬轿的莽汉、担担子的货郎、八十岁的老太太，梳着羊角辮的小姑娘，甚至有一次还扮作回门的新娘子……

不过，每一次都给敌人识破了。她只有躲、拼、杀、逃——躲不过就拼、拼不过就杀、杀不过就逃，但到最后逃不过呢？她还没有想过，因为她自列名“红颜四大名捕”以来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个复杂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

思想准备。

她的目标是京师，而敌人的目标是她。

丧天荡是一条路的名字。

泥泞、狭窄，不过却是进京师的必经之途。这么冷的天气，路上的沙质的泥土非但不坚硬冻结，反倒是一脚下去，能踩出水来。路两边的芦苇瑟缩着显现出一派凄凉的神色来。

两头健骡拉着一驾小小的马车正由南往北“得得”地行过来。马车上深蓝的轿帘低垂，车头上那个抱鞭子的车夫在北风里缩着脖子好像是要睡着了。这马车并无丝毫奇异之处，与之相比，自北而来的马车却大气、豪华、富贵得多。

那北来马车其实没有行走，不过是在略微地靠向路边停着。拉车的是四匹白色的骏马，马车是白的，轿帘是白的，其余车轮、车辐、拴马的缰绳乃至驭马的车夫——“雪山狮子”贺墟瀚一身服饰都是白色的。非但白，而且新、白得干干净净。

这样一辆纯净的马车静静地停在丧天荡的烂泥里，甚是奇异，而且，那驭马的马夫静静地坐着不说话也倒罢了，奇怪的是四匹驾车的白马竟然也在寒冷的天气里不动不叫，泥塑木雕般的静，任何人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免不了向它多看上两眼。

丧天荡的路极其之窄，所以，当小马车行近这驾奇异的白马车时，堪堪要将狭窄的路面全部挤满。雪色马车织金绣银的轿帘轻轻地一挑，露出一截雪藕般的腕子来，洁白细腻、骨肉匀停，而腕子上套着的三个金光闪闪的镯子随风轻轻荡着，更显得妩媚动人。

这头抱着马鞭的车夫看得痴了，见到这轿帘下美丽的腕子，直爱煞到心里去，暗暗想到：此生若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就算折寿三十载又有何憾？想着看着，嘴角的口水忍不住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驾车的"雪山狮子"微垂的眉皱了皱，蓦地挥手一拂，隔着丈余的距离使这边的车夫"哎呀"一声直跌到路边的泥沟里去。

挑起轿帘的当真是个十分明艳动人、而且有十足女人味的女子。她探身向外望了一望，皱了皱眉，想必是对满地的泥泞十分厌恶，回头道："公子要亲自下车么？"她的话音清脆，每说一个字，鬓上的环佩就叮咚作响，更显得娇媚可人。

轿中人又咳了一声，没有说一个字。驾车的"雪山狮子"连忙跳下车来，将一大块雪色的地毯轻轻铺在车前的地上。这地毯的质地与编制工艺也极为精美，想必是来自波斯一带的精品，然而他将它铺入泥泞之中，却连眉头也未皱一下，能有这么大排场的除了南宫世家的无雪公子之外想必再无人可以做到。

有一只细瘦的胳膊轻轻搭在刚刚这女子的肩膀上，这女子细声道："公子，小心一点，外面风大。"南宫无雪轻轻移步下来，他是个清瘦的年轻人，身体显得非常之单薄。他的脸更是白得惊心，他的身体也纤弱得惊人，他的两只手青筋暴露、而且不停地在轻轻颤抖——可江湖上有几人敢轻视他、敢轻视他的这一双颤抖的手？

绝对不会超过三个人。只因为，他是这一代执掌南宫世家的少主无雪十四公子。

"雪山狮子"的神态已经开始变得恭恭敬敬，垂手侍立在南宫无雪的身侧，为他遮挡呼啸的北风。

南宫无雪向"雪山狮子"道："谢谢您，贺六叔。他的神态非常之谦和，温文有理。然后拱拱手向已经没了车夫的骡车轿中道："轿中可是名动京师的新月姑娘么？"他只不过刚刚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轻微地喘息了起来——难怪，他是个病人，他是有名的"病神"南宫无雪。一身是病，一身武功，无一刻无病，无一刻无神。他的全部的病就是他的全部的武功。他只不过是

半个江湖人，只管半个江湖事，也即是自己南宫家的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醇酒美人、香车宝马才是他的最爱。

所以，他是不会死的，要死也是给美酒醉死、给美人爱死、给登徒子羡慕死，但，绝对不会给别人杀死。

骡车上的小轿帘子微微地在风里抖着。帘后的人是不是新月？是不是已经连遭追杀、袭击，已经疲惫不堪再难经风雨的新月？

南宫无雪微笑了一下道："无雪受京师蔡相所托，向新月姑娘请教一招。姑娘既然不愿移莲驾相见，请恕无雪要得罪了。"轿中仍无动静。南宫无雪回身道："杖来。"车上的女子双手捧着一条通体雪白的短杖递给了他。

一杖在手，南宫无雪的身体突然如标枪般立得笔直，他的手不再颤抖，眉宇间的萎靡之色顿消，代之的是如雪的杀气，映得他身侧的贺墟瀚眉目生寒。

一杖，仅仅一杖。

一招，仅仅一招，足以令北风失色的一招，南宫无雪已经发出了他的"溯雪神杖"。溯雪神杖，逆北风而行之、逆暴雪而冲入、逆天地一切而疾上——这一招叫做"白眼"——不理江湖事、不管世人青白眼，我即是我、我行我素……

一招发出，丧天荡的天突然变了——天地变色的一招，若非亲眼所见，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瘦弱的年轻人能发出如此声势惊人的一击。

杖风一起，已经将骡车的轿帘卷起，有人那一杖里突然轻轻地"噫"了一声——错，应该是有三个人同时在惊奇地"噫"了一声。

然后，杖风息落，南宫无雪突然"呃"的一声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来。

轿帘卷处，露出一个端坐的女子，柳眉杏眼、粉腮朱唇，极是俊美，但她双眼却露出恐慌万分的神情。

第一个发出"噫"声的是南宫世家那马车上的美丽女子，她暗暗道："原来京师赫赫有名的'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新月姑娘这么美？"平心而论，这轿中的女子相貌不及她之十分之一，不过她本来以为江湖上打打杀杀的女孩子可能都会长得像猛张飞一样丑，所以乍见之下跟自己所想的有云泥之别，小小地吃了一惊。

第二个惊"噫"的是"雪山狮子"贺墟瀚，因为他在这风动轿帘的一刹那那里他发现轿中人根本就不是"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新月，他大惊——新月未在轿中，那么新月何在？

己方是否已经中了新月的圈套？

新月是否会自另外的角度发动袭击？

保护公子！

这是他在短短的一刹那那里思考已定的问题：保护公子是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事！

最惊异的是南宫无雪！

他的杖已发出，可突然发现对面的人非名捕新月，而且对面的人根本就不会武功——更要命的是，那个女子是给人点中穴道放在轿里，所以才不能动、更不能出声……

他的唇动了动，发出了"噫"的一声，然后收力、收杖——溯雪神杖出招难收，但南宫无雪还是硬生生地收回了这一杖。

因为他天生聪明，是练武的上佳资质，已经将南宫世家的"溯雪神杖"修炼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饶是如此，附在杖上的澎湃内力亦反弹回来，令他内脏受了极重的伤。

贺墟瀚抢上来扶住他的左臂道：“公子，您怎么样？”却骤见南宫无雪的脸极度惨白。

南宫无雪喘息道：“快救那女子，她、她不会武功……”他的背无力地靠在车旁，显见疲累之至，而他身后车上的女子却苍白着脸心痛得几乎要哭出来。贺墟瀚抢过去如风般解了对面女子的穴道，反手拎出车来，掷在地下的泥水中，喝道：“快说，新月在哪？”他的面色铁青，双肩颤抖，可见已经愤怒至极，而地下的女子却“嘤嘤”地哭得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南宫无雪突然道：“贺六叔，不用问了——”的确不用问了，因为新月已经出现——刚刚给贺墟瀚击落沟中的车夫已经重新站了起来，而且甩掉了一身满是泥污的衣衫，虽满面疲惫、满身风霜，但仍英姿飒爽，可不正是名动京师的“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新月？

新月向南宫无雪深施了一礼道：“十四公子在激战翻飞中仍能够避免到伤及无辜，令新月无比佩服、无比感激。”她为了避南宫世家“溯雪神杖”一击而易容改扮，更雇佣了寻常青楼女子在车内假装自己，引发南宫无雪一击。她虽然算定南宫无雪必定不会伤及无辜，但“溯雪神杖”一击，天地变色，她想不到南宫无雪竟然会因收回这一杖而自伤内腑，如此仁义，令她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敬佩。

南宫无雪面色惨白地笑道：“无雪受京师蔡相所托，向姑娘请教，而今已践约而来，神杖已发，闲事已了，也该告辞了。”新月面容整肃道：“十四公子的仁心侠骨，新月一定会如实向诸葛世叔回禀。”南宫无雪喘息道：“无雪推脱不过蔡相所托，向‘红颜四大名捕’出手，已是极为惭愧，希望诸葛亮先生能体谅无雪的难处。”南宫世家里上一代有人因国事开罪朝廷重臣而被投入天牢，求到权相门下，几经斡旋才得开释。所以，南宫世家就欠了权相一个人情：“我南宫世家可以为相爷您做一件事，无论何事、无论对错，倾力为之。”这是一个很重的诺言，但权相解救的那个人也是南宫世家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南宫无雪为还情而来。

一招过后，还情已了。南宫无雪道：“其实，我们这一战是避免不了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北风又紧了起来。

南宫无雪听说过新月的刀——新月弯刀，一刀斩下，一千个弯月的风情……南宫无雪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在看新月的手，此时，刀未在手，新月的手上却有四道皴裂的伤口。

伤口，新伤。

南宫无雪道：“你的伤要不要紧？”新月道：“谢谢十四公子好意，不必烦劳了，而且此去京师，想必一路还有江湖朋友来招呼，就更不敢耽搁公子行程了。”来的路是一片风雨，往的路更是风雨一片。

千山我独行，公子不必相送。新月重新上路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原先的装束，因为南宫无雪告诉她：无论怎么易容化妆，权相那方总能够捕捉到她的消息，在诸葛先生一方肯定有内奸。

新月不想再躲避，该来的杀阵一定会来，躲也躲不过，不如痛痛快快地战一场。新月弯刀就悬在她的腰畔。

野猪驿。磨牙吮血。杀人列如麻。

第四道消息传来的时候，梅允诺刚刚在晚餐桌前坐下来。他的手握着一杯葡萄酒。

苍白的手。殷红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所有的消息他都未报告诸葛先生，因为还没到最危急的关头。这面救急金牌是由飞过搜狐堂的一只归鸦衔来，而这只通灵性的乌鸦放下金牌就倒下了。小过仔细地检查了后道：“它中了蜀中唐门的‘狂风沙’，能支持着冲到搜狐堂已是天大的奇迹。”梅允诺淡淡地道：“怎么？蜀中唐门已经出手了？”而后，第五道消息飞来，是一张附在一支雕翎箭上的纸条，由一张四五百斤

力气的强弓直射到搜狐堂的水磨青砖墙上。纸条上写的是：神杖无功，新月奔向野猪驿。

梅允诺自言自语道：“野猪驿？野猪驿！”

这一顿晚餐梅允诺吃得时间很长，因为期间给传来的消息打断了两次：一次是一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闯进来的丧家犬，从嘴里吐出了一枚带着血迹的救急金牌——另一次是从天而降的一只断手，断手的掌心里牢牢地握着一只白森森的牙齿。

握得太紧，以至于小过用一把牛角小刀用力地把断手的五只手指全都撬断了才把金牌拿出来。

小过的脸有些发白道：“磨牙吮血？”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每个字都带着微微的颤音。然后他似乎也是自言自语道：“新月这一次死定了——”梅允诺看见小过色变，道：“当然是磨牙吮血，这样一颗惨白的牙齿除了代表‘磨牙吮血帮’更无他人。”同时，他也对自己亲手组建的诸葛先生一方的消息传递网络非常满意。不管在多么危急艰苦的环境下、不管敌方的封锁有多严密，仍旧能将所有的消息千方百计传递进来，整个信息网非常灵敏且有效。

可惜，己方损失已经太大，亦由此可以推断权相一方狙击之疯狂。更何况，权相已经启用了“磨牙吮血帮”的力量——什么时候报告诸葛先生？梅允诺在等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消息。消息来的时候，应该也就是谜底即将揭晓的时候。

新月投入野猪驿。她已经太累、太困、太倦、太乏。敌人的攻击如附骨之蛆，躲不开、闪不掉、避不得、战不完，她心里只剩了最后一丝丝希望：援军——她已经发出了最后的救急金牌，而且她能肯定凭着诸葛先生一方密若蛛丝的消息传递网，自己的救急信号一定能传到先生府“搜狐堂”内。可，没有援军的消息，等得太久，她的耐心、希望和斗志在一寸寸消退。

为什么还没有援军？新月可以做的就只有等待——还有见招破招，见式

破式……只是，她明明白白地知道：“我已经坚持不了太久了——”野猪驿是京师向南最大的一个官方驿站，率兵把守驿站的是满脸大胡子的葛老爹，还有葛老爹十岁的小儿子葛猷，跟新月一见如故地腻在一起。

葛老爹摸着自己的大胡子道：“在这里把守驿站的兵卒约四、五十人，每个人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一当十毫无问题，新月姑娘可以放心地休息一下了，在我管辖的地盘上，没有人敢动你。”葛猷也在新月面前蹦蹦跳跳地说：“是呀，月月姐姐，你放心吧，我爹武功可高了。”新月道：“谢谢葛老爹。”其实，她如何能放下心？就算是身经百战的士兵又怎么敌得过权相手下形形色色的江湖高手，她惟一希望的就是不要在野猪驿发生战斗，就算有战斗，也尽可能地不殃及无辜。

野猪驿的冬夜真的有点冷。大厅里熊熊的炉火已经渐渐黯淡下去，四面也想起了高高低低的鼾声。因为葛老爹下令所有的兵卒枕戈待旦，保护新月姑娘，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大厅上围炉而坐，有的熬不住困着了。

新月也睡着了，她实在已经疲倦得无法自制——她的梦很甜，梦里西楼的月光很美，诸葛先生的手也很温暖。诸葛先生轻轻地道：“新月，这一路，太辛苦你了，看你的脸色也差了许多？”新月仰望先生日见憔悴的脸庞，道：“先生为了国事日夜操劳，才是最辛苦的，先生还需多多保重。新月能够时时随侍先生左右，再辛苦也值得的。”先生微微一笑道：“那封密函可曾安全带回？”新月这一路搏杀、一路风霜，可不全是为了这封火漆封口的密函？这封密函里到底包含着什么天大的秘密，竟引得权相动容失色？新月道：“先生，密函在——”她探身入怀去拿密函，却“噫”地叫出声来。诸葛先生动容道：“怎么？”新月的手却再也抽不出来，因为，她仔细藏好的密函竟然不见了！她跋涉一路所为何来？新月陡然得一惊，醒了：“怎么？密函？”她极为迅速地探手入怀中去，密函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她胸前粉色肚兜的一个暗袋里，“幸好，那只是一个惊梦。”她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低声自言自语道。此刻，她才发现小葛猷已经枕着她的小腿睡着，她笑了：“这顽皮的孩子！”

她刚刚要动手去挪动葛猷的肩膀让他睡得更舒服一点，蓦地，远远的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突然叫起来——一声、两声，一条、两条，由远及近，次第

传过来，在静夜里显得分外惊人——新月猛地一惊，而她这猛然一惊尚未落下，所有的狗叫声又都没有了——不是“停止”，而是“没有”，像有个巨人猛地把所有的狗脖子都齐齐掐住了一样，所有的狗都没法再叫出来，或者就像有人用一把极锋利的刀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狗叫声斩断了一样……

新月一想到这里，忍不住从心底打了一个深深的冷战，来自内心深处的彻骨的寒意，比寒冬、比降雪、比北风更冷上一万倍的寒意——狗叫声没有了，空气里突然传过来另一种奇怪的瘆人心肺的响动，似乎是有人在凄冷的夜里磨牙。是一个磨牙的梦魇么？

而且更有一种声音，像一万只野狗在咀嚼骨头的声音，还有什么粘粘腻腻的东西在暗夜里沙沙地爬行的声音。

新月淡淡地笑了笑，笑意里颇有些无奈，自言自语道：“该来的总归要来的。”外面的月光正惊人的艳，新月理了理鬓边垂落的几丝秀发，轻轻走了出去。他们都是无辜的，‘磨牙吮血帮’要来就冲我来，不要累及无辜。”

突然，一切声音都不见了——像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一样，骤然消失，刀斩斧剁般利落地消失了。新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刚的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己的一个梦魇？幻觉？

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真的，声音的确是消失了。她苦笑了一声：“难道是幻觉？”她返身向驿站的大厅里走近——蓦地，一股阴森森的血腥味直冲进她鼻子里来……

不好——”她口中低低地叫了半声，只半声，脚底一错，已经冲进虚掩的厅门，突然愣住——炉边的篝火已经渐渐黯淡，微微跳动的火光下，满地是横倒的尸体。就在刚才，他们还在跟新月一起吃饭，一起谈笑，现在他们都成了不会说、不会笑、不会打鼾的死人。

葛猷呢？他还只不过是孩子？难道也遭了人家的毒手？

篝火边还有人在蠕动。

新月抢过去，那是葛老爹！他的脸和胸膛已经给鲜血染得失去了本来面目。新月俯身下去，急急道："葛老爹，你一定要挺住！葛猷呢？"葛老爹吃力地抬起一只血手，想去拉新月的衣服，他的眼已经像失去生命的鱼一般，口唇蠕动，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新月再俯了俯身子，凑近他口边，想听听他说什么，此时两个人的脸已经不过尺余的距离，葛老爹的口中突然发出一道碧绿的寒光，急打新月眉心——

插图说明：葛老爹口中突然发出一道碧绿的寒光，急打新月眉心。

新月料不到有此变化，急急仰身，那道绿光擦着她的前额直射进发髻中去，而且，新月的鼻子里嗅到淡淡的甜腥气，显然这道暗器上蕴含巨毒。

新月又惊又怒，转眼看葛老爹已经斜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大厅里突然响起一个女子"格格"的笑声："新月妹妹好快的身法呀——不愧是皇上御笔亲封的'红颜四大名捕'！"她的笑声未歇，另一个粗豪的声音道："嘿，哪里是她的身法快，是你的'绿一色'没练到家罢了，这么近的距离都打不中，简直是废物！"那女子又冷笑道："好、好，是我的暗器没练到家，等会儿我倒要看看七哥的暗器有什么独到之处，小妹好好学习一二。"这粗豪的声音"哼"了一声，未再开口，倒是另一个喑哑的男人声音道："小妹和七哥都别斗嘴了，咱们还是早点解决了这俏生生的小姑娘，然后赶去风雨楼喝酒算了，天这么冷！"那女子又道："八哥以为她是寻常江湖女子么？说解决就解决得了？对不对呀，新月妹子？"刚刚那女子以歹毒的暗器埋伏在葛老爹的尸体后暗袭新月，而片刻间又在言语中对新月一口一个"妹子"叫得甚是亲热，可见城府极深。

新月轻轻起身，向这女子发声处拱了拱手道："来的是冯绿花冯姐姐么？姐姐的'绿一色'可是又精进了？"随即向黑暗的大厅里道："还有，既然'磨

牙吮血帮'的丁七爷、洪八爷都到了，为何不现身一见？"黑暗里闻听那女子"咯"的一声轻笑，随即大厅里四面的烛火都燃了起来。三个人，一个绿衣盛装的女子，两只瘦削的手全都伸在斜背的一个黑黝黝的革囊里边。一个蓝衣服的小胖子，手里提着一条死蛇般的长鞭。一个高大魁梧的黑衣汉子，却空着手气呼呼地立着。此三人正是"磨牙吮血帮"驾前"四大护法"中的"绿一色"冯绿衣、"铁线"洪八与"鬼雨"丁七。

新月一字一顿道："这驿站里的人想必、都、是、三、位、杀、的？四大护法、出手必杀，还有马三爷没来呢。"她的话音未落，陡然自野猪驿外传一阵马蹄声。

初时极远，瞬息驰近，马蹄踏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在安静的暗夜里煞是惊人。这蹄声在野猪驿大门口停都未停，直冲进大厅里来，四人的视线里同时出现了一匹枣红色健马，马上人红色的披风、红色的风帽、手里擎着一把红色的长刀，直闯进来。

大厅里的烛火惊于来人的惊人之气势，晃了两晃，齐齐地灭了。

来人以一股惊人之势，直奔新月。

新月惊问："来者为谁？"马上人高声应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下山东济南府'血刀'马家马大虾——"暗室间陡然有两道刀光同时飞起，一道红得惊人，天空里突然下起的血雨，另一道，有月光一般的白，月光一般地清越出尘……

马上人，"磨牙吮血帮"三当家马大虾的洪钟般的声音犹在野猪驿的厅堂里震荡，他的人和马已经怦然倒下，新月的刀已经穿透了他健硕的胸膛。

这一下交手兔起鹘落，迅雷不及掩耳。

冯绿衣、丁七、洪八三人尚来不及出手相助，马大虾已亡，新月的刀已还鞘。

矮胖的洪八咽了口唾沫道：“嗯，好快的刀！虽然没见到新月姑娘斩杀红红星星那一战，但也想像得到那一战的风采！”丁七阴沉沉地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险得紧呢！可不该送命？哼哼，马老三是活该！他对马大虾平日里在帮中指手画脚早就不满，此时，新月一招杀了马大虾正遂了他的心愿。

洪八道：“七哥，现在您是咱们的头儿，咱们该怎么办？”丁七高声道：“当然是杀了她！”他说到这个“杀”字上，袍袖一展，已然向新月发动攻击——没有烛火的厅堂里很黑，只有外面凄清的月光隔着窗纸透进来，但新月还是看见了他袍袖间陡然出现的暗器——很多、很多的暗器。

丁七的外号叫做“鬼雨”，足以证明他的暗器非常之多而且发射暗器的手法亦是极为诡秘，若非如此，焉能被称作“鬼雨”。所以，他一招手，暗器如雨——听，窗外有鬼在叫……

杀“字就是命令，洪八的鞭也出动，其实，他手里垂下的并非是皮革长鞭，而是一条西夏出产的“铁线”蛇，因其躯体极是坚韧，故名“铁线”，此时一经挥动，昂昂然似乎要择人而噬。

冯绿衣轻笑道：“我也来——”刚刚那道暗器没伤到新月，她心里甚是不甘，此时在暗夜、鬼雨、铁线的交织掩护下，再次向新月发出了她的独门暗器“绿一色”，星星点点的绿光在鬼雨的背后向新月杀到——

新月只有一把刀。

而这把刀刚刚已经出手杀了马大虾，一经杀人，锐气已尽、杀气已尽，所以她接下来的刀法已经没有第一刀那样的威势——但丁七、洪八、冯绿衣的联手一击，比之马大虾烈马狂刀的一击又要狠辣、凶险百倍，她该如何处之？

她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月光：“不知道西楼的月光是否也如这般凄清？”她方要作玉碎一战，足踝边突然伸过一只柔软的小手来，然后脚底一软，突然向地底跌落下去……

长短亭。图穷匕见。梅影横窗瘦。

搜狐堂。

梅允诺已经接到共十二面救急金牌，但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一条鱼。鱼，是从搜狐堂前的蜿蜒小渠里捞起的，这条弯弯的渠水是从外面那条穿绕京师的御河里接引而来，而这条金背的大鲤鱼也就是从御河里游到搜狐堂前来。

梅允诺把鱼腹剖开，拿出一幅白绫来。绫上有字，梅允诺见字、大惊——火速更衣。唤来小过。去西楼见诸葛先生。

那时，正是三更时分。诸葛先生轻轻咳了几声道："怎么？新月已到长短亭？"梅允诺垂手道："不错，新月姑娘与权相门下走狗'磨牙吮血帮'四大护法于野猪驿交手后已冲到长短亭，请先生下令接应。"诸葛先生道："允诺，我不是已经把关于新月的一切全部托付给你去处理了么？更何况现在嫣红、黛绿和冶艳三个都在为蜀中唐门的唐半翅那件事奔走，根本没有更多的人手支援新月，一切，你来处理好了——"诸葛先生边说边低低地喘息，似乎身体不支。

梅允诺道："先生的身体无恙吧？"诸葛先生道："还好，允诺，新月就拜托你了，我希望她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达西楼。"梅允诺斩钉截铁地道："先生的托付，允诺一定尽全力而为。"

京师城南长短亭。

这是个寒冬的清晨，薄雾轻霜，寒意袭人。梅允诺负手站在长短亭上。

他的心情说不出是沉重还是愉悦，已经是最后摊牌的时分，他的身边只有心腹小过一人。

小过，等一下，看我眼色行事。是，小过遵命。”小过恭恭敬敬地答道。

梅允诺低低吟哦道：“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好一个长短亭……”他与小过自接到水中鱼的消息后，连夜出城，此时，他身上着的是一件雪白的狐裘，衣衫上还星星点点地缀着盛放的梅花。

他之所以换这件衣衫，就是为了迎接一个结果的到来。任何事，一待谜底揭开，就会变得冷酷无情，他知道自己就是这个揭开谜底的人。

长短亭前是一片北风里稀疏摇荡的矮草，给送别的人与被送的人践踏得杂乱无章。系马高楼垂柳边，萋萋别离长短亭。长短亭就是这么一个别离连着别离的地方，但，今天，梅允诺此来却非为送别，他在等新月的出现，有时候，等待是一个残酷而漫长的过程。

终于，他等的人出现了。长短亭前草地上有一块残草稍微显得密集的地方突然动了一动，轻轻挪开，有人悄悄露出头来。梅允诺目光如电，已经瞥见那是个小孩子的脸。

原来，这是个地道的出口，从地道里出来的就是新月和葛猷——野猪驿一战，葛猷并没有死，而是躲在死人身体下面，借机引新月一起自秘密地道里逃脱“磨牙吮血帮”的追杀。

新月掸掸衣服上的尘土与蛛丝。

梅允诺已经叫起来：“新月姑娘，我们在这里——”新月觉得自己的眼睛已经开始湿润，历经劫难，终于到家了。

此时，梅允诺已经奔下长短亭，向两个人迎上来。

新月吐出三个字：“梅总管——”喉咙里已经哽咽，再说不出话来，一路风霜，出生入死，现在，终于安全了。诸葛先生曾经对她们说过：“见允诺如

见我。"先生既然如此说了，自然有他如此说的道理，所以，新月一路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向身边的葛猷道："快叫梅先生——"自野猪驿到长短亭这一段颇为不短的地下通道极为蜿蜒曲折，若非小葛猷领路，新月几乎在地道里迷失。

葛猷开口叫道："梅先生您好。"他脸上给泪和土混合得一片狼藉，看起来肮脏不堪。

梅允诺边奔过来边皱皱眉道："新月，这是谁？"皱眉，就是一个小小的暗号——别人不会注意，但梅允诺知道小过一定会理解他眉目变化的意思。此时，小过紧随在他身后，一同向地道里出来的新月和葛猷两个人奔过来。

新月道："他就是——"她的话尚没有讲完，小过已经自梅允诺身后抢出，向葛猷痛下杀手——他的右手里突然伸出一道铁钩，瞬息之间钩上了葛猷沾满了泥土的脖颈——他的手段太过卑劣、太过毒辣，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竟然使出这样的手段？

小过的脸色有些阴沉，像今天早晨微阴的天气。梅允诺的眼色就是命令，他，只从命于一人——而且他的出手原则就是：搏虎尽全力、搏兔亦要尽全力。他才不管对手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对手的命。

新月吃了一惊，惊喝道："你要做什么——"口中喝的虽是小过，但两只眼睛却望向梅允诺，因为她知道小过是梅允诺的贴身手下，但她突然发现：小过击杀葛猷的同时，梅允诺也已经向她出手——他竟然向自己出手？新月的心口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剧变陡生，她措手不及，眼见梅允诺一只苍白的手向自己脸上抓到——手，一只苍白的手。手有五指，指上有甲，苍白的手指，漆黑的指甲。

这应该是一只沾着剧毒的手！以这样一只冷漠的毒手进袭新月的同时，梅允诺淡淡地笑道："新月姑娘，一路别来无恙么？"谈笑杀人、冷漠处之，方是梅大总管一贯的行事本色，只是，这一次，他要杀的是诸葛先生座下"红颜四大名捕"中的新月！

新月历经飞云铺一劫、丧天荡一战、野猪驿一袭，其余大大小小一路凡十几役尚且不计，单就此三战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心力，今晨于长短亭见了梅允诺，以为噩梦已经结束，紧张的神经已经全部松弛，战意已尽，却没想到杀机陡现——她已无力再战！

她也无心再战！

只是，她眼中的绝望还带着一丝不甘：“为什么？为什么杀我的人是你？新月的刀呢？新月弯刀仍在，可惜新月已经没有斗志了。她突然想到当年一刀斩杀大盗红红星星的时候那一刀的风情——有时候，斗志才是决定战斗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梅允诺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才于新月最疲惫最失望的当口出手。他的毒手杀招很致命，而且他对自己的武功很有自信，他相信新月已经死定了——如果不是在毒手之前又突然出现了一只婷婷的玉手的话……

一只玉手，洁白如玉，指若春葱，纤细柔软，而且这只手的尾指上还带着一枚精光闪亮的翠绿扳指。可就是这样一只娇小柔软的手突然出现，而且就轻轻接下了梅允诺的毒手七杀，将梅允诺暴露在霜天清晨里的杀气、毒气一扫而空。

新月笑了，带泪的笑：“是你，你终于来了。”来的人道：“可不是我？我怎么能不来？”谈笑间向梅允诺连点带打，反击了十五六招。能有这么一美丽的的女孩子京师里本不少，但能化解梅允诺毒手七杀且有余力进击的恐怕就只有一个人——“红颜四大名捕”里的妙手嫣红。

梅允诺在嫣红的袭击里喘息道：“怎么会是你？”这一变化当是在他思虑之外。

嫣红面若清霜道：“怎么不是我，因为是你，才会是我。”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应在梅允诺的耳中如五雷轰顶：“你早已知道是我了？难道诸葛先生也

早已经知道是我了？" 他的眼神开始绝望。

嫣红道："哼，先生早就想到是你——"

有人，宽袍、大袖，坦坦荡荡立在方才他们站过的长短亭上。亭上有风，北风，风舞此人襟裳，分外飘逸，但，就是这么一个飘逸若飞仙的人，此时正轻轻地望了小过一眼，以淡淡的眼神阻止了小过向新月冲过去的身形。

哦？是他？竟然是他？来的竟然是诸葛先生？" 小过的心突然有一瞬停止了跳动，因为他自这眼神里想到了另一个人——权重京师的蔡京。

两个人，诸葛先生与权相蔡京，竟然有如此相似的眼神。淡然、怜悯的眼神，两个人，同为京师所倚重，同是一动而令京师天翻地覆的大人物，竟然会有极为相似的眼神？

小过不能动，也不敢动，因为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他感觉自己全身至少有几处破绽皆暴露在对方攻势之下。

对方未动，他自然也不敢动。他的心正在长短亭的风里沉落下去。

风停了，战斗也停了。梅允诺的脸开始发白、发青，他想不到一向自以掌握先机的自己败得一塌糊涂。

诸葛先生淡淡道："允诺，没想到是你，'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死间首领是你？" 梅允诺咳了一声道："先生，我——我只能说抱歉。" 诸葛先生道："我很失望，本来以你的才干，我希望你可以作为'红颜四大名捕'的四方接应使来共同维护京师和平的——没想到，你竟然是权相的卧底？" 梅允诺道："先生是否早就觉察到是我了？" 诸葛先生道："其实，原来没想到是你，因为你初到京师时做了几件轰动一方的大事，权相没理由不注意到你，而你一心一意投入与权相相对的我方阵营，必有所图。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允诺你所图为何？所谓'死间'，必抱赴死之心而来，非为大仇、必为久恨。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一个叱咤江湖的武林人物？所以说，允诺，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加入'破帽遮颜过闹市'里去？"

梅允诺的手突然开始颤抖。

诸葛先生道："我早就知道你是江南梅家的人。"又是一声雷！"江南梅家，号称'梅影横窗瘦'，也算是江南四大家之一，自从'毒穴'温门的温红杏下嫁梅家大少爷梅花妆之后，将温门用毒的武功也传将过来，梅家声势大有在江南四大家称雄之势。允诺，你手上下的毒可不就是温门独创的剧毒'青花甲'？"诸葛先生侃侃而谈，但声音里的失望越来越浓，浓得像化不开的寒冬……

梅允诺垂目看着自己的指甲道："不错，这的确是'青花甲'。"他手上是"青花甲"，嫣红尾指上的扳指自然就是专门克制"青花甲"的"寒冬指"了？看来诸葛先生的确是早作了防备！

那么，我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念奴么？我苦留京师，不惜为权相蔡京做"死间"，为的就是念奴？梅允诺道："我心所图，就算不说，先生也该明白？"他现在才知道有很多事想瞒过诸葛先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包括他对念奴的感情——诸葛先生突然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可你明白了么？"梅允诺茫茫然道："我明白了？我该明白什么？"诸葛先生叹了口气道："你须明白，你跟念奴无缘，而且，蜀中唐门第一高手唐半翅联合'毒穴'温门温燕泥的这次大动作也是为了念奴呢。你明白么？"梅允诺望着诸葛先生的脸，几乎说不出话来。

诸葛先生道："你走吧！"梅允诺道："好！"虽然梅允诺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死间，但诸葛先生知道他此来的心思，自然不会难为他。

诸葛先生突然自言自语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懂得梅允诺的心，非图钱、权、名，一切都为了京师里一个叫做"念奴"的女子。他，为情而来。他，以为破了诸葛先生一方的密函一劫，就可以如权相蔡京许诺的一样见到念奴——可惜，权相轻诺，权相的许诺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诸葛先生自然清清楚楚，所以，以密函为名破死间"破帽遮颜过闹市"一党这一战就叫做"毁诺"战役，毁了梅允诺的诺言，也毁了权相的诺言，若梅允诺退出京师，自然"破帽遮颜过闹市"土崩瓦解。

梅允诺要走，小过仍在。梅允诺伸手向小过道：“小过，我要走了，你，保重！”小过也伸手与他相握道：“先生，您要去哪里？水里火里，小过跟您去？”梅允诺黯然道：“我已战败，当退出京师，再不回来。”小过脸上也露出很重的忧伤道：“先生，小过一定要跟您——”他的声音突然暗哑下去，男人跟男人的别离格外令人伤感，也许，他是由梅允诺的退走而思索到自己的去路？

长短亭前，两只相握的手越来越紧。

突然空气里听到“格格”的数声，而且，梅允诺“啊”地低叫了一声，他的两只手生生地给小过握断了，那“青花甲”的毒自然也废了。

他惊道：“小过，小过——”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小过会向自己下手？

小过脸上的忧伤还未尽褪，足底翻处，一柄雪亮的短剑插进了梅允诺的小腹，右手轻挥，刚刚击杀葛猷的钩子不知怎的化作了一把寸许的小刀，反手一刀，斩断了梅允诺的喉咙。

梅允诺的眼睛再也无法闭上，一惊之力竟至于斯？

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小过——你？”他死了。他永远不会明白！

小过收刀而立，向已经倒下的梅允诺道：“怎么不会是我？你永远不会明白！”诸葛先生、嫣红、新月都有暗暗的一惊。

诸葛先生道：“原来是你！你是——”小过轻轻一笑道：“先生料事如神，自然应该知道小过的身份！”嫣红开口道：“原来，你才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总统领？你是——”她不敢确定到底小过是不是那个人，所以住口。

诸葛先生在看小过的眼睛，良久道：“你是蔡相的第几个儿子？”此言

一出，嫣红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权相蔡京为了控制京师各大势力而派出了死间“破帽遮颜过闹市”分头打入各大势力中，而且，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支对战局举足轻重的队伍，他竟然派了自己的五个儿子也加入了死间行列。

嫣红道：“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权相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小过道：“不错，我就是蔡过。”此刻，他已经挺直了胸膛。以前在梅允诺身前他永远是卑躬屈膝的，永远对梅允诺的命令唯唯诺诺，永远是一个渺小的狗一般的侍从，但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本来身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高手。

只可惜，死间无名，暴露了姓名之后已经别无选择：“除了杀人，就是被杀！”诸葛先生叹道：“其实，你完全可以继续隐藏下去不用暴露身份的。”小过道：“也许吧，只是梅允诺一退出京师，恐怕对‘破帽遮颜过闹市’一族的士气打击很大，如此，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死间就给毁了！”诸葛先生道：“看来蔡相把自己的儿子用在死间里自然有他的道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才会这样替权相设身处地地考虑，才会把权相执掌京师的大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对待。只是不知道己方的‘长江暗桩’部队会不会有小过这般坚忍？”诸葛先生暗自思量道。

诸葛先生耳边闻听道：“诸葛先生，小过请战！”小过是死间不假，但他要求与敌人进行堂堂正正的一战，不管生死、不管战局结果如何，他都要堂堂正正一战。

诸葛先生惊——嫣红惊——新月也惊——新月已经问过嫣红：“为什么你救得了我，却救不了葛猷这个孩子？”嫣红答道：“因为，小过的出手太快，来不及相救。可小过的出手怎么会如此快？怎么似乎会比梅允诺的武功更高强？”此时，嫣红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小过才是真正的高手，他的武功比梅允诺高出太多！”诸葛先生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小过的武功高、狠、锐，该如何挡之？”诸葛先生手指微动，先暗暗地卜了一卦，却是——易经的第六十二卦小过，雷山小过，震上艮下。其解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诸葛先生突然微笑起来。其实，小过之名取自“君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小过的武功要旨为 " 抓住敌人最微小的失误进行最有效的攻击 "。

这一战,不可不战! 诸葛先生这方有三人,他终于弹指作了最后的决定道:
" 新月,你还能出手应战么? " 他竟然要派新月迎战? 新月已经历经数战、精疲力尽,立都立不稳,他竟然还派她出战敌方的高手小过?

非但新月,连小过与嫣红都怀疑自己的耳朵。

嫣红急道: " 先生——" 她要替新月出战,虽然自己也没有必胜把握,但总比看着新月送死的好! 但她底下的话旋即为诸葛先生的眼神制止。

那么,先生的话自有先生的道理? " 她只能这么想。

新月道: " 能! " 此时,她连多说一个字都没有多余的气力。

诸葛先生淡然道: " 那么,你就与小过一战,多加小心! " 这一次,小过竟然也有点小小的迟疑,向新月先抱拳道: " 新月姑娘,请了——" 言辞客气,但手底却毫不留情,猝然出手——

嫣红向诸葛先生道: " 先生怎么会再派新月妹妹出战? 她的身体支持得住么? "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新月已经卷入小过爆发的袭击里了,她的疲倦的秀发已经为小过的掌风所激,飘飞如激流中的浮萍,情势危急。

诸葛先生答到: " 小过的武功是寻找敌人武功中的破绽进行攻击,如水银注地,无所不在,任何人的武功都不可能没有破绽,他,只要抓住一点极微小的破绽就足够了。" 当然,刚刚杀梅允诺那一击,抓住破绽作迅雷不及掩耳之击,看来小过之名,名如其人。

嫣红自思自己的 " 春风弹花手 " 也绝对非无破绽可寻,若与小过对决绝无胜机。那么新月呢? 岂非凶多吉少?

所以,她问: " 先生,新月会不会危险? " 新月当然危险,因为此时,

她的足下已经开始踉跄——小过的攻击果然惊人：他的两只手忽而化作刀剑、忽而化作枪戟，忽而是山西五台派的“险峰神掌”、河南王屋派的“轩辕铸剑掌”，忽而是嵩山少林派的“达摩神拳”、“佛祖拈花指”，忽而是海南燕飞堂的“鼓浪鱼拳”……而且，他足下的攻势更是杀气惊人、腿影如山，九转莲台腿、踢破山东腿、辰州僵尸腿……每一腿都有数般变化，腿腿致命——

诸葛先生开始叹息道：“小过的武功，太高了——”嫣红想知道的是新月到底会不会有危险？

当然危险！”诸葛先生道：“小过的武功已经集权相门徒所有武功之大成，实在是武学之奇迹——只有将所有的武功在心中融会贯通，才能像他这样挥洒自如。

诸葛先生道：“昔年曾有个武林奇人将武林中所有诸家拳法交融，练成了‘百花错拳’这门武功，但他的成就比起今天的小过来恐怕不能专美于前了。”嫣红足下蓄势，准备一旦新月遇险，她就冲出解救，就算背上以多欺少车轮战的骂名也在所不惜了，毕竟姐妹情深，那一点点虚名算什么？

斯时小过突然开始放暗器——你有没有见过有人从足底放暗器的？

嫣红从来没有见过，但小过真的已经开始以足施放暗器了——他的武功当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刹那间，小过已经发出了数十个门派的近百种暗器，而且其中有几种竟然是蜀中唐门的独家暗器。

风。

暗器的风。

充满杀机的暗器的风——

新月在风里。

她的刀呢？刀仍在，但已经没有出刀的机会，她只有躲，是以她的身影飘飞得像秋天里的蝴蝶。

诸葛先生此时淡淡地笑了。他一笑，嫣红的心就放松下来。任何时候，只要先生还能笑得出来，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

果然，小过的攻势此时虽更猛，但新月的颓势已经有了转机。

小过的攻势猛地一停，随后又揉身冲上——又一停，再冲上——如此反复了九次，每次停顿的时间都更长，而诸葛先生脸上的笑意更加地盛……

到小过第九次停顿，再冲上的时候，新月的刀乍然而出——就一刀，仅仅一刀，一刀斩在小过的胸膛上——血溅寒霜。

小过呆住。

那一刀伤得很浅，因为新月力已尽，但这刀却伤了小过的心——他黯然道：“我、败、了。”——我竟然杀不了几经劫杀、摇摇欲倒的新月？

一个暴露了身份的死间，又战败，摆在他面前就只要死路一条。所以，小过自杀于长短亭。

先生要殚精竭虑维持京师平衡，其实，蔡相的用意岂非跟先生一样，同是为了京师之稳定，只不过两位所取的平衡点不同。只要先生与蔡相的两大对立势力同在京师，京师就永无宁日，至于其它的‘两大帮、四大派、六大势力’等等，只不过是两位棋盘上或大或小的几枚棋子而已，北风日厉，先生请珍重。这是小过临死前对诸葛先生说的两句话，先生已经牢牢记下。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敌人看问题的症结往往是最清晰的。所以，诸葛先生非常尊敬小过这个敌人，此次侥幸以新月的“遍身破绽即是无破绽”令小过无处下手最后胜出，已经是在对权相蔡京一方的战斗中棋输一招。看来，跟权相蔡京的战斗永远是一场无法休止、不能大意的纠葛？

长短亭上有风依然。激战结束。嫣红负着新月离开。

至于诸葛先生，早已退归西楼，因为黛绿自河北沧州大铁牢飞鸽传书来报关于蜀中唐门高手唐半翅的消息，消息如此紧急，自然是个坏消息，所以有一场更艰苦的战斗等着他去指挥——看来，只要还有权相蔡京的势力在暗流涌动，京师就永无宁日，“红颜四大名捕”的任务就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一段香

小林寒风

三女同事一夫，快乐城里不快乐。

于是，那本性纯良的女子，递出了手中的屠刀，策划了一场一石二鸟的阴谋。

只可惜，那美丽的一段香呀，却妄自诠释——人间自有公道。

一、伤口

那年冬日的一个傍晚，快乐城逍遥阁中的四个人一齐凝视着刁云胸口上的伤口。

刁云是快乐王刘擎宇的二弟子，也是快乐城里前五名的武功高手，有人甚至认为，刁云的武功比刘擎宇当年还要高明得多。此刻，他却冰冷僵硬地陈列在众人面前，只有那道伤口触目惊心。

伤口并不大，也不是很深，但出现在胸膛这个部位，足以致命。

酃沉鱼有种想吐的感觉，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她的一生中几乎跟暴力和血腥毫无瓜葛。可是，她是快乐王的大夫人，她不能在众人面前失态，她强迫自己表现出一种熟视无睹的神情。本来，她不该出现在这种场合，可是，

刁云的尸体被师默然驮到逍遥阁的时候，她正倚在阁上呆呆地看风景。

师默然是快乐王的大弟子，他恭恭敬敬地对刘擎宇道："师父，刁师弟的尸体是在金风谷发现的，您看，会是什么人杀了刁师弟？"刘擎宇约摸五十来岁，看上去依旧精力充沛，特别是那双眼睛，不怒自威，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瞒得过他。刘擎宇沉默不语，把目光转向扁红灯。

扁红灯是刘擎宇的结拜兄弟也即快乐城二城主冯旭的徒弟，平日里总是一声不吭，酆沉鱼刚嫁到快乐城的时候，还以为冯旭这个嫡传弟子是个哑巴。酆沉鱼不知道快乐王看向扁红灯做什么。冯旭在快乐城里素以机智多谋闻名，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快乐王总喜欢听听他的意见，虽说眼下他出了远门，可是也不用指望这个木头人扁红灯吧。

扁红灯也没有说什么，利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盒，打开一看，里面却是许多小巧的铁刺、铁钩、铁环什么的。

酆沉鱼嫁给快乐王已经八年了，却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场面。她不知道扁红灯将要做什么，瞪大了眼睛非常好奇地看着。

扁红灯走到刁云的尸体旁边，突然把刁云胸口上的衣服撕开。然后，他取过铁刺，把那伤口刺破，见到一些淤血。

酆沉鱼的胃终于承受不住了，呕吐的感觉无法抑制，急忙跑到窗台边，吐了几口。刘擎宇看了她一眼，又转头看向正忙乎着的扁红灯。

酆沉鱼心口难受，所幸她生性好强，加之她还要等待这件事情的答案，岂肯就此回房？她取出手绢，擦了擦嘴角。待她回身过来，扁红灯已经把那个小木盒收拾起来，重新放入了怀中。像他的师父一样，他的动作也是慢吞吞的，好久才说道："杀害刁二哥的凶器不是剑。"酆沉鱼大失所望，弄了半天，原来扁红灯只不过是推測凶手使用的武器，暗道："不是剑，是剑又怎么样？江湖上使剑的人物多如牛毛，难道他还能知道是谁用剑杀了刁云？"师默然插嘴道："不是剑？难道是枪、刺、矛？"扁红灯凝重地道："也不是，是铁

杖，凶手是用铁杖杖尖刺杀了刁二哥。”师默然一呆，道：“你敢确信你不会弄错？”扁红灯望望刘擎宇，毫无特征的脸上露出自豪的一笑，道：“我如果连什么样的兵器也查不出来，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师父十年时光吗？”刘擎宇微微颌首，道：“还有吗？”扁红灯好像受到了鼓励，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些：“从伤口的深浅和光滑度可以看出，这一杖是平平刺出，如果不是山西董家的‘平地一声雷’就应该是杭州田家的‘平湖秋月’。”酆沉鱼这时才吃了一惊，把这个貌不惊人的扁红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他竟然能够从中分析出这么多头头道道，不但能够指出凶手所用的武器，而且能够分析出凶手所用的招数，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要知天下武学以杖成名的尽管不像刀剑那么普遍，却还是有十余家之多，光从伤口来推断是何门何派的招数，谈何容易？

刘擎宇还是在微微地颌首。

扁红灯好像觉得自己成了绝对权威，语调变高，道：“江湖上把铁杖当作武器的也不过十余家，只有董、田二家才能刺出这样的一杖。然而，杭州田家自田大少爷暴毙后，已经青黄不接，近期内绝不会有人能对刁二哥构成威胁；而且田家的铁杖杖尖应该还要粗出一分，所以，弟子敢断定是山西董家的人杀了刁二哥。”师默然见扁红灯又住口不语了，不禁有些着急，道：“还有没有，你一口气说完呀？”酆沉鱼的心中不由暗乐了一下，刘擎宇的这个弟子，平素最喜快人快语，且又喜着红衣，他的名字倒真该和扁红灯的调换一下子。

扁红灯道：“山西董家的人虽然身手不错，但能够胜过刁二哥的除了董老爷子，也就只有三年前被董老爷子逐出家门的‘一苇渡江’董伟。”师默然道：“你认定是董伟？”扁红灯道：“是的。”刘擎宇忽然吐出长长的一口气，把脸转向师默然，说道：“默然，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务必小心。那董伟不但杖法很棘手，轻功也是卓尔不群。”这一瞬间，酆沉鱼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心跳不觉加速，以至于刁云的尸体是什么时候搬走的也没有在意。

二、灵感

快乐王刘擎宇成家很迟，四十岁之前他和他的十一个结拜兄弟一直在江

湖上驰骋创业，直到创下了快乐城这片基业，他才想到自己需要子嗣。而那时，他们十二个兄弟也就只剩下了他和冯旭。

不幸的是，刘擎宇的第一位夫人酆沉鱼只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接着第二位夫人邓若雪也有喜了，而且是双胞胎，可惜又是一对千金。于是，他又娶了三夫人梅梅。

其实，自从邓若雪下嫁到快乐城之后，酆沉鱼的心中就一直极不高兴，她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为什么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只能从一而终。酆沉鱼刚来快乐城的时候，觉得生活很有情趣，刘擎宇对她千依百顺，以至于她感到一年四季都美满如春。邓若雪一来，周围的一切都渐渐变得冷酷起来，刘擎宇不再经常在她的房中过夜，对她的温存根本达不到以前的一半。

三个月前，渴望雨露的队伍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梅梅。梅梅的加入，使酆沉鱼几乎对生活失望。这三个月之中，刘擎宇一次都没走进过她的房间，酆沉鱼差不多每晚都是彻夜难眠。她还年轻呀，还不到三十岁呢，她需要男人的爱抚和恩爱。她是个生理正常的女人，不甘于独守空房。

因此，酆沉鱼每时每刻都在思索着如何反击，如何能让刘擎宇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就在昨天，逍遥阁中的一幕，猛然激活了她的灵感，她感到，机会终于来了。

如果邓若雪和梅梅都死了，刘擎宇或许就会像从前一样对她呵护有加罢了。酆沉鱼想到这里，心咚咚狂跳起来。杀人，在昨日之前，她几乎连想都不敢想，刁云的死，似乎使她的胆量突然大了不少，而扁红灯的存在，更使她觉得有了机会。

二夫人邓若雪也长得沉鱼落雁，出身于武学世家。邓若雪的随身武器是“红唇刀”，酆沉鱼曾经见过。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邓若雪刚到快乐城不久，刘擎宇带着酆沉鱼和邓若

雪到大悲寺许愿求子。那天黄昏，大悲寺门外，一群乌鸦总在那儿怪叫盘旋，酆沉鱼嫌它们聒噪，邓若雪忽然取出一柄七寸长的小刀，笑着对酆沉鱼道：“大姐莫要心烦，看我把它们赶走。”她的手随随便便一甩，小刀命中一只乌鸦，跌落崖下，其余的乌鸦轰然散去。

那柄短刀就是“红唇刀”。不料这一个无心的举动却给刘擎宇带来了不快，他认为在佛寺附近杀生，是不祥的兆头。后来邓若雪产下一对女婴，刘擎宇总觉得是那次杀生所种的“因”。也就是那次之后，酆沉鱼再也没有见过邓若雪亮刀。

然而，酆沉鱼感到，邓若雪射乌鸦的手法并不是很高明，如果换作她，必定能一下子射穿两只乌鸦的脖子。她有个姑妈，是崆峒山上的道姑，武功十分了得。小时候，一到夏天，酆沉鱼就到崆峒山避暑，姑妈暗地里传了她许多功夫——点穴、剑法、暗器，酆沉鱼都学得不错。当然，这是她的秘密，连她的父母也不知情。因此，假如酆沉鱼真的想杀死邓若雪和梅梅这两个夺去了她快乐的情敌，实际上并不太困难，只是要怎样才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颇伤脑筋。

幸好扁红灯出现了，酆沉鱼也知道了扁红灯的能耐。如果酆沉鱼能够用邓若雪的“红唇刀”杀死梅梅，谁会怀疑是平日弱不禁风的酆沉鱼所为？最好是杀了梅梅之后就把“红唇刀”扔掉，扁红灯一定可以查出凶器是“红唇刀”，刘擎宇这样聪明的男人，也应该不难联想到邓若雪身上，而且令邓若雪根本没法子辩说。

再说，邓若雪也是女人，酆沉鱼就不相信她愿意接受梅梅，不相信她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丈夫。酆沉鱼敢肯定，自从梅梅霸占了刘擎宇之后，邓若雪也同她一样地嫉恨。因此，邓若雪也有充分的理由想拔去这枚“眼中钉”。这时，酆沉鱼的心情变得舒畅多了，她坐在镜前，给自己梳妆起来。

镜中的女人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多年的压抑，原本使酆沉鱼自己都不再觉得自己“沉鱼”，并且眼角也生出了几丝细纹，然而这一刻，她几乎没有看出自己有任何的衰老，她相信，除去那两个可恶的女人之后，自己必将重新

焕发青春。

木梳跟她腕上的金镯碰击了一下，发出轻轻的一声脆响。她放下木梳，把这件被刘擎宇命名为“逍遥游”的金饰摘了下来。金镯的颜色跟八年前没有任何改变，雕饰的两条带翅膀的怪鱼依旧显得逍遥。她不禁想起了邓若雪和梅梅的两件饰物，心情又黯淡下来。

刘擎宇在与每个夫人成婚之时，都送给她们一件极其精致的饰品。大夫人酆沉鱼的是一副“逍遥游”金镯；二夫人邓若雪的是一个玉锁，也即她日夜佩在脖子上的“夏日雪”；三夫人梅梅一到快乐城，刘擎宇便送了她一副耳坠，取名为“一段香”，其意分明取自“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为了“一段香”，酆沉鱼难过了好一阵子。虽说从送的首饰来看，刘擎宇并没有偏向哪一方，可酆沉鱼一想起“一段香”这个名字的含义，便会止不住地愤慨，不管是“雪白”还是“梅香”，里面都只是暗喻了邓若雪和梅梅的美，可她酆沉鱼呢，快乐王根本都没有想到她。望着镜中的自己，酆沉鱼的一声叹息便发了出来，除去邓若雪和梅梅的心也更加地坚定起来，她暗想，邓若雪和梅梅一死，那“夏日雪”和“一段香”还不全都是她的？

忽然，酆沉鱼想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红唇刀？她从哪里去弄红唇刀？如果去向邓若雪借，那么全盘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已经失败。去偷吗？她哪里知道邓若雪把刀藏在什么角落？怎么办，难道就让这完美的计划白白地夭折？

正在此时，女儿芸芸进来了，抽泣着说道：“妈妈，芸芸的小手手痛痛。”见到女儿，酆沉鱼眼睛一亮，丈夫已不再属于自己，女儿总归还是她的。她把芸芸抱了起来，看到她的手背上有一道抓痕，心疼地道：“你的小手手是谁抓的？”芸芸止不住哭出声来：“是芬芬……”酆沉鱼道：“芬芬为什么要抓你？”芸芸泪流满面道：“她要小偶偶，芸芸不给，她就抓芸芸。”酆沉鱼记了起来，芸芸所说的“小偶偶”，是刁云曾经给她做的一个木偶玩具，于是道：“现在小偶偶到哪儿去了？”芸芸道：“叫芬芬抢去了。”酆沉鱼有些怒其不争地道：“你比芬芬大两岁，还打不过她，你有什么用呀？”芸芸一下子大哭起来：“妈妈妈妈，芬芬和芳芳两个人打芸芸一个，芸芸……”芬芬和芳芳就是邓若雪所生的孪生姐妹。酆沉鱼暗叹一声，把芸芸搂在怀里，哄着道：“芸

芸不哭，妈妈帮芸芸把小偶偶要回来。”酆沉鱼心头有气，一旦丈夫有了其他女人，不但自己备受冷落，连女儿都跟着受气。她想，如果梅梅真给刘擎宇生下个儿子，她们娘俩儿怕更难在快乐城立足了。

既然不可能向邓若雪要“红唇刀”，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再上大悲寺，到那危崖下面去寻那支射杀乌鸦的“红唇刀”。酆沉鱼决定去见刘擎宇，一来问邓若雪要回芸芸的木偶玩具，二来怂恿刘擎宇带她和邓、梅三人往大悲寺许愿。

碰巧的是，刘擎宇也正好有事要同酆沉鱼和邓若雪、梅梅商量，他要说的也恰恰是酆沉鱼急于想做的——过些日子，让酆沉鱼和邓若雪陪着梅梅上大悲寺。虽然刘擎宇没说到大悲寺去干什么，但其意显而易见，无非像上次一样，求上苍给刘家留根香火。

三、乌鸦

七日之后的黄昏，一行九人进了大悲寺。除了酆、邓、梅三位夫人，还有扁红灯及几个奴仆。她们进入寺门的时候，正值日薄西山，门外又有一群乌鸦临空乱舞。酆沉鱼不免觉得奇怪：“大悲寺周围乌鸦怎么特别多？”大雄宝殿外面，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正敲着木鱼，低声吟诵：天也空，地也空，一切虚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沉为谁功。

名也空，利也空，尔虞我诈不轻松。

金也空，银也空，死到临头抱不动。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工蜂采得百花蜜，一世辛苦一世空……

郦沉鱼觉得这段说词很有意思，心里暗思：“是呀，人生原本就是一场梦。但是，即使是梦，我也要努力让自己的这场梦变得精彩一些，起码，我要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丈夫。”刘擎宇是大悲寺的大香客，寺院内的住持对这三位夫人自然不敢怠慢，给每一位夫人都安排了一间干净敞亮的厢房。住持对梅梅说道：“三夫人是第一次光临敝寺吧？敝寺地处高山，食宿或有不周到之处，却也有一样好处。”无论何时，梅梅看上去都是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女人，她显得很有修养，矜持地道：“不知大师说的是哪一样好处？”住持道：“三夫人来时不是经过了一处危崖吗？那里虽然地势险恶，却是观看日出的好去处。‘大悲日出’这一胜景，也正是敝寺之所以能够香火旺盛的原因之一。许多香客都是为了观看日出，才顺便来敝寺施舍的。据说一百多年前，苏州四大才子之首唐伯虎也到敝寺来观赏过‘大悲日出’，还写了好几首诗。”这个住持显然是个健谈之人，继续道：“如果三夫人有兴致，明晨不妨和夫夫人、二夫人也去看看。”晚膳之后，梅梅与郦沉鱼约定，明天一早就去观日出。而邓若雪却说自己身子骨不行，不想摸黑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看日出。她说，太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何必非要到那里去看。当然，邓若雪与郦、梅二人相比，确实缺乏了风雅和情趣。

郦沉鱼早早就歇下了。子夜刚过，她忽然一骨碌爬了起来，悄无声息地越墙出了大悲寺，向危崖处摸去。暮冬的夜风凛冽刺骨，郦沉鱼被子夜的山风一吹，机伶伶地打了个寒战。为了行动方便，她穿得并不多，有意把那件貂皮大衣留在了房间，更觉出气候的恶劣。她独自一人来到危崖，当然不是为了等待日出，而是想下去找那把“红唇刀”。危崖周围有些薄薄的雾，在朦胧的月色下，山峦显得虚无飘渺，仿佛不在人间。

郦沉鱼准备得比较充分，她取出一捆长长的绳索，细细的，却很结实。她舒了一口气，找一棵松树把绳索一头系住，然后攀援而下。她毕竟技出名门名派，身手矫健，不一会已经攀下六十余丈。

正在郦沉鱼担心绳索不够长的时候，双脚已然踩实平地。

上次邓若雪射落乌鸦的时候，郦沉鱼虽然没有太在意，却也估摸得出乌鸦所坠的位置。因此，她立即点燃火折子，在崖底细细寻找。可是，崖底黑

乎乎一片，月光也无法透射下来。火折子的光芒实在有限得很，照不到多远。

酆沉鱼忽然想，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那只倒霉的乌鸦恐怕早就烂透了，那柄“红唇刀”恐怕也已经锈迹斑斑。如果她不留心，即使见到了刀，也难以分辨。故而，她不敢分散注意力，几乎是脸贴着地面搜寻。枯枝树叶积了一地，不知已经堆积了几千几百年，要找一件东西谈何容易？

一个时辰过去了，酆沉鱼差不多找遍了崖底的每一寸土地，乌鸦的骨骼倒有不少，却独独不见那柄“红唇刀”。崖底的地方并不大，如果在白天，可以一目了然，但在黑夜，要找一件东西确实非常辛苦。酆沉鱼自认不会找错地方，自己的搜索也不可谓不细致，所以，她几乎怀疑那只被邓若雪射杀的乌鸦又复活飞走了。

她泄气了，抬起头来，借着火折子的微光，猛然发现前方竟立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惊之下，慢慢接近，原来是一个小木屋。这个发现比她找不到“红唇刀”更令人惊讶，有房子，是不是就意味着崖底有人居住？在这不见天日的危崖下面，有什么人敢居住呢？既然崖底有人，那么那柄“红唇刀”会不会被那人取走了？

酆沉鱼有些心惊肉跳，因为她偷偷出来找刀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果小木屋中的人知道了这件事，难保不会日后泄露出去。

她接近小木屋，吓了一跳。原来屋前一动不动地站了个人，酆沉鱼感觉到那是一个女人，并且风姿绰约。酆沉鱼暗道：“这女人是谁？又是在为谁风露立中宵？”那女人也没有说话，一直到酆沉鱼走到跟前，都没有吭声。酆沉鱼仔细一看，几乎哑然失笑——哑然之后却是惊奇和恐惧。

原来那女人只不过是一尊玉雕，用上好的黄玉雕成。黄玉是玉石中的上品，是谁有这么大的手笔把这么大的一块黄玉雕刻成像？

那玉像雕刻得纤毫分明，栩栩如生。也正是那玉像如此生动，酆沉鱼才觉得惊奇和恐惧。因为那玉像所刻的居然就是酆沉鱼。

这一瞬间，酆沉鱼仿佛痴呆了，是谁为她雕刻的？目的何在？难道在小木屋中所住的不是别人，而是快乐王刘擎宇？

酆沉鱼马上觉出了自己这种想法的幼稚可笑，快乐王是绝对不会到这种鬼地方来居住的，如果真的是快乐王，酆沉鱼反倒释然，既然快乐王如此眷念她，她又何必再去争风吃醋呢？

她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哥，那位表哥不但玉树临风，而且擅长琴棋书画。从小，她就非常崇拜他。她差一点点就嫁给了那位表哥。她和表哥门当户对，双方父母早就订了娃娃亲。然而，那年表哥上京赶考，一去不回。据说是渡河时遇上风浪，翻了船，无人生还。莫非表哥并没有死，而是隐居于此？是不是抑制不住对酆沉鱼的想念，才弄来这块硕大的玉石，雕刻出酆沉鱼的模样？小木屋中住的难道真是表哥吗？

然而，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酆沉鱼黯然一想：“表哥如果活着，既然对我朝思暮想，又为什么不亲自来看看我呢？”既不是快乐王，又不是表哥，又有谁会雕刻她的玉像？

出神之际，小木屋的门打开了，扑啦啦飞出一大群怪叫着的乌鸦，有几只差不多是擦着酆沉鱼的脸皮掠过，把她吓了一大跳。她实在无法想像，会有人把一大群乌鸦养在屋子里。

屋内传出一个狼嚎般的声音：“谁敢打扰老子的清梦？”

四、情殇

酆沉鱼心头大震，立刻明白此人绝不是表哥。她脑筋转得快，一下子灭掉火折子，掏出一块手绢，把面孔蒙了起来。

屋内的人已经点亮一盏灯，走了出来。

酆沉鱼见了此人，差点作呕。

那是一个腰身有点佝偻的老者，头发花白，本来比较清癯的一张脸上却有一条很深的刀疤，红白相间的皮肉翻卷着，还断了一条腿。

那老者见门外是个女人，显然也有些意外，道：“你是谁？半夜三更地来做什么？”酆沉鱼不想跟他多说话，也不详问那玉像的事情，直截了当地道：“我是来找一件东西的，不知老丈见过没有？”大概因为酆沉鱼是个女人，那老者说话不再像先前那么凶恶，虽然声调有些嘶哑，却已顺耳许多：“夫人要找的是什么东西？”酆沉鱼道：“红唇刀。”老者道：“红唇刀？是不是那柄七寸长的短刀？”酆沉鱼心道，果然是叫此人拾了去，遂道：“不错，老丈见过？”老者道：“你是川北邓家的什么人？”酆沉鱼一怔，没想到这老者也熟知武林中事，就道：“我是邓若雪，那柄刀就是我的。”老者突然嘿嘿一笑，道：“如果那柄刀是夫人的，为什么白天不找，偏偏这个时候黑灯瞎火地忙活？而且据我所知，那柄刀遗落在这里已经有五六年了，夫人为什么到今夜才来寻找呢？”酆沉鱼心中有气，淡淡道：“我自己的刀，我喜欢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难道一定要有理由吗？”老者哈哈狂笑起来，道：“你知不知道，刚才老子还想放你走的，现在，可别怪老子不客气了。”酆沉鱼心中一惊，道：“老丈想杀我？”老者道：“夫人还不算太笨，你可知老子为什么要杀你吗？”酆沉鱼道：“为什么？”老者道：“你找你的刀也许不需要理由，但是老子杀你，起码有四条理由。”酆沉鱼一怔，只听那老者又道：“你不要觉得奇怪，首先，你冒犯了老子，要知道，以前在江湖上，就算别人白了老子一眼，老子也不会放过他。”他嘿嘿笑了数声，“其次，六年前，你射杀了老子的一只乌鸦。”酆沉鱼惊道：“你的乌鸦？那些乌鸦是你养的么？”老者道：“别人可以养狗养猫，老子为什么不可以养乌鸦？最起码，乌鸦比人忠实多了，人会欺骗人，乌鸦即便报的是丧，也不至于欺骗人。”酆沉鱼道：“老丈说有四条理由，那么还有两条呢？”老者阴森森地道：“第三，十九年前，前来围杀老子的八大高手之中，有一个名叫邓子毅的人，不知是夫人的什么人？”酆沉鱼的冷汗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终于知道眼前是什么人了。邓子毅正是邓若雪之父，十九年前，跟其他七位高手围杀乌鸦道人，虽然最后把乌鸦道人打下了悬崖，但也伤三死一。敢情那处悬崖指的就是这处危崖。她惊道：“你是乌鸦道人！”老者冷笑道：“夫人果然知道老子的字号，这也正是老子

杀你的第四条理由，我怎么能让你活着离开呢？如果江湖上知道老子还没死，老子岂不是将无处藏身？”酈沉鱼魂魄颤动，心下大骇。乌鸦道人的事情她不止听说过一次，第一次听闻此事是在崆峒山的时候。这个乌鸦道人本来是崆峒派的高手，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被逐出崆峒，听一位道童说，乌鸦道人被逐好像跟酈沉鱼的姑妈有关。乌鸦道人被逐后，在江湖上掀起血雨腥风，最后崆峒派的掌门人邀约了江湖上七位高手围捕他，虽然把乌鸦道人打落悬崖，但是那掌门人也死于这一役之中。酈沉鱼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恶魔居然没有死。她心知乌鸦道人绝对不会放过她，于是迅速抽出暗藏的短剑，一剑疾刺乌鸦道人心窝。

乌鸦道人虽在那一役中断了一条腿，但身手依旧十分敏捷，不知怎的就躲开了酈沉鱼的剑刃，转到酈沉鱼身后，反手一掌，击中酈沉鱼后心。

酈沉鱼被击得眼冒金星，几乎晕厥，但她知道危在眉睫，不敢有丝毫松懈，反手一剑，正是她姑妈所传的崆峒派绝技“西风八剑”中的“翰海雄风”。乌鸦道人咦了一声，退了三步，喝道：“西风八剑，你是什么人？”酈沉鱼不敢答话，不容乌鸦道人喘息，一招“大漠孤烟”，直取乌鸦道人胸腹。

乌鸦道人身形快得如鬼魅一般，不但闪过酈沉鱼的攻势，还趁势扳住酈沉鱼的右肩，稍一用力，酈沉鱼已是半身麻木，动弹不得。乌鸦道人阴阴笑道：“夫人最好回答老子的问话，否则，老子保证你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生下来。”酈沉鱼忆起乌鸦道人当年惨绝人寰的恶迹，不禁心如死灰，道：“恶魔，你杀了我吧。”乌鸦道人道：“夫人放心，老子一定会杀死你的。如果你想死得痛快，就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酈沉鱼已经后悔了，如果她不想杀邓若雪、梅梅，就不会来寻刀，也就不会落在这个恶魔手中。她暗叹一声，道：“你想问什么？”乌鸦道人道：“西风八剑是谁传给你的？”酈沉鱼故作不懂，道：“什么西风东风，我不懂。”乌鸦道人沉声道：“‘翰海雄风’，‘大漠孤烟’，不是西风八剑又是什么剑法？”酈沉鱼知道乌鸦道人技出崆峒，必然瞒不住他，只好道：“是一个游方道士传给我的。”乌鸦道人道：“那道士叫什么？”酈沉鱼还没有回答，一阵劲风吹来，把她那蒙在脸上的绢帕拂动。刚才动手时，丝绸已有所松动，因此，风一拂过，丝绸也掉落于地。

乌鸦道人顿时手一松，惊道：“如影！”郗沉鱼听了“如影”二字也困惑之极，因为如影正是她姑妈的道号。

乌鸦道人突然变得痴迷起来，喃喃道：“如影，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我知道……”郗沉鱼看着他那痴呆的目光直直地盯着自己，惊疑不定，难道眼前这个丑恶的乌鸦道人与她的姑妈有什么牵连？她瞥见乌鸦道人身旁的那尊玉像，骤然明白了。那尊玉像所雕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姑妈如影，她的面目与如影非常相像，难怪她一开始竟误以为那玉像就是自己。

乌鸦道人梦呓般道：“如影，你终于知道我的心意了，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到这里来看看的。”郗沉鱼终于证实了昔年那位道童所说，乌鸦道人被逐出崆峒派，与姑妈有牵连。乌鸦道人暗恋如影，求爱不成，差点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容于山门。可以想像，被赶出山门的乌鸦道人依旧对如影如醉如痴，终至性情大变，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郗沉鱼凝视着那尊玉像，暗想，就凭乌鸦道人的这份痴情，姑妈也应该觉得幸福了，最不济，他也比快乐王要专一得多。

她猛地咬了咬牙，把手中的短剑刺向乌鸦道人胸口。

乌鸦道人正沉迷于旧日情怀，根本没有闪避，短剑从心口透入，直至没柄。

郗沉鱼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得手，松开短剑，一时呆了。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杀人。

乌鸦道人的背脊倚住玉像，竟然露出奇异的一笑，那一笑有着说不尽的温柔、欣慰、幸福，他双目紧紧地盯着郗沉鱼，沙哑的嗓门发出无比轻柔的声音：“如影，能死在你的手中，我感到很幸福，很幸福……”然后，他慢慢地循着玉像萎然倒地。直到死，乌鸦道人还认为眼前的人是他眷恋了半生的如影。

这一瞬间，郗沉鱼忽然觉得无比的惆怅，快乐王对她，只要有乌鸦道人，对如影的一半就足够了。如果能够交换，她宁愿自己就是如影，她甚至觉得

乌鸦道人是个可怜的人，他所犯的种种恶行也变得情有可原，她反而认为是姑妈害了他，如果姑妈能够欣赏他，乌鸦道人还会变得穷凶极恶吗？一个感情受到创伤的人，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可是，酆沉鱼又不得不杀掉他，她既然要实施她的计划，就绝不能留下乌鸦道人这个活口。

酆沉鱼在小木屋中找到了那柄“红唇刀”，果然是被乌鸦道人收藏起来了，没有生锈，依旧寒光四射。

五、日出

被乌鸦道人这么一折腾，天色已经有些蒙蒙亮了，山雾却反而更浓了。

酆沉鱼心道：“我必须立刻赶回去，否则让邓若雪和梅梅知道我不在房中，一定会起疑心的。”她顿时忘记了疲惫，很快攀着绳索到了崖顶。

当她攀上危崖的时候，又是大吃一惊。危崖上面居然有一道人影，并且看见了她，诧异地道：“大姐，你上哪里去了，难怪你的房中没有人。”酆沉鱼惊得魂魄离位，那人竟然就是梅梅。幸好她脑子转得快，急中生智，道：“原来三妹也这么早就来了，我只不过比你早了一些。”梅梅显然不相信，道：“大姐也真是的，走时怎不唤一下小妹，弄得我这一路行来提心吊胆的。”酆沉鱼心知梅梅不会轻信，就道：“我也是的，大概是把四更听作了五更。我叫过三妹，叫了三声，三妹没有回音，以为三妹也像二妹一样，身子骨禁不住寒冷，不来了呢。”梅梅惊疑地望着她，发现酆沉鱼云鬓有些乱，道：“大姐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脸上，梅梅一直与酆沉鱼相处得不错，遂轻移莲步过来，想帮酆沉鱼理一理鬓角。

酆沉鱼念头电转，想：“我这副模样，必然瞒不过这个秀外慧中的梅梅。好在眼下没有人，我何不趁机害了她性命？”她杀机一动，眉目反而轻松起来，反正她刚刚杀了乌鸦道人，再杀梅梅，也是顺便的事情，何况她想杀梅梅蓄谋已久。她压制住心头的狂跳，平静地道：“三妹，我衣饰和头发有些乱是不是，唉，这还不是让那枝梅花搞的。”梅梅姓梅名梅，自然对梅花情有独钟，登时眼睛一亮，道：“梅花？在哪里？”

电光火石之间，右手疾伸，手指直直地点在了梅梅胸口的“璇玑穴”上）

在渐渐亮起来的天光下，梅梅更显楚楚动人，这副神情，连酆沉鱼见了也不禁心动。如果不是夺去了快乐王对酆沉鱼的宠爱，酆沉鱼实在狠不下心来杀她。她眼睛直直地盯着梅梅耳尖的“一段香”，终于一咬牙，道：“那不是吗？”梅梅循着她的手指望去，透过山雾，居然真的看见了几点红梅。

那株梅花扎根在危崖边上，虬曲无状，在雾霭中若隐若现。酆沉鱼本是随手一指，只要梅梅举目望去，她立即在背后下手。她没有想到那里真的有一株老梅，刹那间，也怔住了。

梅梅露出感动之色，拉住酆沉鱼的手，道：“大姐，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为了帮我摘一剪梅花，竟爬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去，如果有什么不测，梅梅还怎么有脸活呀。”酆沉鱼见她眼中有盈盈泪光，知道她是动了真情，暗道：“如果你知道我就是要把你送去黄泉的无常鬼，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她微叹一声，道：“可惜，我试了好几次，还是攀不到那里去。”梅梅紧紧握住她的手，道：“大姐既然有这份心，就算没有摘到，小妹也一样感激。”她身上裹着厚厚的貂皮大衣，手上暖烘烘的。她又柔声道：“大姐，天气这么冷，你怎么不把大衣穿上？”快乐王给三位夫人各送了一件貂皮大衣，是以梅梅有此一问。

酆沉鱼的眼睛依然看着那一对耳坠，笑道：“我来得太匆忙，忘了穿。”梅梅道：“山风奇寒侵骨，大姐冻坏了怎么办？瞧你手这般凉，还是把我这件穿起来再说。”说着，她开始脱衣。

酆沉鱼几乎被她的真诚打动，她心中不断呼喊：“不能，我不能放过她，她夺了我之所爱，我岂能轻言放弃？”她咬咬牙，顿时化掌为指，直戳梅梅后心。

梅梅正在脱大衣，根本没法空出手来反抗，眼看将一指命中，梅梅却忽然向前直蹿。没想到，平日里看上去温柔文静的她，这一刻竟退得比狡兔还要快三分。

酆沉鱼不禁心惊胆战，千算万算，她竟是没有算到梅梅一也会武功，而且好像比自己还要高明。此时此刻，不容她细想，只有向前紧逼。酆沉鱼跳出崆峒，轻功原本是她的长项，虽然梅梅逃逸得十分迅捷，但双手毕竟为貂皮大衣的双袖所缚，影响了速度。酆沉鱼已渐渐逼近，梅梅边逃边从貂皮大衣中脱出双手。也是梅梅命当该绝，由于山上的浓雾影响了视线，再加上慌不择路，她的前方竟是岩壁。她只得转回身来，重新选择方向。也就是这么一耽搁，酆沉鱼已然袭到身前。梅梅登时脸如死灰，她自忖不幸，右手蓦然间朝着酆沉鱼疾抖了抖。酆沉鱼一愣，不知梅梅发出的是什么暗器，她一狠心，就是拼着受梅梅一下暗器，也要先拿下她，电光火石之间，右手疾伸，手指直直地点在了梅梅胸口的“璇玑穴”上。梅梅登时动弹不得。

结果并没有什么暗器打在她的身上，酆沉鱼暗笑自己过于小心，长出了一口气。

梅梅惊惧万分，道：“大姐，这是为什么？”酆沉鱼冷笑道：“为什么？你夺走了我的丈夫，这时候居然还问我为什么？”梅梅道：“夺走了你的丈夫？快乐王不也是你的丈夫吗？”酆沉鱼道：“我的丈夫？快乐王还算是我的丈夫吗？我怎么允许我的丈夫有其他女人呢？”梅梅花容失色，颤声道：“就是因为快乐王娶了我，你才要杀我吗？”酆沉鱼道：“这理由难道还不够吗？自从你们两个来了，我过的是什么日子？那简直是守活寡你知不知道，”酆沉鱼的情绪激动起来，“你们还不该死吗？”梅梅惊道：“你也想对付二姐？”酆沉鱼恶狠狠地道：“她同样该死，你放心，我一定会让她尽快来陪你。”梅梅道：“二姐是川北邓家的人，你不一定斗得过她。”酆沉鱼淡淡道：“你的武功也不差，还不是一样逃不出我的手心。”梅梅道：“那是我没有防备，如果我知道你要杀我，你未必胜得了我。”酆沉鱼的面容变得狰狞起来，道：“不错，你的武功确实不错，我也没有料到你居然会武功。然而，我斗邓若雪，何必要用武功呢？”梅梅道：“那你用什么？”酆沉鱼缓缓取出那柄“红唇刀”，笑道：“你见过这把刀吗？”红唇刀在晨曦中中闪着寒光，其薄如纸，被这样的刀刺一下，是不是会像情人吻过一般，不会有痛苦？梅梅眼睛里闪过一丝讶色，旋即有些明白，道：“难道这就是川北邓家的红唇刀？这是二姐的武器，你怎么会有？”酆沉鱼得意地笑笑，道：“这正是我聪明的地方，如果我用此刀杀了你，你说快乐王——不，那个时候他又是我的丈夫了，他会怎么想？”

梅梅恨声道："好，好，酈沉鱼，算你毒。"她自知必死，又恢复了平日的风采，毅然道："你杀吧，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总要叫你阴谋败露，丈夫也定会为我报仇。"酈沉鱼冷道："好，你就等着快乐王为你报仇吧。"说完，红唇刀一送，刺进了梅梅的心房，梅梅缓缓地往下倒去。

此时，朝阳正从厚厚的雾霭中浮将出来，像刚刚诞下的婴儿，浑身浴血，清灵，空旷，深邃，古朴。酈沉鱼仰望着它，心中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畅。一夜之间连伤两条人命，酈沉鱼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安。不管怎么说，虽然事情颇多转折，但毕竟未脱出她的算计。她俯下身，轻轻地把红唇刀抽了出来，由于刀身太薄，血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喷溅得满地都是。

也就在此时，酈沉鱼忽然发觉了一件事，梅梅左耳上的"一段香"竟然不知到哪儿去了，只剩下右耳的一只在闪着幽幽的光芒。酈沉鱼猜想可能是在梅梅逃遁的过程中掉落了，由于天色大明，她已无心去寻找那"一段香"。尽管她想得到它由来已久，可无论如何，只要把梅梅和邓若雪除去了，什么"一段香"、"六月雪"就都变得无足轻重。她最想要的，只是快乐王这个丈夫。

冰冷的山风，迷离的浓雾，惨红的朝阳。

酈沉鱼轻叹一声，把红唇刀抛进梦幻一般的霞光里。

六、若雪

冬日黄昏的大悲寺，显得十分清静，寺院上空掠过的乌鸦啼叫得格外清脆、惊心。

梅梅的尸身静静地躺卧在她的厢房中，此外还有快乐王刘擎宇、扁红灯、师默然、邓若雪和酈沉鱼五个人，每个人都很沉默，而刘擎宇非但沉默，并且沉痛。毕竟，最近几个月来，他最难以忘怀的就是梅梅。他本指望梅梅能给他刘家续上香火，是以往才让梅梅来到大悲寺，孰料梅梅留给他的只是一缕香魂。

刘擎宇和师默然是接到扁红灯的飞鸽传书之后才快马赶来的，快乐城到大悲寺足有一百余里，他却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

终于，刘擎宇开了口，他所问的对象居然是师默然：“默然，你师弟刁云是不是山西董家的‘一苇渡江’董伟所杀？”师默然早已把此事汇报过了，见刘擎宇再次问起，不免有些奇怪，道：“不错，我这么问他的时候，他承认了。”刘擎宇的面庞除了悲痛，没有其它表情，继续道：“你有没有问他，他是不是用铁杖刺杀了你师弟，而且是那一招‘平地一声雷’？”师默然捉摸不透师父的心意，道：“我问了董伟，他当时很惊讶，还反问我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刘擎宇道：“然后你就把他杀了？”师默然点头道：“是的，我趁他分神之际骤然出招。因为我知道，董伟是个劲敌，如果交起手来，我不一定杀得了他。”刘擎宇把目光移向扁红灯，道：“我之所以把此事又问一遍，只是要告诉你们，红灯所作的判断没有出差错，他的确已经像他师父一样，能够从伤口中探索出许多蛛丝马迹。”他的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掠过，因为梅梅的死，连他的目光也变得非常悲哀和苍凉。

酈沉鱼知道刘擎宇必然会从梅梅的伤口来搜寻凶手的线索，心里更踏实了一些。

刘擎宇徐徐地道：“尸身是谁先发现的？”酈沉鱼马上接口道：“是我。”刘擎宇脸上的痛心之色更浓，道：“什么时候？”酈沉鱼道：“天刚亮的时候，我才行到那处悬崖，就发现三妹她已经遇害了。”刘擎宇淡淡地道：“你这么早去那里干什么？”酈沉鱼道：“昨夜我与三妹约好，今天一早就去看日出。”刘擎宇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缓，但却更显悲凉：“既然约好去看日出，你们为什么不一道去？”酈沉鱼怔了怔，道：“我也不知道三妹她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先去？老爷，如果你认为是我害了三妹，我也没有法子证明自己的清白。”她之所以在后面加上这么一句，是想以攻为守，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邓若雪忽然插口道：“老爷，我可以证明，大姐确实是和三妹约好去看日出的。”酈沉鱼暗自偷笑，在她心里，正愁邓若雪不会出来替她说话。因为邓若雪如果也想着要除去她，她简直没有办法替自己辩白。

果然，刘擎宇不再追问酆沉鱼，而是把凄怆的目光转向邓若雪，缓缓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跟她们一道去？”自从那次射下乌鸦之后，邓若雪渐渐变得深沉了许多，道：“我经不起风寒露凉。”刘擎宇道：“但是，你却知道梅梅要去。”邓若雪道：“是的，我知道。”刘擎宇猛然蹦出一句：“平日里，你与梅梅很少能说上几句话，你的心底是不是很恨她？”邓若雪不假思索地道：“是的，我恨她，她抢走了我的丈夫，抢走了芬芬和芳芳的父亲。”邓若雪这样回答，酆沉鱼几乎想拍案叫绝。她怎么也想不到邓若雪除了跟自己一样嫉恨梅梅，还敢公开承认。

师默然和扁红灯都有点不自然，师默然起身道：“师父，我和红灯去看看法事布置得怎么样了？”刘擎宇不紧不慢地道：“你们用不着回避，都给我好好坐着。”邓若雪道：“是呀，红灯更不能走，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替二婶看看三婶的伤口。否则，你二婶恐怕难以做人了。”酆沉鱼觉得邓若雪很笨，心中暗笑：像她这么笨的人，我若还整不死她，那才见了鬼了。”扁红灯望望刘擎宇，梅梅毕竟不是刁云，没有快乐王的首肯，他岂敢动手验尸。

刘擎宇冷冰冰地道：“红灯，你二婶的话你听见了没有？”扁红灯有些诚惶诚恐，道：“可，这是三婶呀……”刘擎宇道：“男子汉大丈夫还忌讳什么？如果你想继续在快乐城做事，就不要再婆婆妈妈。”扁红灯面上一红，只得掏出了那个小木盒。

梅梅的胴体很快陈列在众人面前，虽然芳魂已逝，却依旧冰肌玉骨。扁红灯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敢下手检验。铁刺铁钩在梅梅的肉体上只划动了一会儿，扁红灯就把零零碎碎的工具收了起来。酆沉鱼见扁红灯这么快就结束了检查，觉得有些意外。

邓若雪道：“红灯，你可以给二婶答案了吗？”扁红灯自豪地道：“当然可以，这道伤口太简单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邓若雪道：“你三婶是被什么凶器所伤？”扁红灯突然转头望着刘擎宇，很有点为难。刘擎宇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梅梅的身体上，这时忽地起身，把梅梅的衣服盖上，然后道：“傻小子，你师父怎么会调教你这样吞吞吐吐的弟子来，有什么话就说，不要有任何顾虑。”扁红灯道：“杀三婶的凶器是……红唇刀。”酆沉鱼虽然早就知

道扁红灯会说出“红唇刀”三个字来，但直到扁红灯真的说了出来，她才轻松地吁出一口气。

奇怪的是，邓若雪居然丝毫没有动容，连一点惊异的表情也没有，似乎她早就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她说：“是不是川北邓家的‘红唇刀’？”扁红灯惊疑地看着邓若雪，道：“难道除了川北邓家，江湖上还有另外的红唇刀吗？”刘擎宇道：“你会不会看错？”扁红灯道：“绝不会，红唇刀刀身奇薄，一刀刺入，血都不会喷射出来。如果连这种伤口我都验不明白，我扁红灯就不配在快乐城混了。”刘擎宇又追问道：“有没有可能是其它的利器？”扁红灯自信地道：“绝对没有可能，江湖上的短刀虽然不少，什么赤练刀、眉月刀……但只有红唇刀才会留下这样的伤口。”刘擎宇黯然道：“沉鱼，若雪，你们相信红灯的判断吗？”酆沉鱼还未答话，邓若雪却已经接上口：“其实这样的伤口，用不着红灯，只要是见过红唇刀的人都可以看出来。”刘擎宇道：“那么你也认为这是红唇刀的刀口？”邓若雪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样的利器能够造成这样的伤口。好，好。”刘擎宇脸上的表情哀痛之极，道：“这么说，我的直觉没有欺骗我，确实确实是自家人害了梅梅。”师默然和扁红灯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

刘擎宇道：“若雪，你的娘家有没有人在这大悲寺附近？”邓若雪从容地道：“没有。那么，你的红唇刀有没有遗失过 没有。”刘擎宇谁也不看，只低着头不住发话：“你为什么回答得这么肯定？”邓若雪露出神秘的一笑，道：“实际上，六年前，我就已经把我的刀全部销毁了。”刘擎宇道：“你为什么要销毁红唇刀 因为我杀了那只乌鸦，以至于冒犯了神灵。”酆沉鱼不禁心里一凉，她费尽心思谋划，却没有算到邓若雪已经没有了“红唇刀”。刘擎宇道：“那么，现在梅梅为红唇刀所杀，你又作何解释？”邓若雪轻叹道：“我没法解释。”事情仿佛已经很明显了，邓若雪销毁“红唇刀”又没有人能够作证，即使真的已经销毁，谁又敢肯定她没有留下一柄？面对血淋淋的证据，邓若雪的的确确是有口难辩。

几人沉默了好一会，又是刘擎宇开口打破寂静：“若雪没法解释，我却可以解释。沉鱼，若雪，你们想不想听听？”酆沉鱼点点头。

刘擎宇道：“我可以作证，若雪所有的刀子都在六年前销毁了。”邓若雪看了他一眼，道：“可是，我很有可能偷偷藏起了一柄。”刘擎宇道：“就算你有一柄红唇刀，又有什么用？你杀得了梅梅吗？”邓若雪仿佛有些奇怪，道：“为什么杀不了？我可是出自川北邓家的呀。”刘擎宇淡淡道：“你知道不知道梅梅也会武功，而且绝对比你高明。”邓若雪忍不住睁大了眼睛。刘擎宇道：“梅梅技出峨眉派，只是她不愿展示自己的武功而已。”酩沉鱼暗称侥幸，峨眉派以剑术和轻功驰名武林，难怪梅梅的身法快若闪电。如果梅梅对她早有提防，恐怕死在危崖的就是她酩沉鱼了。

刘擎宇苦笑道：“梅梅会武功。而且，若雪，你在生下芬芬芳芳的时候，内气震荡，经脉已经受到严重创伤，可以说，你的一身武功早已毁了。”酩沉鱼这时才真的吃惊万状，她怎么可能想得到平时看上去好端端的一个邓若雪竟然武功全废。

刘擎宇转头对扁红灯道：“你二婶说身子骨不行并不是推托之辞，她确实没有法子到危崖那里观看日出去。”他顿了顿，又道，“因此，你二婶是绝对没有能力杀你三婶的。”既然邓若雪杀不了梅梅，那么又是谁呢？

酩沉鱼没有太担忧，即使自己的计划已经失败了一半，快乐王又凭什么理由怀疑到她头上，“红唇刀”又不是她酩沉鱼的？

七、耳坠

一屋人默默无语，厢房内一片沉寂。

依旧是快乐王打破寂静，他苍凉的脸上闪过一丝愠色，徐徐道：“你们心里一定在想，既然若雪的刀已经全部销毁，那么凶手的红唇刀又是从何处得来的？”邓若雪见刘擎宇已经为自己洗脱了嫌疑，心中有些感激，眼圈红红的地望着他。

刘擎宇道：“若雪，其实你也错了，你的刀并没有完全销毁。”邓若雪一愣：“这不可能。”刘擎宇道：“起码还剩下一柄，就是你射杀乌鸦的那一柄。

"邓若雪恍然大悟道："难道凶手找到了那柄红唇刀？"刘擎宇点了点头，道："不错，凶手显然蓄谋已久，在崖底找到了那柄红唇刀。"说着，他从袖中摸出了一柄刀子，其薄如纸，长仅七寸，正是"红唇刀"。酈沉鱼的心沉了下去，她知道刘擎宇之所以能够创下快乐城这片基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心细如发，却哪里想得到他已经到过崖底。

刘擎宇沉痛地盯住酈沉鱼，连声音都有点凄然："沉鱼，乌鸦道人就是你杀的吧 乌鸦道人"四个字一出口，邓若雪、师默然和扁红灯都惊呆了。邓若雪不禁问道："乌鸦道人不是已经死了十多年吗？"刘擎宇道："不，十九年之前，你爹和其他七位高手只是把他逼落了深崖，其实他幸存了下来。"邓若雪道："难道他就在崖底？"刘擎宇道："正是。我还在崖底发现了一具用黄玉雕刻而成的人像，雕刻得惟妙惟肖，我一见之下，还以为是沉鱼。"邓若雪奇道："大姐？乌鸦道人雕刻大姐的玉像做什么？"刘擎宇凝视着酈沉鱼，道："沉鱼，如果我没有猜错，那玉像并不是你，而是你的姑妈如影道姑，是不是？"酈沉鱼心知事情已经败露，暗叹："人算不如天算，我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还是毁在了乌鸦道人的身上。"可是，她岂肯轻易承认，淡淡地道："老爷，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刘擎宇道："你懂的，乌鸦道人当年为了如影道姑身败名裂，你总不会否认如影不是你的姑妈吧。"酈沉鱼这才知晓刘擎宇早就把她的亲属查得清清楚楚，同时更证实了乌鸦道人确实对自己的姑妈一往情深。她在可怜乌鸦道人的同时，也替她的姑妈感到悲哀，姑妈这样一心修道，不解人间风情，实在是枉费了乌鸦道人的一片痴情。但她又怎么会承认是自己杀了乌鸦道人？她抬起头来，冷冷地望着这个在用心方面远不及乌鸦道人之万一的丈夫，说道："如影的确是我的姑妈，但你又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取了红唇刀？你堂堂一个快乐城城主，总不能血口喷人呀。"刘擎宇道："我当然有证据，我在娶你到快乐城的时候就已了解到，你小时候常常到崆峒山避暑，如影对你疼爱有加，传授你一些武功是很正常的事，故而，实际上，你也和梅梅一样，是深藏不露的武功好手。"酈沉鱼自知瞒不过快乐王，道："就算我会武功，你又凭什么断言是我杀了什么乌鸦道人？"刘擎宇道："你当然是为了杀人灭口，因为你不希望在崖底寻找红唇刀的事情被旁人知道。乌鸦道人虽然已经残废，但武功必然还是远胜常人，别人想杀他，也没有那么容易。"酈沉鱼冷笑："他武功还在，我又如何能够杀他？"刘擎宇道："你当然不是光明正大地杀他的，看他的死状，并不痛苦，没有任何挣扎

的痕迹，似乎是心甘情愿被人刺杀的。你的容貌与如影道姑酷似，因此，乌鸦道人一定误以为你就是当年的如影道姑，才在痴迷之中死在你的剑下。沉鱼，不知我有没有说错？”郦沉鱼心中叹服，旋又在心中叹息：“如果你快乐王用情有乌鸦道人一半之深，我又何必铤而走险呢？”但口中仍幽怨地道：“欲加之罪，老爷何患无辞？”刘擎宇见郦沉鱼死不承认，面色慢慢变得铁青，道：“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无法抵赖的。”郦沉鱼又冷笑一声：“就算是我杀了人，老爷也要让我心服口服才是，请老爷拿出确切的证据来。”刘擎宇道：“我当然有，虽说乌鸦道人是甘心受死，那一道的剑口令我看不出是何门何派的招数，但梅梅的身上却有证据。”郦沉鱼道：“三妹难道不是为红唇刀所杀？”刘擎宇道：“当然是。我很佩服你的心机，绞尽脑汁地用红唇刀杀掉梅梅，再嫁祸于若雪，这一石二鸟之计，不可谓不毒。”他微微一顿，看着扁红灯道：“可惜红灯这傻小子毕竟还是及不上冯二弟，如果冯二弟在此，他一定还能看出一些破绽。”扁红灯红了红脸，欲言又止。

刘擎宇看在眼里，道：“你还不服气吗？你师父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算是枉费了。”扁红灯当然不服气，道：“难道除了这道刀口，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刘擎宇道：“当然有，你三婶是被人先点中的璇玑穴，然后用红唇刀刺杀的。”扁红灯怔了怔，羞愧地垂下头去。

刘擎宇道：“我刚才替梅梅盖上衣饰，就是想看看她的死因。虽然我不像冯二弟那么明察秋毫，但还是看得出梅梅身上被点了穴，而且正是崆峒派的手法。”郦沉鱼还没有彻底绝望，道：“难道就不会是乌鸦道人所为，听说他也是师出崆峒？”刘擎宇冷冷道：“乌鸦道人比梅梅早死了一个时辰，你敢说是一个死人跳到悬崖上来杀梅梅的吗？”郦沉鱼道：“那么你就指认是我。”刘擎宇道：“到这时候，你还矢口否认，太教我失望了。”郦沉鱼露出奇诡的一笑，道：“老爷，到这时候，你还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呀，你怎么叫我心服？”刘擎宇的面色格外沉痛，显出一种说不尽的寂寞和忧伤，那模样就像他原本是一个国王，却突然失去了他的王国。失去梅梅，对于他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他是快乐城的城主，他可以继续娶第四房、第五房夫人，他却无法容忍郦沉鱼对他的欺骗。

厢房内死寂，其他的人都不敢说话。师默然虽然平时话多，但素来敬畏

师父，何况此刻的局面牵连到三位师娘，他哪敢出声？刘擎宇眉宇间的寂寥之色更浓，仿佛晨曦里浮着的一颗残星，他伤神地盯着酆沉鱼道："你没有看出我一进门就很痛心吗？"酆沉鱼一愣，道："见到了。"刘擎宇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心吗？"酆沉鱼道："难道不是因为三妹之死。"刘擎宇道："当然不是，我痛心的是你，因为我一进门就肯定了杀害梅梅、嫁祸若雪的人是你，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肯定？"酆沉鱼道："随便你怀疑谁，那是你的自由，我如何能够知道？"刘擎宇苦笑道："你可以回头看看你裙子的下摆。"酆沉鱼迟疑了一下，把外裙一撩，惊讶地发现外裙下摆上竟钩着一枚精致的耳坠，耳坠上镂刻有一朵漂亮的梅花。

——一段香！

酆沉鱼登时忆及自己在点中梅梅的穴道之前，梅梅那向自己疾抖了抖的右手，她猛如大梦初醒。原来，梅梅就是在那时将左耳的一段香给射在了自己的裙角上，而不是在逃逸中遗失。梅梅的话又响起在耳畔："你杀吧，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总要叫你阴谋败露，丈夫也定会为我报仇。"刘擎宇黯然道："你不是要证据吗？这算不算证据？如果这还算不上证据，那么，你又能作何解释？"酆沉鱼暗自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本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因为乌鸦道人的出现、梅梅的深藏不露、邓若雪的筋脉俱损和一枚该死的"一段香"而变得漏洞百出。她没有解释，她忽地想起大雄宝殿外那个和尚所诵的《空空歌》：天也空，地也空……一世辛苦一世空……而今的确是什么都空了。

血犹未冷

江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杀戮夕阳下浴血长啸的杀手用他未冷的鲜血编织了一个杀手的童话

一、逃亡

丁中正在策马狂奔。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马不停蹄地跑了十多个时辰了。凛冽的寒风猛烈地侵袭着他，豆大的雨点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但是他毫不在乎，只是打马狂奔。他要逃离，逃离那血腥的江湖，逃离那无休止的杀戮！

他胸前还紧紧地拥着一名女子。事实上，这女子和他半点关系也没有。他除了知道她叫吴绮，此外就一无所知了。而且，他十多个时辰之前，刚刚杀了她的父亲——紫衣侠吴道南，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他会和吴绮一起逃亡！

怀中的吴绮并不安分，一个劲地挣扎着、扭动着，口中也在不住地咒骂着“混蛋”、“王八蛋”之类的粗话，她甚至想杀了他，可惜她无能为力——她被丁中如铁箍般的右臂紧紧圈在怀内，根本无法动弹。

雨水顺着丁中的衣襟滴落，将他从里到外淋了个透湿。可丁中知道，雨纵使再大，也洗不掉身上的血腥味。这三十年来，他手上沾染的血腥实在是太重了……

河南吴家与丁中并没有什么仇恨。丁中也不认识河南吴家的任何人。但昨天傍晚时候，“大哥”吩咐下来了：“日落前让吴家满门不存！”丁中一向最听“大哥”的话，所以他也就不遗余力地去完成“大哥”交待的任务。

昨天的夕阳似乎较往日别有不同，特别辉煌，特别灿烂。当时丁中握着剑，怔怔地望着夕阳，竟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但是，夕阳下的吴家大院却半点也不宁静。刀剑撞击、鸡飞狗跳、人临死前的惨呼……血横流、箭疾飞、刀光寒，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画面。

丁中眯着眼睛望着夕阳，倾听着夕阳下的杀戮声，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厌倦感。不知过了多久，院子里一片静寂。一个女子的哭声闯入丁中的耳朵：“爹，娘，你们不要死呀！不要死呀！”丁中一定神，收回看夕阳的目光，向那女子看去。只见她身穿着翠绿衣衫，长发披肩，一只碧玉珊瑚发夹夹住了头发，头低着，紧紧地抱着一个虬须大汉的尸体，痛哭不已。

丁中慢慢地走了过去，扫视了一下院子中的人，他的五个手下有一个左胳膊被砍断了，有两个正倒在血泊中，不知死活。对方看样子已无活口，除了那个女子！丁中用剑顶在那女子颌下。那女孩子缓缓地抬起头来。就在二人目光相交的那一瞬间，丁中只觉得心中一震，手中的剑差点儿掉在地上——他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悲伤、愤怒、无助，还有一——恨！

对，是恨！丁中不由得又想起自己童年时那次血淋淋的经历，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他手中的剑开始微微颤抖，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在他这一生中，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心惊胆战！他知道，只要自己手中的剑往前一推，那女子就会倒在她父亲身边。他已看出那女子根本没有武功，有武功的人也逃脱不了冷剑丁中的剑，更何况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但丁中竟下不了手，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终于，手中的剑颓然地垂下。他低下头，命令那几个手下撤退。

这时一个手下道：“大哥，斩草要除根！！”丁中的眸子忽地一亮，手中长剑向后一刺，身子疾退，那说话之人张大了嘴，惊讶的表情尚未表露出来，咽喉上已穿了一个洞。其余几人俱大惊，齐叫道：“大哥！”丁中不理，手中剑如穿花蝴蝶闪动，片刻之后，他的几个手下全都躺在了院子中，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不信和恐惧。他们至死也不明白，他们的大哥为什么要下此辣手？

丁中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的行动。他一把拉起那女子，身子一晃，跳到了门外自己的那匹白马背上，急驰而去。

那个女子就是现在在他怀中挣扎、咒骂不已的吴绮。

天地间仍是一片茫茫雨幕，丁中也不知道自己要带她逃到哪里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杀戮，而他，却想逃出这血腥的江湖，逃离这无休止的杀戮，这一切有可能吗？

迷离的雨雾中，他远远地看到路边挑出一帘酒旗。这才感觉到一阵饥饿感袭上身来。他连夜逃亡，早已又饿又渴。低头看吴绮，更是憔悴不堪，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丁中叹了口气，下了马，拉着吴绮，大步走进了小酒店。

刚一进店，便不由得一怔。因为他看到，酒店里坐着一个人。那人背对着他，不用转身过来，丁中也知道他是老三。

大哥、丁中、老三三人并没有结拜，但他们的杀手组织总得有领导人，所以便以他们三人为首了。丁中是老二。丁中坦然地拉着吴绮坐在老三对面。老三正在喝酒，吃花生米，见丁中坐下，并不和他说话，只和掌柜的招呼：“再来一坛上好的竹叶青，三大盘卤菜！”菜来了，酒来了，丁中倒了一碗酒，自顾自喝干了，也不和老三说一句话，倒是吴绮有些无法忍受这种逼人的压抑。她现在满心只有一个恨字。仇恨填满了她的胸膛，她也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报仇，但她仍要拼死一试。

蓦地里，她忘记了自己的饥饿和困顿，趁丁中正仰脖子喝酒的那一刻，

右手迅捷地拔出丁中腰悬的长剑，猛力向丁中左胸刺去。

丁中仍在喝酒。

然而吴绮手中的剑却没能刺中丁中的身体，不知给什么东西牢牢地夹住了。她定睛一看，竟是那个陌生人手中伸出的两只筷子！老三用筷子夹住了吴绮手中的剑，脸色一下子开朗了许多。他手中一用力，吴绮拿捏不住，剑猛地脱手。老三随手一甩，那剑“呛”的一声刚好插入了丁中腰悬的剑鞘里。

老三笑了，开心地道：“二哥，我还真的以为你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杀死手下，准备背叛我们的组织呢！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大哥想错了，唉……他居然派我来杀你！”丁中喝完一碗酒，用手抹了抹唇角，坚定地道：“不，我的确是准备背叛组织了！”老三吃惊地睁大眼睛：“为什么？真的是为了她？”丁中定定地盯着老三看了半晌，突然问道：“三弟，你有没有算过，从出道到现在你共杀过多少人？”老三一愣，还未想出怎么回答，却听得丁中悠悠一叹，苦笑道：“我们自出道以来，成天就是杀人，我也不知杀了多少人啊。现在——我厌倦了！”吴绮在旁边惊奇地看着丁中，她听不懂丁中的话。老三也不懂。

老三怔了半晌，才道：“那你准备怎么办？”丁中道：“我想退出江湖，找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静静地过这下半辈子！”老三突然笑了：“二哥，你除了会杀人外，还会干什么呢？你怎么养活自己？”丁中也笑道：“大千世界，我还找不到谋生的手段吗？我可以去种田，我的手指可灵活呢，可以编些篾器去卖，养我自己应当是没有问题。”老三找不到话说了，良久才道：“那——她咋办？”他指的是吴绮。

吴绮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死，为了报仇，她不怕一切，但如果现在丁中将她杀了，谈何报仇？又或者不杀她，只将她赶走，不要她和他在一起，那她就根本没有报仇的机会了！

她正惴惴不安地想着，只听得丁中说道：“现在她暂时只能和我在一起了，等一段时间，我送她到她的亲戚家或她父亲的朋友那儿去，这也算是我这一

辈子干的惟一的好事吧！"吴绮突然叫道："我没有亲人，我爸也没有朋友！"丁中转头看了她一眼，仿佛看穿了她心中的想法。吴绮勇敢地挺了挺胸膛，毫不示弱地迎上丁中的目光，暗想："我不杀死你誓不為人！"老三站了起来，道："那好，二哥，我们再见了！"丁中仍稳稳坐着，微微点头，不置一辞。老三走到了门口，突又转头道："前面十里有地方叫李家坪，有一伙侠义道的人准备在那里围攻你。珍重！"望着雨雾中渐渐远去的老三的身影，丁中心中突然生起一股热流。

二、聚攻

吃饱了喝足了，丁中又挟着吴绮骑马向前驰去。一路上来来往往的到处都是人，丁中凭直觉知道那些人全是所谓的侠义道人士，有丐帮的叫花子，有武当的道士，有少林的和尚，有峨嵋的尼姑……丁中知道，自己已进入了侠义道所布下的埋伏圈。

大战还没有拉开序幕，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近百人围攻他爷爷的情形，又仿佛回到了当年他奶奶和父母浴血奋战的时刻……他痛恨这些所谓的"侠义道"，他痛恨这些人口中所谓的"正与邪"，虽然他的爷爷昔年是武林中的大魔头天泉丁一，但为什么那些"正派人士"在杀死他爷爷后，还要围攻他与他的父母、奶奶，还有丁家其他无辜的人呢？若非大哥救了他，他不过十岁便成了"侠义道"的剑下冤魂！想到这一切，父亲临死前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你是丁家的后代，身为丁家的人，即使要死，也要壮烈地死！轰轰烈烈地死！"他心中的血一下子沸腾起来。

突然，怀中的吴绮一动，他心中一荡，低头一看，但见吴绮的眼中正射出一股异样的光芒，就好像……好像年幼的他遭遇围攻之时的神情！时隔三十年，他竟又清晰如昨地感受到三十年前同样的感觉，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陡然间，就好似烈日之下，一瓢冰水当头浇下，浇熄了心中的怒火、胸中的仇恨，只剩下一种异样的悲伤与无助。

丁中叹了口气，从怀中摸出一柄七寸长的短剑塞在吴绮手里，道："吴姑娘，前面可能有一场恶斗，这柄短剑你拿去防身吧！"吴绮心中很吃惊，

但仍接下了那短剑，只听得丁中又道，“前面是一伙侠义道中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你父亲的朋友在内。我将你交给他们，你就自由了！”说完，猛地一拍马臀，马儿立即向前狂奔而去。

前面一字排开着六个人，僧侣道士、江湖草莽都有。丁中下马，将缰绳交到吴绮手上，轻声说道：“吴姑娘，现在你可以去找你父亲的朋友了！”吴绮一怔，茫然地坐在马上。丁中豪迈地向那六人迎了上去，他想尽量以言辞动人。因为他实在厌倦了死亡，他不想再杀任何人。对面突有人长啸一声，远处有人应了一声，一时间东南西北四处都有长啸声，此起彼伏，并隐隐掩近，似乎成了合围之势。丁中眉头一皱，他知道自己是被人围住了。

他正欲开口说话，对面有人道：“阁下可是冷剑丁中？”丁中有些哭笑不得，感觉自己好像死囚犯被杀头时验明正身。他傲然抬头扬声道：“不错，我就是丁中，也就是三十五年前天梟丁一的孙子！”迎面那些人闻言，齐齐动容：“天梟还有后代在世？”丁中愤然道：“不错，想杀我丁家满门可不容易！”远处有人掠了过来，人数愈来愈多，已将近二十人了。丁中仍是满不在乎，他知道凭这二十人想杀他可不容易。那些人慢慢上前，神色都惶惶不安。丁手中长剑一抖，那些人急忙止步。丁中道：“各位一起上吧，不要耽误我的时间。”说罢，瞟了吴绮一眼，见她仍坐在马上，手中握着那柄短剑，十分茫然地看着自己。丁中又道：“请大家放过这位姑娘，她是……”话没说完，被人截住道：“你杀人向来都是鸡犬不留，凭什么要我们饶你家眷？今日我们可是要斩草除根了！”丁中怒极，暗想我话都未说完，你们便如此武断，当下大笑一声，身子陡然拔空，向对面的六人攻去。那六人见丁中来势凶猛，急忙躲闪。哪知道丁中伸脚在其中一人的头上一踢，身子再次腾空而起，几个起落便闪出了包围圈。

众人大骇，各自想道：“丁中果是不凡，给人围得水泄不通，居然还能从容遁去。”突听得有人大声道：“好，丁中跑了，拿他老婆来开刀就是。”他以为吴绮是丁中的妻子。众人大声响应，道：“对，对，冷剑丁中杀人从不留活口，今日也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吴绮静静地坐在马背上，看着众人怒吼，想要说明自己的身份，却又无从说起。更何况，这丁中一去，恐怕一辈子也难以再遇到了，又怎能亲手报杀父之仇呢？

众人见吴绮不作声，颇有些高深莫测的样子，倒把他们给镇住了。有几个胆大的人道：“她一个娘们儿，武功未必强过我们。”口中虽然这么说着，但是谁也不敢上去动手。

众人静了半晌，有人提议道：“用暗器招呼！任她三头六臂，也无法抵挡！”说着，当先掷了一枚袖箭过去，众人立即同时出手，漫天的暗器向吴绮这个不懂武功的弱女子飞了过去。吴绮似乎忘记了身处何地。死，对于她来说，又能算什么呢？满腔的悲愤不能发泄，仇不能报，恨难以雪，还不如死了呢！她呆呆地坐在马背上，根本不躲闪。更何况，就算她想躲，也无从躲起。

无数暗器挟着劲风齐向吴绮射去。突地众人眼前一花，一个人影不知从何处钻出来，手中长剑一挥，“叮当叮当”一阵急响，所有的暗器全部被击落在他的脚下。出手的人正是冷剑丁中。丁中冷哼一声，道：“想不到侠义中人，也对弱女子出手？”众人见丁中再次出现，均骇得退回十步。忽地有人发了一声喊，数十人疾冲过来，丁中一下子便陷入了包围之中。

丁中刚给自己定了条戒律：不准杀人！他实在是已经厌倦了死亡。如潮的人群蜂拥过来，四把明晃晃的刀齐齐砍在丁中身中，鲜血狂涌而出，顿时将丁中染成了血人。

但他，却没有拔剑！

众人都愣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丁中为何不还手，再也不敢动手，定定地看着丁中，各自心头发毛。丁中伸手缓缓拔下肩头的一柄飞刀，两枚铁莲子，丢在地上，回头望了一眼吴绮，然后对众人道：“各位，我再说一次，她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她还是紫衣侠吴道南的女儿，你们自称侠义道，却不分青红皂白，对一个弱女子出手。”丁中冰冷的目光扫过每个人，一字一字地道：“我实在已经厌倦了，请、不、要、逼、我、出、手！”众人默不作声了，互相望望，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马背上的吴绮也在看着丁中，目光之中多了一层迷惘之色。

突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冷剑已受重伤，此时不除去他，更待何时？”两柄飞剑突然划破虚空，一柄直飞向丁中面门；另一柄，却是直指吴绮胸口！丁中愤怒了，他恼恨这些所谓的“侠义道”竟是如此的不讲理，如此的专横。众人在这人的带动下，再次举刀扬剑齐齐向丁中和吴绮攻来。

没有人相信丁中的话！没有人相信吴绮的真实身份！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想——赶、尽、杀、绝！

丁中大吼一声，迅疾出手。他绝不能让吴绮再遭受任何伤害——不为别的，只为偿还他良心上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

混战中，丁中拼尽全力保护着马背上的吴绮，身中刀剑浑不在乎。

暴雨初歇，雨后长虹，横跨天际。丁中透过血雾，痴痴地望向彩虹，清楚地感觉到全身的精力正一点一点地流失，他的血也即将流尽！

但在这生与死的边缘，他突然再也感受不到肉体上的半点痛疼，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气在体内纵横游走，突然他仰天大笑道：“我是丁家的后代，丁家的子孙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来啊！”天际那道七彩的虹在他的眼内渐渐幻化成一团模糊的彩雾，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在眼前的空间流转不休，飞溅的鲜血此际看来竟是异样瑰丽。他又痴痴地想道：“即便是这样，我也可以远离江湖呀。远离杀戮、远离仇恨……”恍惚中，丁中感觉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全身如入云端，意识也变得模糊而不可辨识……

也不知过了多久，丁中那模糊的意识终又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强烈的痛疼感如决堤的洪流般无可阻挡地朝他整个人压迫过来，他忍不住重重地呻吟一声，缓缓地睁开了如铅般沉重的眼皮。

眼帘刚一打开，一张楚楚可怜而又带着几分憔悴之色的脸庞便闯入进来。是吴绮！紧接着，丁中发觉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身处一个简陋的小屋中。

吴绮一见他醒来，脸上闪过一丝欣喜之色。虽然这神色一闪即逝，但还

是被丁中毫厘不差地捕捉在眼内。

一时间，二人谁也不开口说话。屋里压抑而沉闷的空气，压迫着二人的每一根神经。良久，忽听得门“吱呀”一声开了，老三走了进来。

老三一见丁中醒了，兴奋地道：“二哥醒了，二哥醒了。”快步走近丁中床前，伸手搭在丁中肩上，因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声音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二哥你已经昏迷整整三天了。前天我和大哥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身上足足有一百多道伤口，若非吴姑娘衣不解带地服侍你，二哥你只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吴绮脸上一红，突然狠狠地盯了丁中一眼，扭头便往门外走去。刚一起身，但觉眼前一个影子一晃，身前猛然间多出一个人来。丁中与老三齐齐惊呼道：“大哥！”那人却不回答二人，鹰隼一般的眼光紧紧地罩定吴绮，吴绮突然感觉一股莫名的寒意由心头生起，刹那间遍布全身，她开始努力回避这如寒冰般的目光。

那人看了吴绮半晌，突道：“你是紫衣侠吴道南的女儿？”不待吴绮回答，他望了丁中一眼，又道，“丁中杀了你全家，你为什么还……”吴绮闻言浑身一震，窈窕的身体突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她求饶似的大声喊道：“求求你，莫要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想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但“大哥”的目光将她的身形死死限定在这狭小的空间内。她无处可逃，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珠玉般的泪珠飞溅开来，口中不停地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的确，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和那个与自己有灭门之仇的冷血杀手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一种绝不同于男女爱欲的情感！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复仇信念么？既然如此，那么她大可在他昏迷之际，轻轻地用一把小刀取了他的性命。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她并不曾为自己放弃杀死仇人的机会而后悔……她只知道，当那个冷血杀手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浴血奋战，以一挡百的情景将永远凝固在她的记忆中；纷飞的血雨中，那个冷血杀手舍生忘死，仰天长啸的情景将永远的凝固在武林的传说中……

吴绮的哭喊声变成了低低的抽泣声，但“大哥”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丁中突然猛地挣扎着坐起身来，大声道：“大哥，别逼她，我来告诉你——”他深邃的目光透过窗棂，远远地望向户外蔚蓝的苍穹，“当我伸出剑向她刺去

时，她抬起头看着我，在那时，我看到了二十年前我被围攻时的情景。那时我和她一样无助，但大哥出现救了我，可是，那天如果我要杀她，又有谁能出手来救她呢？”他沉吟了一会儿，又道：“这几年来，我武功大成，只想将我满心的仇恨尽数发泄。可是，在我报仇雪恨的同时，我又造就了多少仇恨啊！我的杀戮太多了，我杀了太多的人，我已厌倦了死亡，我不想再杀人了。从吴姑娘开始起，我不会再杀人了！”丁中的目光由户外收回，落到大哥身上：“大哥，我现在只想隐入山林，快快活活，逍逍遥遥地了此残生。这辈子我造的杀孽太重了，如果真有地狱，我——”他似乎是鼓了十足的勇气，“我们都会入地狱的……”老三看着大哥脸色一变，心下大惊，道：“二哥！”老大脸色阴郁，半晌，才叹了口气，道：“二弟，人各有志，你的心意我也不勉强。只可惜……我们兄弟再也不能一起喝酒论英雄了！”停了一下，他又道，“二弟，你伤势已好，明天我们就为你送行吧！”丁中心中一阵激动，含着热泪道：“大哥！”老大长叹一声，突然转头而去。老三深深地看了丁中一眼，随着老大出了屋子，将门带上。

老大一走，吴绮终于觉得浑身轻松了下来，低泣声也渐渐止住。她走到丁中床前，一双妙目盯着丁中：“你要去哪里？”丁中迎着她的目光，却不回答，道：“吴姑娘，你的杀父之仇还想报吗——这是我最后的一桩江湖恩怨了，你要杀我只管动手吧！”吴绮呆立，眼角忽地又滚出一滴晶莹的泪珠。

三、梦碎

黄昏。残阳如血。枯叶翻飞。

丁中孤骑独自向西而去。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欣悦——他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剑，要去过自己梦想的生活了。

就在刚才，大哥和老三为他饯行，三兄弟慷慨激昂，击剑而歌。丁中感受到了兄弟间真诚的友谊。是啊，现在丁中心中没有了恨，没有了仇，惟一的只有爱。他如同初生的婴孩一般喜欢这个他一向仇视的世界。

他爱上这个世界了！

他正想得高兴的时候，忽听听到了吴绮的声音：“丁中！丁中！”吴绮骑着一匹快马，急急地向他追来，她道：“你大哥给你下毒了！还在暗中通知了侠义道的人，要在前面伏击你！”丁中脸色一变，心中猛地翻腾起来，但旋即又镇静下来，说道：“不会的。大哥不会的！大哥他为什么要给我下毒啊？不会的，不会的！”他连说了几个“不会的”，但自己心中也有些怀疑了。暗中运气一查，隐隐觉得自己的丹田中空荡荡的，一点真气也提不起来。他的汗水就滴下来了。

丁中盯着吴绮满是血污的脸，强忍着心头的悲痛，问道：“那你……怎么……”吴绮眼里噙着泪水，道：“你刚走，你大哥就说，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背叛他的人。即使是你也不例外！而且……他还要杀死我，你三弟当即和他打了起来，我……我……”说到这里，她终于忍不住嘴一扁，哭了出来，“我趁他们打架的时候，逃了出来……”丁中心中一阵感动，道：“你特地来给我报讯？”吴绮默默地点了点头。

丁中急忙道：“那我们赶快回去。既然大哥如此绝情，那么三弟会被大哥打死的。”丁中和吴绮转身向来路行去，却发现四周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人，如同上次在李家坪一样，各色人等，执着各种各样的兵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俩。丁中向吴绮看去，吴绮的脸色煞白，身躯在微微发抖。丁中握住了她的手，低声安慰道：“不要怕！有我在呢！”吴绮突然一把挣脱丁中的手，坚决地道：“你走，我留下！”说完，便向前扑了出去，双膝一屈，直挺挺地向侠义道中人跪了下去，大喊道：各位前辈们，丁中他已经退隐江湖了，现在又中了剧毒，你们放过他好吗？我是紫衣侠吴道南的女儿，我保证他不是坏人！”泪水顺着她的脸庞不住流下来。

众人均漠然视之，五个人扑上来绕过吴绮，手中的兵器向丁中攻去。丁中无法运气，只能退避。围攻的人越来越多了，丁中躲不了几招，就被人应在肩头砍了一刀。又有人发一声喊，数十件武器向他攻过来。这回，他们连吴绮也不顾了——这些所谓的“侠义道”既然认定了丁中是邪魔，那么和丁中在一起的任何人也是邪魔。

吴绮突然大叫一声，冲上前去，将自己的身子挡在丁中的身前。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根鞭子打在了吴绮的背上。吴绮娇躯一颤，突然一道白光一闪，一把大刀又当头向她砍下。丁中忍无可忍，突地暴喝一声，尽力提纵体内的真气，右手提剑斜刺那人的手臂，那人刀势一转，紧接着，丁中便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整条右臂被对方削了下来。

吴绮侧过头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她发疯一样大叫着，向那持刀的人扑去，双手抓住了那人的头发，疯狂地扯着。那人大骇，将手中的刀向她左肩削去，吴绮根本不知道躲闪，反而将头向那人凑了过去，张口咬住了那人的鼻子，狠狠地向下撕扯着。旁边一人从她背后一掌将她打得口吐鲜血，但她仍旧牢牢地咬着那人的鼻子不放。

丁中刚才提纵真气，终于导致毒性发作了，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从眼角鼻中流出鲜血。他眼看着吴绮被人围攻，眼看着她从口中喷出鲜血，眼看着她身上插入几件武器的锋刃，自己却是无能为力。

吴绮尽了最后的力量将自己的头转了过来，看了丁中一眼，然后缓缓地倒了下去。丁中艰难地抬起了头，用仅存的左手提起长剑，又想起了当年父亲说过的话：“你是丁家的后代！丁家的人即使要死，也要壮烈地死去！轰轰烈烈地死去！”他以剑拄地，支撑着摇摇欲倒的身躯，望着夕阳长啸起来。三十多年前的家难、数日之前的围攻……那一幕幕血红的场景，又清晰如昨地在眼前呈现出来，生与死的感觉，在这一刻，来得竟是如此的强烈……

嗤”，一柄长剑从他的胸口洞穿而过。出乎意料地，丁中竟感觉不到丝毫的痛楚，他依旧昂首向天，长啸不已。他是丁家的后代！丁家的后代即使要死，也要死得悲壮，死得轰轰烈烈。

丁中最后看了一眼远处，正好看见一片落叶飘下来，摇曳着、翻转着，慢慢地掉在地上，丁中也就缓缓地软倒在地。就在他的灵智即将离开他的时候，他听到了三弟的叫声，是那么悲惨，那么激愤。只可惜他永远也无法睁开眼睛看看他那可爱的三弟了。

吴绮已经倒在地上，但依旧瞪着一双惊恐而又悲愤的眼睛，看着这血腥的杀戮，血腥的江湖，在这生命终结的一刻，正如她所料，这个冷血杀手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浴血奋战，以一挡百的情景已经永远凝固在她短暂生命的恒久记忆中；纷飞的血雨中，这个冷血杀手舍生忘死，仰天长啸的情景将永远地凝固在血腥武林的不朽传说中……